作者簡介／



渡邊淳一（一九三三年出生於日本札幌）

札幌醫大畢業，獲醫學士學位，曾任札幌醫大講師。一九六五年，以「死化粧」小說，贏得第十二屆新潮同人雜誌獎。一九七〇年，小說「光與影」榮獲七〇年度上半年的直木賞。代表作有「花葬」等。

譯者簡介

露馨（台灣省台北市人）一九五二年生
文化大學日文系畢業
歷任曉雲法師助理
廣告公司企劃撰文
現專事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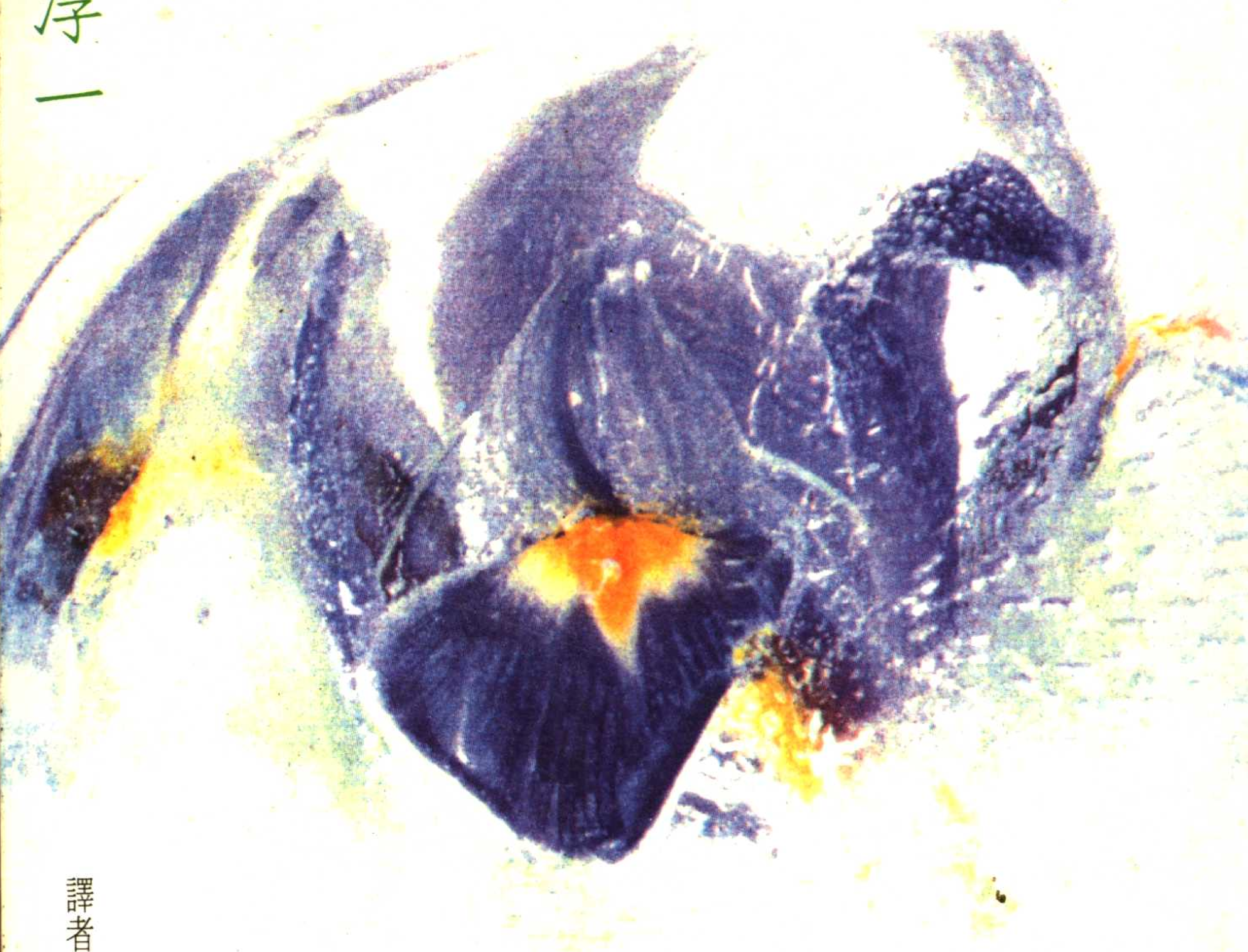
日本暢銷金榜小說

冰戀

下集

直木賞得主

渡邊淳一



譯者／露馨

冰戀（下）

總 策 劃／蔡焜霖
譯　　者／露　馨
主　　編／黃　崧
編輯組長／陳月凰
編　　輯／林怜妙　陳鳳儀
助理編輯／林怡旭
美術編輯／萬月卿　陳安綺
　　　　　施秀麗
副總經理／李禮記
企劃襄理／鄭婉坤
發行襄理／陳純純
會　　計／李瑞慶

發 行 人／李錫敏
出 版 者／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26-6號四樓
電　　話／(02)3211434・3218340・3415614
郵撥帳號／1131222-2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3835號
打　　字／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裝訂／崇豐企業有限公司　電　話／3019340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
總 經 銷／久博圖書公司
地　　址／台北市敦化南路385號601室
電　　話／(02)7115545
封面設計／國華廣告公司　郭瑞燦

出版權・發行權
台灣／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3415614
港澳／順揚投資有限公司　TEL: (5)8383112
香港軒尼詩道245-251號守時商業大廈19F A座

定　　價／新台幣100元

冰戀

♥日本暢銷金榜小說1

（下）

原著／渡邊淳一　譯者／露馨

雪晴（續）

3

美砂抵達紋別，是晚上六點多。日子較短的北方邊陲，鄂霍次克海上的太陽已經墜落。但是天空的一邊，猶留有落日餘輝。

藤野如約，到車站來接她。

美砂一走出收票口，藤野即刻跑上前握手。

在這種鄉下地方，年輕男女當衆公開握手，極爲少見。因此大家都盯著看。另外，美砂都市女郎的打扮，自然也成爲引人注目的焦點。

美砂意識到衆目灼灼，趕緊放下手。

「大家正在等你，快走。」

「讓我先把行李拿去旅館放。」

二度光臨，美砂還是住在上次熟悉的那家旅館。

現在路上的雪，和一月她來的時候比較，明顯減少了，再看不到兩旁高約一公尺的雪丘，重新展顏的柏油路，處處可見。白天陽光曝曬，雪可能融化得相當厲害，入夜雪水結凍，車行速度只好減慢。

「今天晚上，你們招待我什麼？」

「跟上次一樣，吃火鍋、喝酒。不過今天除了是你的歡迎會外，同時慶祝紙谷生日。」

「今天是紙谷生日？」

「其實是明天，趕在晚上一起舉行。」

美砂知道這個消息，十分氣惱藤野，爲什麼不告訴她，害她沒有準備任何禮物。

「那，要送他什麼？」

「別急，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到底送什麼嘛？」

「圍巾，這個人古裏古怪，衣服常常邋邋遢遢。」

是嗎？美砂記得紙谷來東京的時候，套在西裝外面的大衣領子，很乾淨啊。

「都春天了，需要圍巾嗎？」

「你不知道，紙谷快去北極海做調查，很需要這個。而且現在冬天的東西正在清倉大拍賣。送他圍巾，一舉兩得。」

藤野得意地笑了。這些與冰爲伍的男人，感情的事毫不做作，美砂喜歡。

「我出一點錢。」

「已經買好了，不必。你來，是送給紙谷的最好禮物。」

「可是……」

「告訴你，你來，紙谷高興死了。」

「眞的？」

「當然，今天火鍋裏的海扇，就是他特地跑到雄武去買回來，給你吃的。」

「噢——嗚……」

「這裏再往北一點，大約二、三十分車程的地方，有一個叫吉川的漁夫，跟他交

情很好。」

如果藤野沒騙她的話，爲什麼每當她跟紙谷單獨相處時，紙谷總是愛理不理的，會是他人害羞？

車子轉眼就到旅館。

前次遇到的女服務生，爲她準備裏面的同一個房間。

進到房間，美砂先擱下行李，然後對著鏡子，補粧和梳理頭髮。一件藍白相間的絲質洋裝放在隨手携帶的包包裏，美砂動作迅速地換上它，再帶上眞珠小耳環，一切裝扮就緒，她自信地告訴自己：

「不會輸給她！」

此刻，美砂想起仁科杏子的粉顏。最後，披上大衣。

「久等了。」

走下旅館的玄關，美砂發現藤野看著手錶，等候她。

「大家還餓著肚子！」

美砂覺得自己現在好比女王，將去赴一場鄉村的舞會。

車子到了流冰研究所，四周夜色已經來訪。剛才車子登上山路時，還可以看見白色冰原，如今冰原也是漆黑一團。

尚未踏入餐廳，美砂便聽到衆人鼓掌歡迎。既來之則安之，美砂衹好豁出去了。

「我又來了，請多多照顧。」

美砂說著，垂首低眉。

「回來了！」

重相逢，彼此打開隔閡。

「歡迎！」

最後，紙谷伸手向她。

「又來麻煩你了。」

紙谷握住美砂的手，眼裏盡是稱許。

「趕快坐好，歡迎晚會馬上開始。」

今天好像加賀充當司儀。

寬大的餐廳，擺就一隻大鍋和酒。另外海扇用鹽烤。大的厚磁碗圍著火鍋。怎麼

看，都是公共餐廳的模樣。現在權充歡迎晚會，突梯滑稽。

「首先，請今晚的主人——紙谷、美砂就座。」

「喂，得了，得了！」

紙谷作出逃之夭夭的樣子。

「不行，來這裏，跟美砂坐在一起。」

藤野不管三七二十一，强使推托的紙谷，坐在主人位置。

「美砂或許討厭坐在紙谷旁邊。」

大家又一陣爆笑。笑聲當中，坐在一起的紙谷和美砂，中間稍微隔開一點空隙。

「好，現在為美砂的光臨，以及紙谷誠吾先生的三十歲生日，乾杯！」

「喂，不對，是二十九歲！」

「噢，對不起，是二十九歲！」

一陣笑聲復起。司儀大聲叫：

「乾杯！」

「乾杯！」

大家喝著啤酒，拍起手來。

「噹、噹噹噹——」

誰哼著結婚進行曲。

「不對！不對！」

「天作之合！」

「喂，停、停！」

笑聲當中，紙谷突然強言制止。出聲的紙谷，抓住頭，下不了台似地笑了。

「現在，呈上慶祝紙谷二十九歲的生日禮物。」

衆人拍手，紙谷從司儀手中接過一只細長盒子。

「謝謝！」

「最高級的！」

「打開來看！」

「等一下！」

「送我就是我的了。」

紙谷撕開包裝紙，掀起盒蓋。

「噢——好帥！」

「不要開玩笑！」

一句話，大家又哄然大笑。紙谷把藍及淺紅色交織的圍巾圍住脖子，然後站起來。

「謝謝！」

「到了北極，不要忘記大家！」

「記得替我們插旗子！」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火鍋爐火正旺。六個大男人一旦動手，十二雙筷子齊往鍋裏進攻，聲勢嚇人。

「那個海扇味道不錯。」

紙谷悄悄對美砂耳語。

「你去買的……」

紙谷把盤子裏的海扇拿到美砂前面。

「這邊抓的嗎？」

「再過去一點，雄武地方產的。」

說著，紙谷端起杯子，喝酒。他始終不肯說出這東西是他專程去爲她選購的。紙谷或許眞的是含蓄的男人。

難怪方才有人說他們是「天作之合」時，紙谷嚴肅地喊「停」。而且當事人搔頭反對後，剎時，擧座頓覺掃興。

大家或許認爲紙谷眞的生氣。爲了避免觸怒本人，停止取鬧，可見紙谷在這裏頗有份量。

坐在紙谷旁邊的美砂，後來感覺自己很多餘。想想，是不是自己太多心。戀愛的女人，不可理喩。

氣氛逐漸熱絡。鄂霍次克海盡頭的春天氣息，吹來活力，人人無不朝氣蓬勃。

不知不覺，大家隨口高聲歌唱，嬉笑談論。話題不外學術調查的方法，或教學上，研究體制的問題，都相當艱澀。紙谷是這邊研究所的實際負責人，被圍在核心，一一發表意見。

「那一點請再講清楚」，一個人要求，另外一個男的則敲著桌子附和：「應該嚴加追究」。研究員畢竟年輕，毫不放鬆紙谷。

美砂完全不懂他們的討論。被冷落一旁發呆。紙谷暫且拋開那羣年輕人，回到她身邊。

「海扇好吃嗎？」

「非常鮮！」

其他人仍舊議論紛紛，而紙谷能夠顧及美砂，可見這個人還是善體人意。

「喂，音樂！」

「什麼，在這邊聽？」

「來點音樂才有情調。」

藤野點頭，走出屋子。一張醉醺醺的紅臉，腳步卻穩當。

目送藤野離去，美砂靜靜地瞧著紙谷。

「明天有空嗎？」

「明天是星期天……」

「明天我想坐流冰，可以嗎？」

「流冰……」

「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太危險。」

「好啦，我不會掉下去。」

突然，紙谷瞠目而視。然後抬起頭，右手猛抓頭髮。

「我看還是不要。」

「爲什麼？」

「不行！」

紙谷斷然拒絕，端起酒，一飲而盡。看他閉緊雙唇，態度十分堅決。

「好，那你今天送我回去。」

美砂趁他喝醉酒，賭氣說道。這件事如果再跟他提的話，徒然再吃閉門羹而已。

「送你到旅館。」

「嗯……」

低著頭輕輕點一下。

藤野適時拿來電唱機，放在桌子那頭。

「爲了慶祝紙谷生日，現在播放他最喜歡的曲子。」

加賀宣布，紙谷接口道：

「好，聽『降雪』」

「放啊！」

加賀呼叫，那頭「唷」一聲。紙谷大概很喜歡這一首歌。

「雪下了，你卻還不來……」

歌者低沈略微哀傷的聲調，使得三杯酒下肚的在座者，復歸原位，靜靜聆聽。

「下雪了，沈重的心情

祇是一場空虛的夢

晶亮的淚水

鳥仍嬉戲

夜已深

你卻還不來……」

美砂驀地瞥見紙谷正隨著唱片哼唱。輕閤雙眼，如祈禱如低訴。

歡迎會將近九點結束。個個喝得酩酊大醉，張口已經有些胡言亂語。

但是大家仍擔心照顧不周，陪著她說話，美砂一點也不無聊。他們談流冰，談北海道的冬天、東京，甚至談到外國去，談得美砂應接不暇。九點多，藤野跑到美砂旁邊，說悄悄話。

「再跟我們換地方喝。」

「去那裏？」

「車站附近，一家叫『鄂霍次克』的店，從那裏回旅館很近。」

美砂掉過頭，向右找尋紙谷，他正和雷達技師交談。

「其他的人呢？」

「大家都去啊！」

剛剛紙谷答應送她回旅館。這下美砂十分為難。當然紙谷去的話，她一定隨從。

「跟你們去！」

「現在下雪，大家喝醉了，必須叫計程車。走路怕弄醒酒興。」

雪花紛飛的夜路上，跟紙谷散步，多麼誘人。美砂回想剛才那首歌的意境。

大概十分鐘，車子來了。大夥兒分坐兩部計程車。也不是有意，美砂便坐在紙谷旁邊。

「鄂霍次克」這家店，門口進去，左邊是吧台，右邊有四個包廂。場地不錯，大家坐下來還十分寬敞，跟東京一樣，不覺狹窄。

吧台有五、六個客人，似乎跟研究所的人都很熟，彼此打招呼。他們一行七個人，坐兩個包廂。

這次，美砂存心坐到紙谷旁邊。

「這裏的東西很簡單，既然來了。不吃一點嗎？」

「不要，好飽。」

「酒呢？」

這些男士不再喝啤酒，要的是威士忌。

「也給我威士忌。」

美砂有意逗弄。其實在研究所的時候，她已經喝了許多，卻毫無醉意。這可能跟紙谷說要送她回去，她情緒高昂，腦筋繃得很緊有關。不過現在美砂喝的是解悶酒。女人縱使該矜持，但就讓它醉一醉還高興呢。

席間，氣氛喧嘩、熱鬧。講起話來較吃火鍋時，更肆無忌憚。他們高聲談著研究所中的失敗糗事。一羣喝醉了的年輕人，放開胸懷，心情痛快。

「美砂，明天你有事嗎？」

坐在她斜對面的藤野，睜開醉眼，問她。

「願意的話，我帶你去枝幸。更往北走，海岸更是一望無際，棒極了。」

「這……」

美砂偷偷瞄一眼紙谷。

「可以的話，我想坐流冰。」

「有適當的流冰，沒問題。不過，不小心被漂走，可是不好玩。」

「如果帶一些槳之類的東西，怎麼樣？」

「可以是可以，萬一風很大的話，也不管用。會像鹿一樣被漂走。」

「鹿！」

「上次，有一隻從山上跑下來找東西吃的鹿，就是給漂走了。」

「結果呢？」

「大概漂到知床附近，沈到海底的樣子。」

可憐。美砂想像一頭鹿坐在流冰上，不知道什麼表情，反覺得好笑。

「最近，我忘了聽誰說，有一個異想天開的人，想坐流冰到知床。」

「坐流冰到得了嗎？」

「漂流的方向，是往知床沒錯。可是一旦中途風向改變，就漂到蘇聯了。」

有勇無謀，這個人一定在海上被嚇壞了。

「坐是可以坐，一定要有船跟到。」

坐在藤野旁邊的加賀，補充說明。而一旁沈默的紙谷卻回過頭來。

「最好不要讓她坐。」

「可是，你上次說，我再來的話，就給我坐。」

美砂不服氣。

「今年的冰比往年提早離開海岸，危險。」

「我又不要坐很久，二、三十分就好了。」

「那跟坐船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不一樣。」

「好了，不要坐。」

「害我眼巴巴跑來，好虧！」

美砂起初並不想鬧脾氣，或許醉了，嘴巴不聽使喚。而一夥人卻慌了，不知道該怎麼勸她。

「算了！算了！」

美砂像是自言自語，而不爭氣的淚水卻迅即奪眶而出。沒有任何理由，美砂祇想哭一場。

站起來，美砂去洗手間。

等臉上不再有哭容，美砂才回到座位。衆人靜靜地喝著威士忌。十分酒醉的樣子，先前的興奮喧鬧一掃而光。是否和紙谷的口舌之爭，冷却了大夥的酒興。

「我，對不起！」

美砂不想坐回去。面對大家，又不知道如何解釋。紙谷的話是有道理，但何必斬釘截鐵似地令人受不了。

「好，沒事。」

藤野出面打圓場，衆人眼光遺憾地望著她。

「很晚了。」

「沒關係，三步路就到旅館。好不容易才來紋別街上喝一次。」

「我還是回去好了。」

「送你。」

「我送你。」

突然紙谷站直身子，並且圍上今晚大家送給他的圍巾。

「謝謝大家！」

美砂粉頸低垂，向衆人致謝。他們楞楞地目送美砂離席。

房子外面，剛才在下的雪已經停了，溫度更往下降。

美砂靠在紙谷右肩，一併走向前。這附近整條街都做飲食生意，街很小，霓虹燈和燈籠稀稀落落，看不到行人，星星、月亮也隱匿無踪，天空陰陰沈沈，道路兩旁的積雪，在完全黑暗中，散發它的光白。

「對不起！」

差不多走了一百公尺，周遭已經沒有霓虹燈的閃光，美砂小聲對紙谷說。

「剛剛，我太任性了。」

「不會……」

紙谷兩手抄在大衣的口袋，步履一小步一小步，配合美砂走路的速度。

不久，前面路上出現燈光，可能是火車站前的馬路，旅館就在那一帶。

才從酒店出來時，感覺風的冷冽，此刻，寒意全消。北方邊境的黑夜裏，兩個人彷彿被關在無邊的空間。

「我想拜託你。」

美砂邊注視路旁的白雪，邊說著。

「帶我去看海，好嗎？」

「看海……」

「我想看夜晚的海。」

紙谷站定，剎那間的考慮，先是打量天空，才點點頭允諾。

「走吧！」

「對不起！」

紙谷改變方向，折回走過的路。

美砂落後紙谷半步。兩個酒醉的男人，口中嚷嚷，與他們擦身而過。而他們剛才走過的路上，仍然非常安靜地躺在雪中。

一會兒，彎到右邊的小路。等路面稍微變寬時，更冷也更靜。

「這邊離海還很遠嗎？」

「就在後面。」

紙谷插入口袋的肘，不時輕輕觸及美砂的手臂。

走了又走，夜逐漸浸透。左右兩邊人煙絕跡。朝左邊彎進去時，海味撲鼻。幽幽泣訴的波濤，一聲聲。

雖然冷，風中卻有春天的溫馨。即便殘雪也是一樣，春的暖意洋溢。

左邊黑黑一片建築物，恐怕是倉庫。想起來才覺得它存在的燈光，無限寂寞地照著景物。

走完倉庫，祇剩下一盞燈的盡頭，一彎海岸在前面展開。

印象中，一月所看到的海全爲冰雪覆蓋著，現在卻祇見到黑色的水平面。

但是凝神細看，會發現墨黑一色的海上，微波起伏。當波浪撞擊到堤防，就發出細細的聲音。

「冷不冷？」

「不冷。」

美砂不要破壞夜的靜謐，壓低聲音回答。

「有沒有看到對面一團一團白色的東西？」

順著紙谷手指的方向，漆黑的水平線末端，可以見到浮現的白色斑點。

「那就是流冰。」

「跑這麼遠了。」

「今天海風並不強……」

流冰停在那邊，到底要漂到那裏，還沒決定。

「好靜！」

海港左右兩頭，燈光明明滅滅，大地死寂，毫無動靜。流冰的街道，或許也在人間酣睡不醒。

忽然，美砂一股衝動，極欲投入紙谷懷裏。眞能這樣有多美好。闇黯中，他抱攏她，窒息又何妨。這種想法已經不是一朝一日釀成。很早就在美砂內心孕育，不過現在終於顯露原形。

夜晚的海，春天的吐息，撥動了美砂的心弦。

美砂一個深呼吸，再靜靜窺視紙谷的臉，紙谷忘情地望著海的彼方。

「抱我！」

說出來，美砂也爲自己的大膽心驚。是誰這樣要求，自己嗎，美砂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講了出來。

意識到美砂說話的紙谷，臉已對住她。或是詫異或是要確定，他的眼睛緊緊凝視

美砂。

記不得時間有多短，刹那的空白，美砂的人千眞萬確的被擁入紙谷懷抱。

「不……」

略微反抗，美砂閉住眼廉，安享紙谷的吻。

黑色的夜裏，想著被對方溫潤的雙唇，美砂不知所以地淌下眼淚。

紙谷伸出碩大的指頭，拂去美砂眼眶邊，在黑夜裏閃亮的淚珠。

再一次，美砂又如願地被緊緊環抱。

沉入有力而優美的強壯臂彎，臉埋在俊挺寬大的胸膛上，美砂聽著波浪聲響。到北方疆界來追求紙谷，如今夢已成眞，美砂腦海一片清明。

4

「回去吧？」

依偎數分鐘，紙谷低聲微詢。

聲音使美砂的臉龐，緩緩自紙谷的懷裏抬起，望向海。黑暗中的海邊，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流冰。

兩個人走回來時的路，路面上的雪色，在美砂不穩的步履下搖幌。乾脆，美砂靠著紙谷的臂膀。

來去同一條路，美砂此時感受完全兩樣。原先死寂的夜，現在卻整個鮮活起來。熨貼的擁吻，或令美砂的感覺神經亢奮。

她原以爲通往海邊的路是無止境的，如今方向已清楚確定。再經過倉庫，走到寬

大無人的街道時，那些似曾相識的路燈，與四周的雪映成一片明亮。

人都到那裏去了？馬路兩旁靜得無聲無息。嚴寒結冰的冬天，鞋子踏上去，ㄎㄧㄎㄛ、ㄎㄧㄎㄛ、，而今融化變薄的雪地，鞋子敲出ㄕㄚㄎㄨ、ㄕㄚㄎㄨ的聲音。

夜，是不是融化了每一個角落？

美砂有太多話要傾訴給紙谷聽。既然相逢，何不細說彼此。但是，不要現在多問。如果現在開口，兩個人好不容易牽牽絆絆的情絲，將被切斷。

兩個人就這樣扶持著，來到光明的街道，前面旅館的霓虹燈閃亮。紙谷打破沈默。

「明天有事嗎？藤野他們說要去滑雪，你去不去？」

「是想去，可是我技術不行。」

「那沒關係，滑雪場就在紋別附近的山麓。滑雪用具可以到那邊租。」

「你要去嗎？」

「當然！」

「那我跟你去。」

「中午前，我跟藤野來接你。」

「我會等你。」

抬頭，已經到了旅館門口。旁邊的商店幾乎都關門了。

「好！」

紙谷從大衣口袋靜靜伸出手，美砂緊緊握住。

溫暖而巨大。

「晚安！」

美砂一邊感覺手掌的存在，一邊小小聲說。

「晚安！」

紙谷也向她道別，並且眼光抓住美砂，然後掙脫似的，放了手。

美砂一直目送紙谷的背影消失在雪道上，才進入旅館。

第二天，天氣意外晴朗。

看出窗外，陽光安撫大地，雪開始融化了。

「昨天晚上，你沒吃飯？」

九點，女服務生送來早餐，問她。

「我在研究所吃得好飽。」

「喝酒嗎？」

「一點點……」

美砂回答，深恐昨夜被吻的事情讓人識破，垂著臉。

用完早餐，正在寫信回家時，電話鈴響。拿起聽筒，是藤野。

「紙谷告訴我，今天你要跟我們去滑雪。」

「嗯！」

「中午以前，來接你。」

「謝謝！」

「不要再坐冰了？」

「才不要……」

奇怪，現在美砂對坐冰的事，興趣索然。不過一夜之間，心境的變化居然一百八十度。

大約過了一個鐘頭，藤野來到旅館。車子還是上次去網走的那一輛小型客貨用車。

美砂穿藍色長褲，紅色套頭毛衣，脖子圍上圍巾。這身打扮是爲坐流冰準備的，沒想到卻成爲滑雪裝。

「穿這樣可以嗎？」

「很好，今天不冷。」

車子同時載著到研究所集合的男士，再往滑雪場出發。連她、司機有四名乘客。

紙谷說稍後趕來。另外兩個人，因爲昨天晚上喝得太晚，早上爬不起來。紙谷不能同行，美砂惘然而孤寂。

滑雪場是在紋別山的山麓，開闢出一個大斜坡。美砂技術不行，無法登到山頂，祇好到山腰地方，眺望海。

海面蒼茫，點點流冰浮動。昨天晚上的風，居然又把流冰送回岸邊。美砂睜眼看著海，回想昨晚和紙谷的吻，臉色遍紅。

紙谷昨晚喝太多，今天大概不能來了。」

正看海看得出神，聽藤野這樣說。

「這樣就喝醉了？」

「他送你到旅館後，又大喝特喝，幾乎都走不回去。」

「他……」

「他自己說要來滑雪，結果又起不來，這傢伙！」

「是不是酒太强了？」

「他難得喝醉。」

分手的時候，他已經有些醉意。爲什麼分手後，又再喝得那樣；美砂有些擔心。

研究所的男士都是滑雪好手，尤其是藤野，更是技術一流。

差不多滑了一個鐘頭。四個人一起到滑雪場下面的餐館吃午飯。

「我還要再滑一下。」

年輕的加賀打算再玩兩個鐘頭。

「不滑了。」

美砂心掛著紙谷，無意滑雪。

「我想休息一會兒。」

加賀他們又背著滑雪的東西上去了。

「怎麼了？」

藤野留下來，有點困惑地問道。祇有他們兩個人，藤野顯得不安。

「我去看看紙谷，他大概起床了。」

「怎麼搞的……」

藤野臉色曖昧，看看錶，一點半了。

「我看，還是去找他好了。」

紙谷住的公寓，面對通往研究所的馬路。美砂大略知道，那個地方叫「富士見莊」。

「我陪你去。」

「不用了，我一個人沒關係。」

「走路太累。」

藤野語氣稍稍不情願，把雪橇豎立在餐館前面，朝車子走去。

太陽高照，星期天下午的滑雪場，人頭麢集。在北方可以盡情享受滑雪樂趣，或許就是這一、兩個禮拜的時間。藤野偕同美砂要去的，剛好是和人羣相反的街道。走路很遠，坐車衹是幾分鐘。

「他在二樓右邊。」

藤野在車子裏，指著房子說。

「不一起進去？」

「不要，我還想滑雪。」

藤野忽然露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美砂不想再說話，一個人下車。

紙谷的房門口，貼了一張寫有「紙谷」兩個字的白色紙片。可能貼很久了，紙片已經泛黃。

美砂打量四周，摁一下門鈴。

等著，美砂怕沒有人出來開門。又摁得長久些。

「誰？」

紙谷聲音沙啞。

「我，竹內美砂。」

靠近門邊回答。裏面有人在開門了。

「對不起！不請自到。」

紙谷隨便穿一件棉袍，猛然出現。頭髮蓬亂，臉色些許發白。

一眼就知道是剛起床。

「我想看看你怎樣了，所以跑來。」

「謝謝，進來吧！」

「可是你……」

「我也正想起了來。」

紙谷不由分說，把門關上。進口脫鞋子的地方，有一雙防寒鞋和長統鞋併放。美砂脫下鞋子，放在它旁邊。

廚房在進門的左邊。廚房旁邊堆了一堆髒的玻璃杯和啤酒瓶。房間有八個榻榻米大。中間簡單地擺放沙發，一邊是桌子。桌上的書和香煙凌亂放在一塊兒。煙灰缸裏的煙屁股已經滿滿的。

怎麼看，都不是女孩子的房間。

「坐一下，我換衣服。」

紙谷說完，到裏面一間，關上紙糊格子門。那兒可能就是紙谷睡覺之處。

美砂四下張望房子內部。桌子的左邊，有一排書架。前面是小說和畫集，後面，則是跟他工作有關的學術性書籍，擺滿了書架。書架前方的空間，獵槍、子彈、鳥的羽毛，以及海龍皮之類做成的皮袋等，亂七八糟扔在一起。

眼光四處游移，美砂忽然發現最裏面書架的上格，有一幀照片。

照片可能是拿書時弄歪的，稍微倒向一邊。大概是在冰原上照的，男的穿上大衣，女的蹲在前面。

美砂悄悄走近，看清楚照片上的人。男的是紙谷，女的是仁科杏子。傍晚時候照的吧，兩個人的影子在冰上拉得長長的。

美麗的照片。雖然沒什麼特別，但是由於他們兩人的光彩，散發出迷人的氣氛。

「對不起！」

美砂聽到拉開紙門的聲音，連忙回到沙發。

「昨天喝多了。」

紙谷換了一身黑長褲、藍毛衣。走到房子中間，把瓦斯爐點著。

「冷不冷？」

紙谷又到廚房，把水壺放在瓦斯爐上。

一條藍色絨毛毯罩住整張床。沒有常常清理吧，可以看到細小的塵埃。

「滑雪好不好玩？」

「很好玩，他們還在滑。」

美砂回答，自己很清楚臉上的表情有多僵硬。

「我本來想去的。」

「爲什麼要喝得那麼醉。」

「大家在一起，，趁興……」

紙谷憨憨地搔搔頭，想起什麼似的，說：「啊，我要洗臉。」，便站了起來。

5

臉盆裝好水，紙谷用手捧起水來洗，一次、二次、三次，洗完了，再用手一揩，結束，簡單俐落。

經過冷水刺激，紙谷終於清醒。

「喝杯咖啡？」

「不忙！」

紙谷找到即溶咖啡和奶精，却沒有咖啡杯。因爲都用過，沒洗。紙谷隨手在橱房旁邊拿了兩隻，要去洗。

「我來！」

「不行，你是客人，坐在那裏不要動。」

紙谷很快沖洗一遍，濕濕的，就拿到桌子上。開水馬上開了。

「給我泡！」

美砂受不了紙谷，搶著水壺，沖起咖啡。

暖爐的熱氣充滿屋子，感覺暖和適意。熱水沖開的咖啡，香氣四溢。

「我覺得你喝醉不好。」

「我常常喝醉了。」

「你喝醉的話，腦筋裏想什麼呢？」

「沒有……」

美砂偷偷斜眼看一下左邊書架上的照片，照片上的仁科杏子正瞪向這裏。

「你要不要整理房間？」

「我可以幫忙。」

「不行，太髒了。」

美砂自作主張地站起來，把剛剛喝過的杯子拿到流理台。流理台附近，不是空的啤酒瓶，就是玻璃杯。

「等一下，這些我順便來弄。」

「整理房子，女人最拿手，請你到一邊休息。」

「可是……」

「那你整理桌子好了。」

美砂不再理他，扭開熱水器，開始洗餐具。

還好這身爲滑雪的裝扮，工作起來挺方便。即使弄髒了也不怕。

可是屋子實在髒得不像話。流理台、書架，到處有灰塵。

美砂洗餐具、擦拭不銹鋼流理台，不放過任何角落。洗好的杯子，擺好。而紙谷聽她的話，去整理書桌。

「有沒有吸塵器？」

「有，不過有點毛病。」

紙谷從臥室的壁櫥下面拿出吸塵器，很新，插電後，吸塵力却不大。

「怪事！」

美砂打開吸塵器一看，大量灰塵跑出來。

「你都沒有倒過啊？」

紙谷作出受傷害的表情。

「服了你！」

美砂把它拿到門外的垃圾箱，一股腦倒盡灰塵。然後試著再用。

「看，好好的，應該常常倒一倒。」

一邊小聲說，美砂又去把窗戶開得大大的，動手掃除。雪遍野遍地，風冷是冷，已經不像嚴冬的沁人骨髓。冷裏帶著溫意。

美砂雙手不停打掃，眞想哼它一首歌。自己喜歡的人正陪伴身邊，在這鄉間小屋共處。由著美砂去掃除的他，一個人臨窗抽著煙，看著外面，渾然忘我。美砂有如置身夢的世界。

「請移到這邊，好嗎？」

男人幫不了忙，却礙手礙脚，被趕過來趕過去。不過打掃完畢，他就會緊緊抱我。爲了兩人新生的愛，必須讓房子煥然一新。

美砂幻想著甜蜜的情景。

現在不就要實現了。美砂眞的在打掃他的房子，而紙谷閒在一邊吞煙吐霧。屋裏確確實實祇有她跟他。

吸塵器吸完灰塵。美砂便拎著鐵桶去拿熱水，抹這抹那。

「謝謝，可以了。」

「沒關係，請你坐到那邊。」

此刻，美砂的心情彷彿自己是紙谷的妻子。正在打掃的，是他們的房屋——愛的小窩。而紙谷這個大孩子，把它弄亂了，由她來整理。美砂想到這上頭，感到無限滿足。

擰乾唯一的一條抹布，美砂又去擦拭紙谷的書桌。叫他淸理，他只是把書本集中便不管，眞是拿他沒辦法。

美砂挪開書本到一旁，擦過桌子，窗緣也必須擦一擦，回頭書架亦少不了。

美砂的眼光再度跳入仁科杏子的相片上。

爲什麼擺在這裏？美砂忽然生氣紙谷的沒頭沒腦。

雖然是自己主動來找紙谷，而且自告奮勇幫人家打掃房子，如果因爲一個女人和

他合拍的照片就動怒，是自己不明是非。但問題是，紙谷爲什麼不會警覺到她的存在，趕緊藏起照片呢？

不過，這也不能怪紙谷。事情都是自己一頭熱，捨不得紙谷生活邋裏邋遢，就當成自己的房子清理，結果落得倍感委曲。想到這裏，美砂甫地意興闌珊，沒力量動手。

瞪著照片，美砂像是自說自話，道：

「我，認識這個人。」

紙谷一驚，驀地從沙發抬起身子，往書架這邊看。

「她叫仁科杏子，我見過，在明峯先生的辦公室。」

紙谷一言不發，自口袋找出香煙，點著。

「她好漂亮！」

表面是一句讚美的話，聲音裏頭却飽含醋意。

「她來過這裏嗎？」

「……」

「你喜歡她？」

美砂艱難地迸出這句話，要不是想打探他的意思，她寧死也不肯問。

不過紙谷這種人，說不定會一口答說「喜歡」。眞是這樣回答的話，那就太不給美砂面子了。而自己是否能當下承受打擊，美砂也沒有把握。於是，美砂輕輕移動脚步，把抹布拿到橱房的鐵桶裏洗。

「她做過明峯先生的秘書。」

美砂又說一句，多少怨氣，害得她死勁地絞扭抹布。

「她已經結婚了。」

「……」

「他們住在札幌，他先生是個企業家。」

紙谷自始不作任何表示。美砂倒掉鐵桶的水，擦擦手，回過頭去。

發現紙谷坐在沙發上，右手支著右頰，看出窗外。晚冬明亮的陽光灑在他身上。美砂看到他側面的淒苦。

見著紙谷半邊臉上的愁悶，美砂心底殘虐之情愈發暴漲。

「我知道她住那裏。我還跟明峯先生送她回家。」

「……」

「你知道她爲什麼來找明峯先生嗎？」

紙谷掉過頭，以一種狐疑的眼光盯著美砂。

「她來向明峯先生請教溜冰場的冰的問題。」

美砂把從教授那邊聽到的蛛絲馬跡，編成一套話。

「她先生好像在札幌開溜冰場。」

「是不是？」

「你不知道嗎？」

「嗯……」

紙谷聲音有些嗜啞。

「爲了製造好冰，她先生來找過明峯教授。」

「……」

「我覺得她一定很愛她先生，才會爲溜冰場的事操心。」

紙谷仍然保持沈默，看著香煙頭。冉冉上昇的煙，在紙谷胸前左飄又右飄。

美砂很清楚這番話，結結實實地擊中紙谷的病，背地裏有種痛苦的感覺。誰叫他忘不了仁科杏子，甘心苦惱自己。那麼愛吃苦，掉到十八層地獄去最好了。

「我回去札幌的時候，要跟她碰面，說不定連她先生也騙出來一起吃飯。」

現在美砂陶醉在惡毒的快樂裏。

「她先生年輕又有錢。」

「……」

「你有沒有話要我轉告的？」

「哦不，我是說……」

沒有反應的紙谷，仍逕自看著不再下雪的窗外。下午的陽光明晃晃，紙谷的影子被拉得好長，落在屋子裏的絨毛地毯上。美砂注視他的背影，覺得自己講得有點過分。

「我來泡茶？」

美砂回心轉意，跑到廚房，點著瓦斯。右邊的架子上有茶罐和小茶壺。另外三個

茶碗，碗口都缺了角。美砂倒好茶，端到沙發前面的桌上。

「來喝！」

「謝謝！」

紙谷自窗口轉身，回到沙發上。

「有件事，我想跟你好好商量。」

「……」

「其實，我已經跟你講過了。就是我這次來北海道，是想做明峯先生的秘書。」

紙谷聽她說完，看看美砂，喝著茶。

「我覺得老是待在父母身邊，幫忙做點家事，並不是辦法……」

接著美砂似乎喃喃自語地，說：

「慢慢地，我應該自己去開拓自己的人生才對。」

「你父母允許嗎？」

「媽媽就是要我嫁人，不是相這個親，就是相那個親。可是我還不想結婚。你認爲呢？」

「我不太清楚。不過相親的話，女人終究是要結婚的，不是嗎？」

「什麼，你也是這種想法？」

「對啊，女人不是結了婚才會幸福嗎？」

「你的話雖然有道理，但是女人在還沒結婚之前，就算有再多的不滿，是不是結婚了，也得一筆勾消？」

「那是女人自己頭腦不清楚。」

看來……美砂忽然覺得紙谷這句話，或者是針對仁科杏子而講的。

這麼說，杏子也許跟紙谷提到，她結了婚也不會快樂。可是，杏子現在卻爲了丈夫的事業，特地拜訪明峯教授。難道女人眞的善變。

這個人搞不好因此才不信任女人。杏子明明嘴巴上講結婚不會圓滿，事實上，卻嫁人又一心向著丈夫。

「什麼人都有，我不會是那種女人就是。」

美砂明白告訴紙谷。現在她確知，自己雖然不如仁科杏子美貌，但一顆心絕對不同於她。

紙谷又看向窗外。陽光收得太快，房子裏略略陰暗。

美砂一邊注意紙谷望著窗外的側臉，一邊想到，這個人仍愛著杏子。

當美砂講起仁科杏子的種種事情時，紙谷死不講話。祇是默默地聽。偶而動一動，也是爲了看窗外。

不必多加說明，他的沈默，顯然是意味著紙谷一直愛杏子。再說，這個雜亂，充滿男人臭味的房子裏，獨獨杏子的照片愼重其事地放著，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是不是打攪你了？」

突然，美砂悲從中來。她何必無緣無故跑到這裏最遙遠的邊境，結果祇是瞭解一件事，他仍愛著杏子，她到底來幹什麼？

「不好意思，我要回去了。」

「不要這樣說，我們很高興你來。」

「我們？」

在他家需要說我們嗎？爲什麼不肯說「我」？我可不是衝著藤野、加賀或大家來的。我來，是讓紙谷高興。至於其他的人喜不喜歡，關我什麼事。

「如果你覺得我打攪到你，就請明白直說。」

「沒有這種事。」

對於美砂突如其來的暴躁，紙谷吃了一驚。美砂也沒料到自己會如此刁難。她實在是控制不住自己脫韁的感情。

衷心盼望，下場却是掉進被辜負的痛苦深淵。

兩個人就這樣相對著，而眼光一起落到窗戶那邊。太陽似乎掙出烏雲，又把光明灑滿了房子。看著陽光璀璨，美砂期待紙谷給她貼心的話語。

縱使一句「喜歡你」也好。不然，害羞說不出口的話，悄悄地把手搭在她肩上也可以。

昨天晚上，他不是眞的吻了她嗎？她看著黑夜裏的流冰，而他的胸膛緊緊貼著她的。

現在呢，爲什麼不能這樣……。

是否在杏子的照片前面，他做不出來。還是必須跟昨天夜晚一樣，要等美砂說「抱我」，否則他不敢。

美砂太傷心了。果眞如此，她絕對不會再度求他的。男人不應該主動嗎？那是男人的尊重啊。

美砂不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對不起了。」

美砂拿出最後的耐心，等待紙谷說些愛語。雖然講得不夠甜，其實她底心裏期求溫柔。然而紙谷表情木然，一句話也不說。

「在明峯先生那邊上班的事，我會再考慮。」

「……」

「或許今天晚上我就回去，我臨時想到一件事。」

「那就……」

美砂拿起手提袋，走向玄關。紙谷不作聲，跟在她後面。

他爲什麼不阻止我？

等她穿好鞋子，就不得不走掉。一旦跨出門口，沒有再進門的道理。儘管她拚命找藉口要他挽留她，爲什麼他不能體會。

「謝謝你照顧。」

「你一定要回去！」

「嗯！」

「幾點的火車？」

「不知道。」

「回旅館再決定。」

美砂能講的都費盡心機講出來，這個木頭人怎麼會不懂？他現在可以命令我「不要走」啊。混蛋、死人。

「決定坐那一班車，告訴我好嗎？這是我的電話號碼。」

紙谷遞給她一張小紙片。

「你這樣回去，大家會失望。」

「你幫我向他們問好。」

「不行啦！」

既然不行，把我留下來不就得了。豬腦袋、白痴，美砂差點叫出來，低下頭。

「再見！」

美砂手觸到門的把手。

「再見！」

美砂咬咬牙，小聲地說，打開門。刹時，眼前白色世界洞然開闊。

「混蛋、混蛋、混蛋……」

衝下公寓樓梯，美砂嘴巴不停叫。死人、白痴！一點都不瞭解女人心理。得意什麼，自以爲是。我已經看透這種男人。我偏要今晚回去。

美砂在雪道上一路喃喃，走回旅館。

是不是有點過分，美砂不管，坐當天下午四點的火車回札幌。

火車沿途停靠，直至遠輕才轉接網走開來的特快車，抵達札幌，已經晚上十點。

「伯母，晚上我回來可能晚囉。」

離開紋別之前，美砂曾經在旅館打電話給明峯夫人。

「那裏，還早呢，有什麼事嗎？」

「嗯，玩得很高興。大概十一點到你家，麻煩你了。」

電話中，美砂簡單帶過。

完全沒想到回來這麼急。起先還打算在紋別住兩晚。如果稱心的話，住個四、五天也沒關係，可以從雄武到網走看看，結果一切假設全部推翻。

但是坦白說，美砂會如此匆匆告別，是她的歷練太少，而且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收獲。

由於一時情感的糾紛，造成她離去，祇是她跟紙谷兩個人的密秘。爭風吃醋是好是壞，其中經過，只有二人明白。不管怎樣，紙谷來車站送她了。

一直想像著有一天，紙谷到車站送她的美砂，果然如願以償。

「你剛剛爲什麼生氣？」

說他木頭人，倒還會在意美砂的突然離去，送她上火車時，這樣問她。

「沒有啊，愉快得很。」

分手固然辛酸，看到紙谷急急忙忙跑來車站，美砂心滿意足。

「這是我早上買的毛蟹，喜歡的話，在車上吃。」

一隻大毛蟹用報紙包起來，卻不聽話的露頭露脚。

「謝謝！」

美砂打電話給他，但是沒有告訴他確定時間，不知道他那裏打聽出來，是坐這班車。

「再來，好嗎？」

「來，好啊！」

「嗯！」

紙谷用力點頭。

美砂現在相信他了。

站在她旁邊的紙谷，仍是不開口。一味腼腆似地清喉嚨。不久，開車的鈴聲響了，廣播說，請送行的人退回白線後面。

「那……」

美砂先伸出自己的手，紙谷的大手使勁握住它。

「再見！」

美砂再次牢牢看著紙谷的臉。紙谷些些苦澀的眼光，直直射向美砂。他圍上昨天

的生日禮物，穿著夾克。誠摯的樣子，更有一份寂寞。

「再見！」

美砂看著他寬敞的胸膛，想起昨晚被抱在那裏。緊緊的，同時被吻了，而她聽到波濤的聲音。光是這些回憶，這一趟夫復何求？

道別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但是分開的刹那，猶如昨天晚上。

會再來的。紙谷臉上顯出一點意猶未盡。留下不滿足、遺憾，讓他咀嚼離情，美砂覺得現在自己滿心稱意。

6

「決定在北海道工作。」

紋別回來途中，美砂已經下定決心。當時車子是經過遠輕或到了旭川附近。夜晚的火車，一勁往前。

遠處倏地一盞燈。北海道站與站之間，距離很長。夜晚，車窗外的景物看不清楚。祇看到稍前的燈光，逐漸遠逝，外面是黑漆漆的一片。

火車幾乎客滿。剛開車時，有人站著，現在都坐下來。無論媽媽怎樣勸，她是必定不再待在家裏……

雖然這次旅行，她因終於得知紙谷的心上仍有仁科杏子的影子，而受到傷害。尤其讓她發現兩個人合照的事實，一時以爲自己到這邊荒之地，簡直是笨到極點的。

可是，她忘不了紙谷吻了她。紙谷的心她摸不透，兩個人在夜晚的海邊相吻的事，却是不容動搖。不祇是心，美砂的身體也確確實實感覺到。

如今美砂，應該比過去更重視現實。紙谷過去曾經念念不忘一個女人，沒關係，「現在」才是最重要的。

這樣一想，美砂心頭御下陰影。

「不要氣餒！」

美砂脫口而出。新的未來，從此開創。

當天晚上，美砂十點半回到明峯家。

孩子都不在，祇有夫妻兩人在看電視。

美砂將自己的決心告訴他們。

「我一定要跟伯伯做事。」

「好啊，可是你媽媽那邊……」

「我已經決定了，不管怎樣，她都得答應。」

「不過你媽媽恨我就痲煩了。」

「這件事由我來跟爸媽講，伯伯什麼時候要讓我上班呢？」

「這個……」

教授爲難地看著夫人。

「現在正好有缺，隨時都可以。」

「那我下個月開始上班，四月剛好是新年度。」

「現在也沒剩下幾天了。」

「我會回去整理行李，然後馬上回來這邊。」

「這樣做，不會有問題？」

夫人不放心地問。

「下定決心的事，再打退堂鼓就很差勁。」

美砂向明峯夫婦表明態度，其實也是鼓勵自己。

此刻她正勇氣百倍，不能讓它消失，否則就沒有第二次了。別人或許要笑她，可是她得這樣逼自己。

「好吧！」

「不會有問題。」

「明天我去找房子。」

「美砂，你不要先跟家裏講一聲？」

「一開始我就是這個計畫，算了，免得又惹麻煩。」

「不是。我想，你還是應該告訴家裏，我才安心。」

「反正人都出來了，我想一個人獨立生活。」

美砂可以瞭解，如果她住在明峯家，事情更好辦。而且母親也許會因爲這個條件，准許她留在札幌。

可是美砂好不容易逃開家，她多麼希望一個人租個房子住。在札幌，無親無故，一個人獨居固然無聊，可是想想，心裏都高興，終於自由了。同時她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招待紙谷。

「租房子，需要家具、暖氣，也不是簡單的事。」

「我來想辦法。」

「或許可以跟家裏要，不過我不會要伙食費。」

「好吧，就讓美砂試試看。」

「伯伯，你務必要答應我。」

美砂向教授懇求。

上班後，教授不能叫伯伯了，變成她的上司。在家裏當然還可以，不過其他場合，從此必須改口。

你母親眞的讓你出來？」

「她說不行，我還不是出來了。」

「噢，要不要履歷表呢？必須是大學的證明嗎？」

「我要怎麼塡？」

「我給你一份樣本參考。」

教授站起來，走到書房。夫人仍有疑慮。

「眞的沒事嗎？爲什麼這樣快就決定待在札幌？」

「我早就希望在這邊了。」

「我知道，不過，你是不是喜歡誰……」

「誰？」

「住在札幌的人啊！」

「怎麼會，我人都還沒住在這裏，會有喜歡的人嗎？」

「是啊！」

夫人歪著頭想，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就下雪。已經四月了，天氣似乎回到冬天。不過，不比一月的時候冷。雪滿大，悠哉悠哉地在空中飄舞。

快到中午時，美砂趁夫人不注意，偷偷打電話給仁科杏子。

「喂，我回來了！」

電話那頭，可以聽出來杏子的聲音不太起勁。

「玩得好痛快，鄂霍次克海的自然景色沒話講。可以的話，今天見面好嗎？」

「噢……」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

結果，電話中談妥，下午兩點在上次的喫茶店碰面。

美砂預計明天跟後天留在札幌找房子，然後回東京打包行李。

如果房子先租下來，媽媽反對也來不及了。

十二點多，美砂從明峯家出來，去搭巴士。

雪仍然飄呀飄的。降落在地上的雪，被鞋子或車子踩壓，便融化了。現在雪下得再大，都沒辦法像冬天那樣，堆得厚厚的。

巴士開到南一條時，在車站前面，有家房地產公司。玻璃裏，貼了許多廣告。天上的雪飄下來，暫時停在玻璃上，又掉了下去。

美砂在這兒下車，進去那家房地產公司看看。

六個榻榻米大的房間，廚房是四個半榻榻米，要價二萬五千。附設浴室的，則爲四萬。房租不便宜，但跟東京比，又便宜多了。

「現在搬家的人多，有許多好房子，喜歡的話，我幫你介紹。」

對方年紀約四十歲，不厭其煩地向她推薦各式各樣的房子。大致上，房租都在三萬圓上下。

「我下次再來。」

美砂說明自己所需要房子的條件後，走出店門。

一個人來找房子。美砂有說不出的興奮。她可以獨立處理自己的事情了。在原地搭上巴士，她現在要去車站跟杏子見面。

一點五十五分，美砂來到喫茶店。拂去頭上的雪花，推開玻璃門，仁科杏子已經坐在面對門的最裏面。

今天她穿的是白色的毛線編織洋裝，頸項圍一條綠色圍巾。落落大方，味道完全不同於穿和服。

「對不起，把你叫出來。」

「那裏，很高興你回來。」

兩個人同時站著客套一番，才面對面坐下。

「你等很久？」

「我也剛到不久，剛好可以早點辦完事情。很久沒有這樣逍遙了。」

杏子面前已擺著咖啡。美砂也叫一杯咖啡。

「很忙吧！」

「也沒有，忙東忙西，打發時間而已。」

青年企業家的妻子，日子並不輕鬆，很多事都要操心的樣子。美砂奇怪杏子會這樣回答。

「你去紋別好玩嗎？」

「流冰移動了，很漂亮！」

「都四月了。」

「我去那天，湊巧碰上紙谷生日，大家圍爐吃火鍋，舉行同樂會。」

「那天晚上喝酒喝得很晚，非常盡興。」

杏子微微點頭。美砂瞧她一臉做作的表情，妒火再度點燃。

「他喝醉了，人也變得有趣。大聲唱歌，還挺羅曼蒂克。」

「羅曼蒂克？」

「是啊，他問我要不要去看海？」

「你們去了？」

「嗯……」

美砂一邊想自己的心眼眞壞，一邊留心杏子的反應。

「第二天大家去滑雪。他啊，卻醉倒兩天。」

「……」

「我去探望他，發現他一個人住的房子好髒。」

杏子的眉毛約略挑動一下。

「受不了他，邋邋遢遢的，以前他不會這樣吧？」

「噢……」

「我啊，看不過去，祇好幫他把房子全部打掃一遍。」

垂下眼廉，杏子臉上閃過一絲苦澀。

她還愛著紙谷嗎？都已經結婚了，難道心還繫著遠在最北邊的紙谷？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請說。」

杏子抬起頭。美砂一邊看著她略略現出痛苦的眼光，一邊低著頭，清楚地說道：

「我喜歡紙谷。」

仁科杏子的臉突然劇烈抽動一下，然後慢慢背過臉。美好的鼻子朝下，蒼白的日光燈照著她的寬額。

美砂一語擊中要害。她要更確切知道這句話的效果，盯著杏子說：「我這趟去紋別，就是爲了跟他相見。」

「……」

「他來車站送我上車。」

杏子暫不作聲。一會兒，改變主意似地抬高頭，說：

「你要在明峯先生那裏工作，是爲了這個？」

「是的，不過也不完全是這個原因。我想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嘗試一個人生活。」

「……」

「能夠去上班，最好不過。到時，你要多多照顧我。」

「我幫不了什麼。」

「可是，你是過來人啊！」

「不，我這個秘書不上道。」

「沒有，你是傑出的前任秘書，我才是笨手笨腳的。」

「不要再提了。」

杏子甩開話題，拿起小匙，慢慢攪動咖啡。

「眞希望有機會看看你先生，一定是青年才俊。」

「……」

「我聽明峯先生說，他在經營溜冰場，我會去。」

「歡迎光臨！」

「你會不會溜冰？」

「我運動最不行。」

「經營溜冰場挺不錯，那邊有比賽嗎？」

「現在好像有這個計畫。」

「上次你是爲這件事找明峯先生談的嗎？」

「我先生的事，我一向不太淸楚，不過是去幫他講一聲……」

數分鐘後，美砂跟杏子互相道別。走出喫茶店時，仍下著小雪。杏子推說要去買東西，一個人消失在雪中大廈那頭。

美砂步下樓梯，去搭地下鐵。她後悔告訴杏子，自己愛紙谷的事。不要讓她知道，今後她們想來往才不難。因爲這一搞，杏子馬上有意疏遠她。會是她仍舊愛著紙谷嗎？……

「不准她這樣」美砂走在雪中，一邊想。

下午的地下鐵，人不多。美砂坐上去，搭到南一條，她得再去問問房子的情形。

由於把條件講明了，有兩個滿合適的，等她選擇。一個在大學附近的北二十條，另外一個離明峯家不遠，就在圓山。兩個都是六個榻榻米加四個半榻榻米的廚房，大學旁邊的索價三萬圓，圓山的是三萬五千圓。

「再看看決定好了，我可以載你去。」

美砂接受他的意見，坐上他的車子。

以居住環境而言，圓山的房子靠近山邊，綠色多，當然好，房租卻高。而且圓山在明峯家附近，上班必須通車，不如大學旁邊方便。

不過北海道大學的這一個，四周都是房子，感覺狹隘，但不貴。何況離開家的時候，她已經跟家裏鬧翻，絕對不要他們接濟。考慮到最後，美砂決定租下北大旁邊這一間。

先付訂金二萬圓，留下明峯家的連絡電話，美砂離開房地產店。一個人走在街頭，對自己的急性子，美砂是無可奈何，但也覺得好笑。

在市區北邊跟西邊轉了一圈，不過是看看兩個公寓，卻已經快傍晚了。雪不知何時停止。雪後的天空，紅霞滿天。

回去明峯家呢，還是，美砂忽然想去杏子先生經營的室內溜冰場看看。

因爲上次車子曾經經過那裏，美砂大概還記得地方。美砂漫步在札幌黃昏的街上，彷佛自己也是當地人。

走過熱鬧的大馬路，便是薄野。再過去，右邊有一幢大型半圓錐體的建築物。

這大概就是札幌溜冰中心。

美砂站在入口，往裏探頭。

記得那一次看到的，周圍和入口，燈火輝煌，人潮洶湧，今天大門卻緊閉。霓虹

燈也沒有了。停止營業嗎？想不出所以，美砂靠前去看，玄關右邊貼了一張條子。

「一座嶄新、更大規模的純粹北歐風格的冰上樂園——宮之森，正在籌畫當中。因此，我們不得不暫時停止營業。請各位舊雨新知，密切期待，九月將重新開幕。」

通告後面，附有一行文字：「札幌溜冰中心董事長——仁科恭平」。

美砂看完，瞧瞧眼前這座像死城一樣安靜的建築物，方才回頭去搭地下鐵。

晚飯，明峯家以火鍋爲主。教授喜歡，所以冬天時常吃。

吃過飯，美砂幫忙收拾，便告訴明峯夫婦，她租好房子了。

「什麼？」

夫人嚇一跳，聲音極大。

「你眞的要這樣，好嗎？」

「速戰速決，我媽媽才會死心。」

「你不會有事吧……」

夫人憂心地看著教授。

「已經決定了，就算了。」

「伯伯，我是眞的要留在這邊工作。」

「你們不反對的話，大不了就算我離家出走好了。」

「你……」

夫人仍面有難色，教授不愧是男人，一本不在乎的個性。

「就這麼辦，希望你會長久在這邊工作。」

「我一直都這樣想。」

「好吧，我看也祇有這樣了。」

夫人洩氣似地喝著茶，心情仍不穩。

「伯伯，今天我在街上跟仁科杏子碰面。」

「噢……」

「她正要去買東西。我因爲要跟伯伯工作，跟她打聲招呼。」

「以後你住在這裏的話，不妨跟她做個朋友。」

「回來的時候，我順便去看她先生經營的溜冰場，關門了。現在好像要開間更大的，叫『宮之森』什麼的。」

「現在的這個預備賣掉，另外蓋新的，不過不這麼容易。」

「爲什麼？」

「也不是什麼大困難，可是……」

教授點上香煙，繼續說。

「既然有心做，希望可以爭到世界選手權，做得更有聲有色。」

「年輕人的想法，果然有氣魄。」

「有遠大的理想總是不錯。但是眞要實行，各種問題很多。光是做室內溜冰場的話，沒有問題。但如果要能作爲比賽場地，光是地板的配管就夠傷腦筋。」

「管線是裝在地板下面嗎？」

「要氯化鈣的管子通過，才會冷。」

「那是不是地板上蓄水，然後利用下面的……」

「原理是這樣。一般世界各國通用的製冰方法，從室內的冷却設備到蒸餾裝置都需要。」

「什麼是蒸餾裝置？」

「用來把水灑撒在溜冰場上。」

「撒的水跟普通的水一樣嗎？」

「水裏面有其他化合物。爲了讓溜冰場的冰能夠從下面凍結，上面的水必須加工。因此表層要挖除好幾次。」

「怎麼挖呢？」

「有一種整冰機，可以軋平。」

「造冰還是門大學問呢！」

教授作出苦笑，喝著茶。

「現在大型的比賽幾乎都在室內舉行。」

「室外不可以嗎？」

「不是不可以。由於氣溫的關係，條件容易變化。而室內不管是溫度或冷却度，都可以自由調節，並且造好冰也不難。」

「溜冰場的冰，怎樣才算好？」

現在就開始加强知識了。看來美砂當眞要成爲低溫科學研究所的一名職員。

「簡單地說，它的變化不單是因爲時間的變化。大致上來說，比賽最好的冰溫是零下二度到三度左右。」

「冰也有溫度？」

「有啊。冰溫可以從零度到零下三十度。」

「我還以爲冰都一樣冷。」

「根據調查的大致報告，到目前爲止，世界製冰的最高記錄，是零下二度到三度。」

「哦……」

冰的專家學者，連這種差異都要做調查研究。

「仁科的先生想建的溜冰場，是要達到這種水準囉？」

「希望是希望，要花錢。比賽也不是天天舉行。」

「除了比賽，其他時候呢？」

「開放給一般大眾使用。」

「比賽一年祇有兩次，花大錢來安裝設備，不是太浪費了嗎？」

「你說得對，不過可以成名嘛。」

「成名？」

「有這種溜冰場便可以爭取到全日本的選手權，同時世界記錄也會記載，不就有名了。」

「伯伯反對這個計畫？」

「反對倒沒有，不過私人企業不必耗神搞這種比賽場地，應該是做一般大衆使用的就好。」

詳細情形不瞭解。仁科恭平的抱負，可能是希望建立名譽的同時，也能號召一般顧客，正是所謂一石二鳥之計。一位北方青年企業家的雄才大略，在專家眼裏衡量，計畫難免冒險。

「杏子本人有沒有意見？」

「她向來不過問先生的事業。來找我，祇是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先生談談。」

「那她先生來過研究所了？」

「以後大概會常常來吧。」

美砂點點頭，推測自己和杏子先生見面的情形。

樹影

1

美砂展開了新的生活。

五月初，她終於踏上北海道。

原先計畫是四月初。不過這根本行不通。因爲如果四月就開始上班，回到東京祇能盤桓數日，就必須趕回北海道。

在幾天之內便想說服父母，打點行李，太難了。

而一個月的時間，她可以從容地向父母解釋，獲得同意。

勿須說，開頭父母勢必竭力反對。就是明理的父親，聽到她將離鄉背景時，也面露落漠之情。

「以後後悔的話，我不管。」

媽媽這樣表示。好朋友康子，亦不贊成她去北海道。

「何必趕在這個時候，跑到那種邊疆地區。」

康子氣炸了，瞪著眼睛瞧美砂。

「我已經決定去。」

美砂祇如此答。

周圍的人愈反對，美砂則愈戰愈神勇。那種一個人孤立後的壯悲，讓美砂決心抗戰到底。

從前她想都不敢想，現在純粹是打從內心反動。因爲過去父母說「這樣」，她就這樣，絕不敢壯大膽氣單槍匹馬地邁向自己的前程。

最後結果，父母擋不住她的苦苦爭取，終於允許她前往北海道。

何以會如此堅決貫徹自己的信念呢？

美砂連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不知不覺中，竟然銳變爲自己做夢都想不到的一個人。一次戀愛就使自己改變的了嗎？那麼一個吻，似乎賦予了美砂一種不屈不撓的精

神。

札幌五月是花季。

應該先是梅花弄影，接著櫻花鬥艷。而札幌不是。潛意識裏，早開的梅花居然和櫻花一起爭姿。

從車站到美砂所住的公寓，必須經過陸橋，然後再往北二公里左右。正確的地理位置是北二十條西七丁目。

札幌市中心的街道，規劃成棋盤狀。以一條名叫創成川的小河跟大馬路的交叉點爲中心。每一個街區，南北方向的，稱爲條，東西向的叫丁目。因此美砂住的地方，從坐標中心向北數到二十個街區，轉向而西數到七，便對了。

這一帶全部屬於戰後才開發的住宅區。這幾年由於經濟起飛，房子蓋得密密麻麻。現在連早先興建的集合住宅，像大麻或新琴，都變成市中心的一部分。

以前從這裏到市區，祇有地上電車。初初電車是觸電桿式，經過導電弓架式，最後發展出兩連式的郊區電車。但是仍不能解決交通問題。而有地下鐵，是沾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光。

美砂住的公寓，在北十八條的地下鐵車站下車，再走五分鐘就到達。搭電車到市中心的話，僅需五分鐘，不過連等車時間也算進去，就要二十分鐘了。

美砂其實不用每天往市中心跑。公寓出來，往西步行二、三分鐘，就是北海道大學的校園。

北海道大學的校區，佔地龐大，位於札幌西北隅。如果以條和丁目表示，南北爲第七條至二十三條。東西則是從西五丁目開始，到十四丁目。校區涵括所有學院的建築物。農場還建有馬廄。在全日本的大學裏，它的校地最廣。

低溫科學研究所是在校區的北端。以前由校園中央的理學院，可以直通。後來不敷使用，才搬到這棟新蓋的四層樓鋼筋水泥建築，白色的外觀，蕭灑且引人注目。

當作散步一樣，美砂每天花個十二、十三分鐘，就到了研究所。早上搭車上班的人，都湧往市區。美砂卻和他們相反。

九點上班。美砂八點半離開公寓，悠閒自在，走進校門後，大片橫過校園的綠意，令人心曠神怡，呼吸的是櫻花開遍的空氣。

一大早，校園裏幾乎沒有學生。偶而發現一、兩個人，不外是分散在學校各個院

系的職員。

北海道大學，人稱「楡樹園」大學，楡樹之多，可想而知。每一棵，樹幹有一個大人兩手合抱的粗，兩個人連手，都圍繞得很辛苦的也有。濃密的樹蔭，全落在剛要吐露嫩葉的青草地上。

每天早上呼吸著同樣清新的空氣，美砂覺得來北海道很踏實。居住的環境、綠意以及空氣，完全有別於本州，乾爽而開朗。

美砂九點開始工作，她的辦公室在三樓圖書館的一個角落，約有十個榻榻米大。中間放了一張大桌子和黑板。圖書室也兼做研究員和學生休息的地方。

朝南的窗戶旁邊，一張桌子專供美砂使用。每天早上一來，美砂第一件事，便是換上放在抽屜裏的白色衣服。

照著鏡子，美砂看著一身白，立刻覺得自己十分神氣。心情突然有如醫學院的新鮮人。

美砂本人並沒有從事什麼研究，可以不必穿白色衣服。但是她想，自己在這邊工作，需要在衣著上和大家打成一片。

其實白色的衣服很適合個子不高，額頭稍寬的美砂。

「哇，可愛的研究生！」

明峯教授馬上打趣她，美砂自己也眞的認爲滿可愛。單一色純白，有它的鮮亮、奪目。

美砂對著鏡子，猜想仁科杏子穿白衣服的模樣。美砂穿都贏得讚美，杏子的白衣姿態，一定是更知性的美。

九點換好白衣服，美砂動手整理圖書室。綠色的地板輕輕掃過一遍，然後擦拭桌子。這邊結束，她又打開隔壁教授辦公室的門，進去清理一番。

所有都弄妥當，研究員們也來了。

低溫科學研究所的成員，除明峯教授帶頭外，有三個助理：今井副教授、細野和平山講師。等老師和學生都來齊後，美砂不是出沒於圖書室，便是來往各研究室之間。

海洋學研究室另外包括副教授辦公室以及二個研究室。

美砂白天的工作，穿梭於教授辦公室和研究室之間，傳達電話，出發文件或打

字。工作不難，一些瑣事如早上、中午的泡茶，也由她一手包辦。

大家相處坦誠，很快便熟稔。尤其明峯教授，時時不忘關照她。

初初幾天，教授每次遇見她，就直口問她：「昨天晚上睡得著嗎？」

「一個人孤孤單單，會不會哭啊？」

「才不會，睡得很甜。」

美砂精神飽滿，趕快回答，否認寂寞的眞相呢。每當夜晚，從明峯家回來，打開燈之後，美砂上了床便禁不住想，自己何苦跑來這遙遠的地方，沒啥道理。

現在，家裏的父母好嗎？思念及此，眼淚差點掉下來。一直憧憬獨立、自由，等嚐知背後的孤獨滋味，自己也不免驚嚇。

爲什麼要來這裏？爲什麼現在住在這裏？爲什麼希望一個人？刹時，美砂如臨夢境。以爲自己如同童話中的愛麗絲，在睡眠中，被帶到未曾見過的地方。

但這不是夢，美砂很快驚覺到。遠處的車聲傳入耳朶，微風習習。美砂動一動身體，細小的影子也馬上跟著幌動。

不必懷疑，美砂現在是一個人住在北方的街上。必須忍受孤獨的煎熬，屋子裏始

終一個人。

這一切，都是爲紙谷犧牲。一心一意要接近紙谷，所以來到這邊境。思索再思索，美砂忽然憐憫自己。爲自己斬不斷的追慕而悲傷。

那個人，他會瞭解我的心嗎……

那個人是希望可以和我心連心的。想到最後，美砂閉起眼睛，祈禱。現在，祇有想念紙谷，才能排除孤獨，安然入睡。

明峯教授不會明白美砂內心的秘密。

「有什麼不滿意的，直說沒關係。今天晚上，來我家吃飯？」

「不用了，今天暫停一次。」

美砂斷然拒絕。

追求獨立，總不能老是去明峯家享受溫暖。否則就失去了自己來北海道租房子的意義。

美砂必須自己處理的事，越來越多了。每天回到公寓，帶回來的東西等著弄，衣服、盤碗用具也扔著，還沒整理完畢。

她想給地板鋪上絨毛地毯，窗簾換裝厚一點的，牆壁佈置成更有女人味等等，即使一個人住，這些構想，也眞夠她忙的。

工作方面，由於大家對她照顧有加。文件的處理和打字，都已經進入狀況。

在這之前，她一直沒有外出上班的經驗。待在家裏，講話對象除了媽媽，充其量也是朋友。

因此，美砂現在在北海道大學的所見所聞，無不新鮮有趣。她從來都不知道世界是如此的生氣勃勃。

這種認識，已足夠讓美砂不後悔來北海道工作。夜晚上床，儘管寂寞，但白天的充實生活卻讓她自豪。

一覺醒來，又是一天開始，美砂完全忘掉孤寂，期待著快樂時光。

說得坦白些，當然與研究所的教授以及男士們，都很寶貝她有關。

「來北方是對的。」

明暢的五月校園，美砂一邊深深呼息一邊想，紙谷也在這裏的話，會有多美妙！

2

札幌沒有梅雨。無梅雨的六月街頭，處處開著紫丁香花。紫丁香英文是"lilac"，法語拼法爲"lilas"。日本的紫丁香可能是自外國移植過來的。

從美砂公寓到北大的低溫科學研究所，整條路上，紫丁香花搖曳生姿。美砂喜歡它的香氣。淡紫色的花朵，香味迷人，無論花或花香，都神秘而耐人遐思。

美砂最愛穿過花叢，進到研究所。

六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明峯教授當天的行事曆是十點半有個學術會議，在研究所的會議室。下午三點，跟理學院的教授聯合會議。四點，地方性報紙來採訪預定七月初出發的北極圈聯合調查團的詳細情形。

十點，教授來上班，美砂馬上告訴他今天的安排。

「我知道。不過昨天晚上，仁科先生打電話給我，約在下午五點見面。」

「你是說，杏子的先生。」

「就是來談溜冰場的事。希望報社的採訪，可以二、三十分就結束。如果我晚了的話，你先招待他在圖書室等。」

美砂送教授離開，回到圖書室，緊接著一個月前從紋別回來的藤野，進來。

「去那裏？」

藤野豎起大姆指。在海洋學研究教室，大姆指代表明峯教授。

「開會……」

藤野點頭，邊倒開水。

「這次祇有紙谷參加嗎？」

「我很想去。」

「低溫科學研究所祇有一個名額。但願再增加一個，不過，不可能。」

藤野對這次已經洩露出來的學術調查團的團員人選，感到莫大遺憾。研究流冰的人，無不希望能踏上北極冰帶。

「不單是日本吧。」

「是美國、加拿大、芬蘭和日本四個國家組成。日本方面的代表，由學術會議表決。」

「T3是什麼意思？」

美砂在教室裏傳閱的，有關這次調查團的文件當中，看到這個，不懂。

「島的名字。」

「有這種島！」

「沒有也不一定。在實際的地圖上，你找不到。整個島由冰結成。」

「會不會融化呢？」

「不會。它是大冰河注入北極海的一個島，大約五平方公里。夏天的時候，即使融化，也是變小一點而已。等到冬天，又變大。就這樣大大小小，一直浮泐於北極海裏面。」

「地圖上爲什麼不記載？」

「它祇是冰嘛，和一般島的概念不一樣。不過外表看來以爲是雪和冰封住的

島。」

「有多厚？」

「厚度大概四、五十公尺左右。」

「調查團的人，要住在那個冰上面嗎？」

「聯合調查團的目標是針對北極圈內所有的海洋與環境做調查，這次是以T3為調查重點。」

「那種冰島會不會破裂？」

「它是個結冰體。以前T1島，從中央裂開為二。」

「那不是很危險嗎？」

「當然不是很安全。」

「可怕！」

美砂叫出聲，連忙掩住嘴巴。

紙谷為什麼要去這種地方？美砂心底隱隱不安。水開了，她去沖咖啡。每天早上，有誰來研究所聊天，便沖咖啡喝。明峯教授若不在，大夥兒更是隨心所欲。

「幾月去？」

「七月跟八月。」

美砂的主張，是紙谷根本就不要去那種危險地方，讓藤野代替他好了。並不是討厭藤野，而是他自己的意願。

「紙谷去的事，已經決定了嗎？」

「有關流冰的，紙谷是第一人選。」

美砂在研究所工作，瞭解這一點。在研究所裏上課的人，並非全部研究冰。雖然名爲海洋學研究室，其實研究範圍極廣。教授主講海流，副教授教海水性質，平山講師專長於浮游生物的生長，各有精通的領域。

「這次召集，都是研究流冰的專家嗎？」

「不是。海洋學專家爲主外，可能還包括地質學、考古學以及生物學的學者。冰也就是冰河，調查項目，同時觸及植物的分析和古代的事情，這些都必須瞭解。」

移動的冰河，飄流於大海之中。而學者聚集其上，展開各種研究，紙谷是當中之一。美砂彷彿看到紙谷工作的情形。

「怎麼去那個島呢？」

「先到阿拉斯加中南部的『安哥拉治』，然後轉往巴羅。」

藤野指著在背後的地圖給她看。在阿拉斯加最北端，北緯七度線上去一點點，有一個地方叫BARROW。

「從巴羅換乘直昇機。」

「那個冰島會不會移動？」

「動會動，是順著海流移動，方向大致不變。」

「很冷？」

「當然。在北極，夏天幾乎都是白晝。」

太陽底下，那些研究的學者是怎樣在白亮的冰上生活呢，美砂實在難以想像。

「會不會感冒？」

「放心？大家已經習慣了。你不用擔心紙谷。」

「沒有啦，我是說……」

「誰相信。」

藤野作弄她，笑了。

「紙谷去T3島，你害怕的話，就跟著去。」

既不是開玩笑，也不是認真，藤野說完，走了。

剩下一個人，美砂看著窗外的草地，想起紙谷。

逃出東京，抵達札幌的那天晚上，美砂借公寓的電話，向紙谷報告。

「我明天要上班了。」

紙谷「哦」一聲。

接著「以後請多指教」，甫畢，馬上轉口道：「不，彼此彼此」。三言兩語打發她，既不問「住在那裏？」，也不關心她「會不會寂寞？」。

美砂把公寓的電話號碼給他，試著問：

「什麼時候可以在札幌見？」

「還沒決定，六月去吧。」

「你七月要去北極……」

「這是會議決定的。」

紙谷語氣冷淡，完全忘了一個月前，他們曾經在流冰浮動的海邊夜晚，相吻。

「希望看到你，我會等。」

說完，美砂切斷電話。

原以爲打電話給他，可以獲得盼望中的喜悅，結果自己的心情卻像攔腰被揍了一拳。

離通電話已經一個月了，紙谷不曾做任何表白。信不是寄給教授，就是寄給研究室，全部都是公務上的信函或報告書。私人的，一概不寫。

美砂望著窗外綠油油的白楊木，爲自己傷心。

奮不顧身地排除父母的反對，來札幌，用心即是企求能更接近紙谷。一個人送走多少個寂寞的夜晚，一切都是爲了期待和紙谷相逢。然而心目中的紙谷，從頭到尾，全不明白她的意思。

至少他也應該瞭解我十分之一啊……

美砂好像要揮開委曲似地，離開窗邊，回到辦公桌旁。

從中午到下班這段時間，工作不太忙。頂多接接電話，幫教授去中央圖書館拿些

資料，有一部分，需要打字。今天因為有三個客人要來，必須準備茶。

傍晚，記者按時來訪。明峯教授礙於會議較長，四點半才趕回辦公室。馬上便接受記者的訪問，到五點，尚未結束。

「美砂，五點了，你回去沒關係。」

訪問到一半，教授離開位置，特地告訴她。美砂搖搖頭。

「我回去，反正也沒有什麼事。」

「哦！」

教授重新回到辦公室。

中午休息時，藤野問她：「下班，要不要一起去喝生啤酒。」美砂一口回絕。

雖然沒有別的事，但是美砂記得傍晚，仁科杏子的先生要來研究所拜訪。

「老頭還在？」

五時剛過，藤野復來露臉。美砂點點頭。藤野聳聳肩，走了。跟著，有人敲門。

出來一看，門口站著一位高挺的男士。

「你是仁科先生？」

美砂不用猜，就知道是仁科恭平。

「明峯先生還有訪客，馬上結束，請您在這邊等一下。」

仁科恭平點頭，看看四周，才進來。

這個人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恐怕是運動好手，身體結實，約一百八十公分高。

美砂爲他拉開桌子前面的椅子，並且立刻泡茶。仁科恭平臉上掛著謝意，隨即問道：

「你是竹內小姐？」

「是的。」

「我太太談起你。」

美砂頓時心慌，忙低下頭。仁科恭平年紀大約三十五或三十六歲，跟紙谷差不多，但有一點不同。他看女人，毫不避諱，大大方方，讓對方不覺討厭、厚臉皮。豪爽，容易親近，可能就是北海道男人的那種類型。

「什麼時候開始上班？」

「五月。」

他穿灰色條紋的西裝，打黑領帶。美砂一邊回答，一邊偸睨他穿著講究的胸前。

仁科恭平一口氣喝下茶，站起來，走到美砂坐位的窗戶邊，向外張望著。

「黃昏的北大實在漂亮！」

美砂受他影響，也一起眺望窗景。

右邊山峯的天空上，紅霞如火，楡樹的巨大影子，投映在草地上。校園裏，現在正是初夏，一天將結束的時候，夜逐漸無聲無息地返回大地。

「這就是我。」

忽然想起什麼似的，仁科從胸前的口袋，拿出一張名片，遞給美砂。

名片上寫：「仁科興產代表董事　仁科恭平」

「我是爲興建溜冰場的事，專誠來拜訪教授。你會溜冰嗎？」

「不會？」

「蓋好以後，請來玩，免費招待你。」

仁科正說著，教授辦公室的門打開，他送記者出門。

教授辦公室跟圖書室有門相連。訪客進出，都必須經過圖書室。

「請！」

記者和攝影的人出去了。美砂點個頭，仁科也還個禮，便走進教授辦公室。

美砂目送他高大的背影，想著杏子。

紙谷跟仁科都是英姿煥發的大男人。開朗的仁科屬於運動家型，而紙谷稍微沈悶，時而孤獨，時而冷漠。

杏子內心到底愛誰……

美砂以前不會探索這件事，此刻忍不住不想。

過了二十分鐘，仁科走出教授辦公室，教授也隨後出來。右手仍抱著公事包。

「對了，你也一起來吧？」

走右前面的仁科問美砂。

「我要請老師吃飯，你呢？」

美砂不知何以應對。

「薄野有家壽司屋不錯。已經下班了，就一起去。」

「你一起來嘛？」

明峯教授鼓勵，美砂當然聽從。

「對了，順便邀我太太，四個人一起吃。電話借一下。」

走到電話機前面，仁科撥動鍵盤。美砂趁機快快收拾皮包，並且對鏡子梳理頭髮。

「明峯老師和秘書小姐。……來不來？」

仁科講電話時，聲音特別壓低，溫柔但不顯肉麻。

「噢，那就下一次。」

仁科說罷，擱下聽筒，微露一些歉意。

「對不起，我太太今天有點疲倦，不能奉陪。」

「沒關係！」

教授答話後，三個人便離開屋子。

來到研究所的正面入口，停放了一輛白色轎車，是仁科的。夕陽已經掉落山裾，餘輝映在白色車體上，紅色霞光尤其耀眼。

「請！」

仁科等教授、美砂上車，自己坐在駕駛座上。

轎車直駛薄野一幢大樓底下的壽司屋。

公事雖然談完了，但是仁科一手抓著生魚片，仍逸興橫飛地談論他計畫興建的溜冰場。

「我想五年以內，溜冰場就可爭取到世界選手權。」

教授是當然聽衆。兩人沒有約定再見面。共同的話題祇是在溜冰場或冰上頭打轉。

吃了一個鐘頭，飯局結束。

「換個地方我再請客，酒廊好不好？」

「已經吃得很飽，明天事情不少，謝謝了。」

既然婉拒，仁科道：「那下次好了。」

剩下美砂跟教授。教授邀請美砂至他家。美砂想一個人回公寓，反正無聊，便點頭。

很快來了一部計程車，教授點上香煙，說話。

「那個孩子，痲煩。」

「你是指仁科？」

「我瞭解他的脾氣，把事情都想得過於簡單。唸大學的時候，是相當有名的溜冰選手。不過，沒有眞正吃過苦。」

美砂坐在一旁聽著。其實仁科運動家型的單純，在美砂的心裏，多少也是欣賞的。

「杏子可要累了。」

「做他太太滿自由的，你覺得不好？」

美砂問，教授默然，看著手上的香煙，一吞一吐。

3

六月十五日、十六日，札幌臨境的北海道神宮有祭典，全市一齊換裝。女學生脫下黑色的水手服，穿上白色半袖的上衣。輕鬆的單衣代替夾衣，位在這北方的人們，個個顯得活潑富生氣。美的季節來到人的眼前。

美砂整個人已經熟悉這裏的每一條街。她的足跡幾乎踏遍市區，祇要告訴她住址，大概都可以找到地方。

新交的朋友，研究所的男士有藤野、齋藤。其他研究室的秘書，像野田榮子、橫山良美等，也都成了閨中密友。而公寓的左鄰右舍，都因爲她是一個人孤伶伶從東京來，待她親切友善。

因爲大家的愛護，使得初來的寂寞全拋諸腦後。

紙谷將要從紋別來，日期是六月最後一個禮拜的星期三。

事先紙谷不通知。那天下午，他輕輕推開門，突然給她驚喜。

「啊！」

美砂驚呼，紙谷祇一聲「呀！」，抬起右手。

背上背著登山袋，身上的襯衫，衣襟敞開。褲管肥大的長褲下面，套上一雙笨重的鞋子，不知是不是登山鞋？

「你怎麼來的？」

「我現在剛到。」

紙谷把登山袋卸下，放在地板上，用繫在腰間的手巾擦臉。

「教授呢？」

「去大學部的系上。已經一個鐘頭，快回來了。」

「我可不可以在這裏休息一下。」

紙谷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打開背包，從裏面找出報紙包著的蟹。

「要不要吃，早上抓的。」

報紙上重重疊疊，大概有十隻大毛蟹。

三月在紋別見面至今，分開三個月了。期間，美砂回東京，五月來札幌，跟紙谷再沒有相見的機會。

「快去北極，什麼時候出發？」

「後天……」

「明天晚上，在東京舉行結盟儀式。後天晚上，從成田機場起飛。」

「在札幌祇有今天晚上。」

「是的。」

紙谷喝下水潤喉，免得聲音過於乾硬。

這個人眞自在。後天的事，今天才從紋別上路。僅僅兩天的時間，他就要遠征世界邊緣的北極海。時間不多了。札幌、東京，中間不能發生任何差錯。緊接的行程是飛往阿拉斯加。

「都準備好了？」

「大致……」

「買了什麼……」

「沒什麼。」

紙谷十分有把握地點個頭，開始吃他帶來的毛蟹。

「生的好吃。」

「今晚有什麼計畫。」

生的再好吃，也抵不過美砂對紙谷的掛心。

「還沒決定，或許去藤野那邊睡。」

「噢……」

美砂嚥下溜到嘴邊的話。她不好啓齒，問紙谷想不想去她新租的公寓。

「今天晚上，你有空嗎？」

「我想，沒事……」

「一起吃飯，好嗎？」

「不過，藤野……」

「好啊，他也一起來。」

「我隨便。」

紙谷的樣子，似乎不想在起程前的最後一個夜晚，跟她共進晚餐。

「我先去其他研究室逛逛，待會兒再來找教授。」

「我知道。」

已經說好晚上約會，美砂陶陶然，邀集衆人。

圖書館裏四個人，另外兩個是研究所的藤野和秋葉。

「喂，終於來了！」

「什麼？毛蟹！好啊！學長有良心……」

「祝你成功！」

大家無拘無束，抓住毛蟹狠吞虎嚥。美砂怕教授回來，罵人在圖書館吃毛蟹。可是他們根本不管。有人即將赴實地考察，現在他們覺得更需要放輕鬆。

美砂也嚐嚐，確實鮮美。在札幌，薄野附近賣的不是生的。

「這個好！」

毛蟹是紙谷爲美砂買的。

「不要搶，每個人都有份。」

誰也不讓誰，將近十隻毛蟹像座小丘，結果你一隻我一隻，報紙上堆滿殘骸。

「留一隻給老大！」

紙谷建議，藤野放過兩隻大毛蟹。

「奇怪……你們什麼時候到T 3島。」

藤野口氣中流露羨慕之情。

「七月六日從巴羅出發，七號吧。」

「剛好七夕人在北極。」

「今年T 3島好像有很小的裂痕。」

「不要人上去就消失了。」

「沒有消失的話，T 4島等著你。」

男人口沒遮攔，笑出來。今年T 3島的冰融化，變小。美砂憂心忡忡，他們卻不當一回事。

「今天晚上有節目嗎？」

藤野啃食螃蟹，問紙谷。

紙谷眼睛瞅著美砂。

「我在想，要不要跟她一起吃飯。」

「那我們謝絕參觀。」

「喂，不要心裏有鬼！」

「美砂好煩哦……」

「沒有沒有，你們不要這樣……」

美砂搖搖頭，恨死藤野窮開心。

晚上，一夥人去吃烤海鮮。店從北海道北側的一條小路進去。一個大的燒炭爐子，放在進門左手邊，爐子上面，𩸽、鰈以及海扇正烤得香氣四溢。

這些人大概從學生時代就是店裏的熟客。尤其教授，更是受到熱烈的歡迎。

總共六個人。連站著吃的位置都有客人，祇好到裏面的座席。

酒跟啤酒送得極快。大家立刻乾杯。點的第一道魚，是教授再三推薦的鮭魚，它的盛產期是秋天。

「現在是脂肪最多的時候，最好吃了。」

教授很得意，放到舌尖上時，一付陶醉在其中的樣子。魚當然是新捕獲的，不加鹽。

吃吃喝喝，話題不斷，都是談紙谷去北極的事。有人請他帶海豹皮，有人要北極的冰——

空肚子喝酒，也或許是紙谷坐右旁邊，美砂沒兩下就醉了。九十分鐘過去，他們離開海鮮店。從這裏可以到薄野，美砂便向大家告別。

即使再陪下去，美砂也知道不可能只她一個人跟紙谷相聚。有什麼辦法可以暗示一下呢，美砂苦惱。

「你要走了，可惜！」

踏出店門的時候，紙谷臉色怏怏。

「你明天幾點的飛機？」

「十二點，在千歲機場。」

「那，沒有機會再見面了，保重！」

「謝謝！」

紙谷伸出大手給美砂。小路暗黑，無法看清楚紙谷的臉，不過看到一點倦容。

十分醉意的心情下，美砂回到公寓。

橫躺在沙發，美砂看今天的晚報。

腦海裏卻問號連連，紙谷到底是怎樣一個人，體貼或冷酷……

醉意的倦怠，想不出所以然的美砂，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初夏的夜，尚未完全脫離寒意。將近十二點的時候，美砂換上睡衣，上床。

好一陣子，美砂突然聽到有人敲門的聲音，睜開眼睛，拉緊上面睡衣，走到門旁邊。

「誰？」

「我，紙谷誠吾……」

聲音中斷，砰地一聲，有人的身體跌撞到門上。

美砂連忙抽掉門內的鎖，開門。

冷不防，紙谷龐大的軀體倒了進來。

喝得失去控制，連頭都抬不起來，臉也被頭髮遮住了。酒氣醺天，紙谷倒身靠在進門脫鞋子的地方。

「多喝了幾杯。水……」

美砂著急地拿一杯水給他，紙谷一飲而盡，嘆一口大氣。

「對不起！」

「你什麼事找我？」

「我忽然想看你……」

「把鞋子脫掉吧。」

紙谷搖搖擺擺地進到屋子裏，坐在門板旁邊。

「晚上，我可以借住這裏嗎？」

「有沒有關係……」

「我就睡這裏，明天早點出去。」

醉成這樣，也回不去。可是一個女孩子留男人過夜，總是留人話柄。

美砂因爲眞的喜歡紙谷，所以不排斥。不過心裏還是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怕怕的，

一男一女在一個房子裏睡覺。這跟喜歡不喜歡，沒有關係。

「我不需要什麼，這樣就可以。」

紙谷告訴美砂，又喝起水。

「不行，你來這邊睡好了。」

美砂的住處是一房一廚式。進門馬上就看到廚房，四個半榻榻米，然後裏面是六個榻榻米大的和室。美砂在和式房間鋪上絨毛地毯，擺一張單人床睡覺用。

美砂扶著跌跌撞撞的紙谷到床上。

「睡……那裏……都可以……我時常睡在冰上。」

「快來睡覺，衣服要脫掉。」

「不用，沒關係，沒……關係。」

口中醉語模糊，美砂費力地替他把夾克從手臂拉下來。像個小孩子，美砂索性從後面替他先把袖口捲上去。

「沒有你穿的睡衣。」

「不必了，不……必了。」

紙谷的夾克、長褲終於脫掉。往前一倒，就躺進床裏。「對不起，對不起！」幾聲囈語，紙谷很快呼呼入睡。美妙替他拉好弄亂的毯子，蓋住胸口。

到那裏去喝得這麼晚，看錶，已經凌晨兩點。

半夜突然造訪，美砂著實嚇一跳。醉成這樣，還想到要來看她，美砂感到些許欣慰。

這是件可喜的事，爛醉如泥的紙谷，仍記得她。

藤野他們呢？他們是否知道今天晚上，紙谷來公寓找她。萬一讓藤野他們知道紙谷住在她這裏，非常不妙。

美砂此刻也無法分析自己的心情，紙谷正輕輕打鼾。

「傻蛋！」

美砂撿起紙谷的夾克，長褲，用衣架掛整齊，然後看看房子四周。

她不可能和紙谷一同睡在單人床。棉被祇從家裏帶來一床。

想想，美砂打開壁櫃，拿出毛巾被，預備把自己捲得密密的，蜷縮在房子一角。

六月末的下半夜，雖然還是一點點涼，但有睡袍和毛巾被裹著，還不致於感冒。

心下已定，美砂關掉電燈，選了床尾的一個角落，靠住牆壁，坐著睡覺。

起初，美砂眼睛發亮，睡不著。慢慢竟然昏昏沈沈闔上了眼。

時間不知道經過了多久，美砂突然驚醒，發現床上有一團黑影在動。

「怎麼了？」

「水……」

美砂急忙站起來，去冰箱拿一杯冰麥茶給紙谷。紙谷抓住杯子，一口氣喝掉。酒醒了，喉嚨卻很乾。

「好渴！」

「再給你一杯？」

「不用……」

黑暗中，紙谷輕輕搖頭，接著出其不意伸出雙臂，不由分說，就把美砂纖細的身子拉過去。

「不可以……」

美砂小聲掙扎，並且猛搖頭。弓著身體想極力逃出紙谷的臂膀。

可是紙谷的手臂太有力了，緊緊扣住她，美砂身體根本不能動。

仍殘留酒臭的臉，湊向美砂。

「不行……」

美砂拚命扭頭，紙谷不讓她反抗，加强腕力。雙唇硬要蓋上她的。

「啊……」

一聲輕輕低鳴，美砂不能呼吸，唇給吻住。

現在美砂腦子裏祇有遙遠的濤聲和白色的流冰，那一個夜晚的經驗復甦。二次被吻，美砂的心被撫平，有著無限溫情。

美砂試著再一次反抗。在床上，紙谷的手向她胸口摸索。靜靜移動的手，雖有幾分遲疑，卻毫不放鬆。

不可能停止的摸索，是如此强悍、堅定。

美砂身體復又畏縮，逃吧。但是另一方面，則絕望地想，就這樣好了。心情反覆，卻希望它發生。

時間不允許美砂考慮清楚，羞愧和驚怖，一一霸佔住她。

一切過去了。初夏破曉時分來得較早，窗際，朦朦朧朧，有光線出現。

美砂似睡非睡，沒有動。

很小一張床，美砂整個人是被抱在紙谷的懷裏。推不開，否則勢必有人掉下床去。一定要這樣抱在一起，有什麼辦法呢。

被抱住的時候，美砂發現異性的肌膚是如此溫柔、溫暖，不可思議。而他的毛茸茸，美砂也不覺得粗野。僅僅一個晚上，美砂的感受完全改觀。

紙谷仍睡得很安穩。現在的紙谷不是研究員的紙谷，是和自己肌膚相親的紙谷。

美砂看著屋子裏晨光漸白，不知道爲什麼流下眼淚。

第二天早上，美砂七點起床。紙谷還在睡。

美砂看紙谷沒有醒來的跡象，悄悄溜下床，坐在鏡台前面，整理容顏。

因爲沒睡飽，臉略略浮腫，眼圈一層淺黑。不過精神振奮，一天嶄新的開始，美砂心情緊張。修飾完畢，美砂去廚房弄早餐。冰箱裏剩有蔬菜，可以做沙拉。然後煎火腿蛋，夾烤過的吐司。再煮點熱咖啡加上鮮奶更好。一邊把高麗菜切細，一面不知不覺地哼著歌。美砂全身疲累，心情卻激昂。

紙谷打算幾點出門呢？飛機十二點從千歲機場起飛。至遲必須十點半由札幌出發。

他好像沒有什麼行李，會是寄放在那裏嗎。

八點以前再慢慢起床還來得及。美砂擦乾打濕的手。走到床旁邊。

「紙谷、紙谷……」

叫著，美砂又輕輕敲他的肩膀，還一邊細語，這是我先生。可是馬上一陣臉紅。

叫第二次的時候，紙谷緩緩睜開眼睛。醉後無神的眼光，對著美砂瞧。

「八點了。」

「啊！」

紙谷輕呼一聲，點點頭。張開粗壯的手臂重新擁抱美砂。

4

早餐，紙谷表情非常認眞地默默吞食。

夜晚之事，雖然沒有第三者在，但是現在兩個人都感覺氣氛緊張，不知所措。

很快，咖啡喝完了，紙谷說：「謝謝招待！」，便站起來。

九點了。昨天晚上一點，紙谷把行李寄放在別處。待會兒先去拿，再直接搭巴士到千歲機場。

「上班已經遲到了？」

「沒關係。」

九點半，兩個人相偕離開公寓。亮麗的初夏陽光，十分刺眼。

從公寓前面的道路快走到大馬路時，兩個人一個左轉，一個右轉，不得不分手。

因爲紙谷是往街上的方向，而美砂要去學校。

「那麼……」

「照顧自己。」

兩人眼光交投難捨，然後頭輕輕垂下。紙谷朝地下鐵的車站走去。美砂向白楊木招手的農場那一邊移動脚步。

走了幾步，回頭一看，紙谷也愛憐地掉過頭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擧起手，才又開始前進。美砂到了栽滿紫丁香的轉角，再回頭，紙谷的背影杳然無蹤。

分手，彼此都意猶未盡。祇有些許浪漫，蕩漾心田。應該有訴不完的離情，卻是一句「照顧自己」而已。

但是美砂滿足。當她和紙谷四目相望時，心靈已經完全溝通。有了眞正的契合，言語或許變得多餘。

一整天，美砂無法放鬆自己。不時看著錶，牽掛千歲機場的飛機是否起飛了。

滿腦子盡是紙谷的事。

總是爲紙谷掛心，但是又有什麼可以掛心的呢。一邊念念不忘，一邊又覺得自己

還算冷靜。與其說是腦筋停不下來，不如說身體感覺虛浮。想叫自己不要窮緊張，卻不能克制體內的亢奮。

我現在不是現在的我了。雖然仍有自制力，但是另外一個不曉得是誰，已進入自己身體，在那裏動來動去。

這樣下去不行，美砂跟裏面的人在奮戰。

下午三點，工作累了，適巧藤野和大學生吉岡來圖書室。

「咦，美砂你今天什麼事啊？」

「幹嘛？」

「看起來很亮！」

「哎呀……」

美砂慌慌忙忙站到水槽那邊。

沖好咖啡，大家喝著，藤野想起什麼似的，說：

「紙谷已經到東京了嗎？」

「昨天晚上，紙谷在藤野那邊睡吧。」

「是啊。不過半夜他突然溜下床，大概溜去壓馬路了。」

「會跑去那裏？」

「他知道，我不知道。」

「我想不會有事，那時候快一點了？」

「不，已經兩點了。」

「趕得上飛機嗎？」

藤野有些操心地看看窗外。天空晴朗，白天雲層濃密。

美砂裝作不知，聽他們交談，這麼說來，紙谷昨天是跟他們一起喝酒，最後則一個人來找美砂，所以不會有人知道才對。

「紙谷喝得很醉，第一次看紙谷喝醉酒。」

「他一直跟你們喝……」

「大概是要去北極太高興了。」

「誰知道……」

藤野似乎話中有話，邊彈掉香煙灰。

「對了，仁科是誰？」

「你是說，那個想蓋溜冰場的人？」

「他是不是來過這裏？」

美砂故意裝作不知道，問著。

「我們在一家酒吧碰過他。他好像是跟公司裏的人一起來。發現我們，便來找我們。」

「紙谷見過仁科嗎？」

「大概，或許沒有。」

「紙谷跟那個男的有什麼過節嗎？」

吉岡是大學部的，去年才來海洋系研究室上課，對仁科杏子的往事，還不清楚。

「哎呀，沒什麼啦。」

「怎麼回事嘛？」

美砂一付想知道的樣子。

「仁科如果拿名片來見紙谷就好了，可以請紙谷從北極帶冰回來。」

「紙谷知道蓋溜冰場的事嗎？」

「起初紙谷不理他，可是後來實在受不了糾纏……」

「他有沒有說要多少錢。」

「有，不過是因爲他老婆的關係。」

「那時候，他喝醉了？」

「我不知道……」

美砂想起昨天晚上，紙谷去酒吧的情形。他來找自己時，簡直爛醉如泥。

這會不會跟碰到杏子的先生有關……

果然如此的話，那紙谷何必來找她，根本一開始就沒有這種心，不過是喝醉了，臨時想到她。這件事，早上還不知道，祇因爲好奇問問，結果卻問出端倪。如今美砂又爲紙谷的事苦惱。弄不清楚，他爲什麼找上門，他是不是重視自己。

按照藤野的話推測，可以知道紙谷碰到杏子的先生，對付不了，而來找她，莫非是補償的心理。他之所以喝得酩酊大醉，全是因爲覺得跟杏子已經無緣了。

不能再見杏子的惆悵，轉而求償於她，以求一時的安慰。美砂愈想愈痛苦，紙谷

眞是這種心理的話，對她太不公平了。

「你怎麼了，那裏不舒服？」

「沒有啊！」

經藤野一問，美砂佯笑，去洗咖啡杯。

當天，五點鐘到了，美砂直接回公寓。在樓梯口的信箱裏，有一張明信片，趕快拿來看，是媽媽寄給她的。

另外還有一個小包裹，明信片上這樣寫著：包裹裏面有寬罩衫和浴衣。東京還不太熱，不過夏天天氣悶，你要小心，尤其晚上睡覺不要著涼……

雖然同媽媽吵架離開家，媽媽仍然關心她，信上滿是媽媽的愛。

美砂突然想回東京，現在就回去，向對她灰心的媽媽撒嬌。

然而一進屋子裏，心情又不一樣了。

美砂回憶早上，紙谷還睡在她床上，一直睡到七、八點，然後一起用早餐。紙谷雄偉的肩膀彷彿至今仍在眼前。

美砂乾脆仰面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

什麼理由讓紙谷喝得醉醺醺呢。昨天晚上，他們在這裏合而爲一，不是夢境。既然都已成爲事實，又何必去想那種傷腦筋的事，最重要的是他們結合了。

想到這裏，美砂的心漸漸寬慰。

等紙谷回來，得再買些碗、碟子。筷子和牙刷也要替紙谷準備一分。床是小了點，但至少要有兩個枕頭。可以的話，也替他買套寬鬆的衣服，在房子裏穿。而自己作菜的工夫需要加强。心情一平靜，各種計畫便浮現腦海。

紙谷不在，固然寂寞，不過很快回來，所以寂寞也不算什麼。一想到自己可以和紙谷相依爲伴，美砂的幸福感覺油然生起。

「Belong to me」

不知不覺，美砂哼起英文歌。

過了幾天，美砂一直在等紙谷的消息，卻未收到隻字片語。在東京一天，馬上便飛往阿拉斯加，或許因爲這樣，抽不出時間寫信。

這一陣子，美砂常常無緣無故發呆，別人拜託的事，容易忘記，必須再提醒她。

美砂爲自己的心浮氣躁感到一些過意不去，叫自己要冷靜點。可是一旦空下來，

紙谷自然侵入她的腦海。

女人的身體眞奇妙。就那麼一次，身心都屬於他了。

紙谷一定不會像我這樣思念他。那個人除了冰，還是冰。

每次想到這一點，美砂就覺得窩囊，就埋怨自己拚命想他幹嘛，笨蛋。

可是又捨不得不想。即使腦筋淸楚，體內也火熱，她需要紙谷。

紙谷好不容易來信了，是在他們分手的十天後收到。

信寫在便條上，字如其人，大大的。

「好嗎？我現在在阿拉斯加中南部的安哥拉治。這幾天已經習慣寒地氣候，目前在等飛往巴羅的飛機。最快，後天可以起飛。

調查團有美國人、加拿大人、法國人，很熱鬧。我的破英文，一起喝酒仍派得上用場。

你想要我買什麼給你。海豹皮的皮包，好嗎？還是圍巾？

出發前一天，冒昧找你，非常抱歉。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目的，喝醉酒，突然想見你一面，我自己也不瞭解爲什麼這樣。

我無法忘記那天晚上。來到遙遠的阿拉斯加，我變了，常常想，你就在我身邊。札幌的夏天比較好過吧，還是要注意身體。我到了T3島以後，寫信給你就很難。預定九月初回國，保重！」

信末，紙谷寫「謹致美砂」、「誠吾」。

他不用紙谷，祇寫名字誠吾，可見紙谷人多麼細心、體貼。

蒼海

1

七月從十號開始，大學放暑假，一直放到八月底。

放假後，學生自然很快減少校園裏的活動。可是研究生在寒暑假，仍然照常做研究。

學生放假，沒有課，自然輕鬆多了。低溫科學研究所特別安排的假期，是從十號開始，休息兩個多禮拜。

美砂打算從七月末休假到八月十五。因爲這段期間，明峯教授也休假。她這個秘書不必辦公。

休假的第二天早上，美砂中午趕到千歲機場。

夏天一般人都離開東京，到北方避暑。美砂相反，從涼快的北海道回東京。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爲她的家住在東京。

自從五月初到北海道，三個月後再返回東京。時間說長不長，但美砂感覺上卻離開家好久了。

可能太久沒有和家人在一起，爸爸媽媽以及弟弟健司，都對她很好。尤其母親，告訴她自己不在家時的大小瑣事，同時尋根究底地問她在北海道的一切。美砂適當地回答她有關工作和居住的情形。意外地，母親末了對她說：「你過得比想像中的容易。」，並且表示很放心。

但是母親當然不知道她今非處女的眞相。美砂原想坦白告訴母親，不過對異性仍懵懵懂懂的她，實在沒有提出說明的勇氣。

「你打算就這樣一直待在北海道嗎？」

母親改口問。

「是啊，我現在不是已經一個人過得好好的嗎？」

「胡說，女孩子總歸是要嫁人。」

「媽，別老古董了。」

「不是老古董不老古董的問題。這條路從古以來，每個人都要走的。你看康子多幸福。」

康子在美砂停留北海道的這段期間，已經跟醫生未婚夫結婚，住在荻窪的大廈。前些日子寫信給她，請她如回東京的話，務必和她連絡。

「讓你待在那邊一年，明天夏天以前，一定要給我嫁人。」

久不返家的女兒，做母親的不忘盯哨。

離開三個月，東京的一切令人懷念。住在這裏的時候，討厭這裏的車水馬龍、高樓大廈，現在卻感覺有朝氣，色彩鮮明。大家畏懼的夏日之苦，美砂也適然。究竟自己是在東京生長的人。

在家逍遙一天，第二天美砂便去見老朋友。大學時代的死黨有六個人，其中三個結婚，三個未婚。說不出所以，美砂覺得跟還沒結婚的，比較有得談。

她去找在雜誌社做事的相澤洋子、設計帽子的川津塔子，康子排在第三。

美砂打電話給她時，她正要到新宿，兩個人約好在一個大樓的地下室餐廳見面。

康子滿幸福的。談她的先生，談他們去旅行，話題繞著每日的生活轉。美砂一邊聽，一邊想，她離開自己愈來愈遠了。

女孩子一旦嫁人，談話的內容自然狹窄。美砂對康子現在講的，興趣缺缺。

康子邀她去看他們的新居，美砂婉謝，隨即分道揚鑣。

然後兩天待在家裏閒蕩，週末和媽媽一起去蓼科的別墅渡假。

過了一個禮拜，回到東京，離上班日，祇剩下三天。

美砂打點秋天的行囊。採購窗帘、裙子，以及家居要用的咖啡杯組。

「媽媽，你一定要來北海道玩。」

「秋天再說。」

媽媽送她到機場，美砂握住她的手，向母親表示。飛機終於載走她。

這次回北海道，已經沒有初次的忐忑不安。回去北方，祇有空房子等著她。

一個半鐘頭，飛機降落千歲機場，黃昏了。風吹來冷冷的。白天氣溫仍接近三十度，可是夜晚如同高原一樣，寒氣逼人。平原吹來的風，橫切過火山灰地，散發出秋意。

六點多，美砂抵達札幌的公寓。關了半個月的房子，充滿熱氣。打開窗戶後，美砂一邊等新鮮的空氣進來，一邊掃一下，接著又打開行李，整理帶來的東西。

全部告一段落，美砂打電話至明峯家。

「伯母，我是美砂，回來了。」

「噢，好久沒回去了，是不是吃夠了奶再回來的呀！」

「我很好。帶一點家裏拿來的土產，明天送去給伯父伯母。」

「謝謝！」

夫人小聲笑了，忽然想起來，告訴她：

「兩天前，我收到電報，紙谷好像受傷……」

「眞的？」

「聽說是掉入冰的裂縫，沒有生命危險，手還是脚骨折的樣子。」

「怎麼辦呢？」

「我是聽先生告訴我，詳細情形也不太淸楚。」

「伯伯在嗎？」

「現在出去了，九點會回來。」

「我馬上去。」

美砂幾乎叫著說，放下聽筒，重新又穿上洋裝、鞋子。

到達明峯家時，過了九點。教授十分鐘前才回來。剛脫下西裝，換上浴衣。

「你今天回來？」

邊繫腰帶，敎授來到客廳。美砂遞上母親送的海苔和味精的禮盒。

「聽說，紙谷受傷了？」

「兩天前打來的電報是這樣說。詳細情形我也還不太知道，可能是掉落冰的裂縫裏。」

「裂縫……」

「如果冰的裂縫太大的話，人掉進去就沒有救，小的話，還有希望。」

「爲什麼會掉下去？」

「白天天氣好沒有關係，就怕暴風雪，不曉得那裏產生小裂縫，那種時候，應該儘量不要出去活動。但是可能湊巧要探測，便發生不幸。」

教授耐心向她說明，但一方面，可能也瞭解紙谷對工作的狂熱。美砂按捺焦慮，問：

「那工作上呢……」

「脚骨折斷了，當然沒辦法工作。暫時在巴羅醫院住院治療。」

「不回來嗎？」

「還不清楚。昨天的消息說，脚上綁著綳帶，如果可以回來的時候，會馬上送回來。」

「是誰通知我們的？」

「跟紙谷在一起的日本隊的隊長金杉。T3島沒有X光，無法查明骨折的程度。」

「巴羅醫院有外科醫生吧？」

「人口兩、三千的村子，大概沒有問題。」

美砂一顆心仍懸著。紙谷現在躺在病床上，苦不苦？不致於要鋸掉脚吧。美砂愈想愈難過。

「阿拉斯加也是美國的地方，不必擔心。」

「紙谷是在冰上磨練慣的人，不會有問題。」

教授和夫人安慰她。美砂點點頭，突然發現他們注視自己的眼光有異樣。

兩人雖不說什麼，但美砂一聽到紙谷受傷的事情，顧不得剛從東京回來，便趕到這裏，那種失魂落魄的樣子，不言而喻。

美砂頓時害羞，垂下眼簾。

「我想，再過二、三日，會有詳細的消息……」

夫人沖好咖啡，端出自製的布丁，招待她。話題轉到東京和家裏的事，美砂腦筋幾乎一片空白。

教授和夫人察覺出美砂滿腦子祇有紙谷。

一個鐘頭了，美砂該走。挽留她，要她時常來玩的夫人，說：「不要太著急，放心好了。」

走出明峯家，西邊黑色山頭，掛著一輪月亮。引人秋思的微風，吹過沒有行人的巷子。

2

八月的校園裏，氣氛閒散。

研究室的研究生，有一半休假，剩下的，十點過了，才愛來不來的。外面的人，也都以爲暑假，教授不在，所以訪客稀少。

太陽張艷，人在暑熱中，昏昏欲睡，時間就這樣打發。可是空閒反而使美砂整天苦不堪言。

如果工作緊迫忙碌，她可以不去想紙谷。偏偏現在研究所在半停頓狀態，美砂擔心紙谷，坐立難安。

知道紙谷受傷，已經一個禮拜了。紙谷不曾寫信告訴她。

爲什麼？他在巴羅醫院開刀嗎？情況不允許他寫信嗎？美砂一顆心飛到遙遠的阿

拉斯加。

「你想，紙谷會怎樣？」

美砂不能忍受，終於跟藤野談起來。

「他是個樂天派，放心！」

如今的藤野，似乎也明白美砂的心事。即使沒有直說，眼神也已經告訴他。

美砂想，他雖然不樂意談紙谷，但卻是一個關不住話的人。

「我知道在安哥拉治有日本的貿易公司和NHK的分支機構，可是巴羅幾乎沒有日本人，所以連絡困難。」

「有別的日本人一起去嗎？」

「有一個叫平野的，好像也是本校的。不過來往巴羅的飛機少之又少，消息不容易傳遞。」

美砂知道，再談下去也是白搭。

可以的話，她想一個人飛去阿拉斯加，但是很難。

無計可施，美砂的腦海裏，和紙谷分手的那天早上的情景，又告重現。

「好！」四目交織，走幾步路，回頭看。紙谷也剛好回頭，揮揮手，不好意思的笑了。

然後她走到栽滿紫丁香的轉角，紙谷的背影消失。

離第一通消息的十天後，從阿拉斯加來了第二封衆所盼望的信。發信的人是同紙谷一起去巴羅的隊員平野。

信上說明紙谷的受傷，是在駕駛犬橇進行探測時，由於暴風雪擋住視線，而掉進冰河的裂縫。

意外發生的同時，隨行的京都大學隊員大谷，手和臉擦傷，拉雪橇的狗一隻死亡。

紙谷是右下腿骨折斷，以及腰部挫傷。右腿的骨折，巴羅醫院已立即給予手術。所幸手術順利成功，目前綁著綳帶，傷口有點痛而已。至於何時送回日本，據醫生說，要看住院這十天，傷口的癒合情形和復元狀況而定。

紙谷可能是在暴風雪的時候，不顧安全，趕去一個名叫「不樂岩」的探測點，收

拾探測器材。那一帶正好和本島分裂，非常危險。

意外發生之際，紙谷自己也驚惶萬分，但器材卻完整無損地拿回來。

目前平野在醫院照顧他，往後則拜託一個住在巴羅的日本人九谷。平野準備再過兩天，就搭直升機回T3島。

信是寄到學校。美砂看完信，懸宕的心稍微鬆緩。紙谷的生命確定保住。不過一定傷勢不輕，否則送到巴羅，何必立刻動手術。

原先，研究生在談話中，以爲會被送到安哥拉治，那是沒有根據的猜測。

「他們滿愼重嘛，紙谷也眞是太大膽了。」

「表面看起來平和，其實個性很强。」

藤野一邊看信，一邊發表意見。

「不是現在多嘴，紙谷要去之前，我就覺得怪怪的，好像會發生事情。」

「怎麼回事？」

「我也說不出原因，總覺得他似乎在自暴自棄。」

「是嗎？」

「他喝得爛醉，並且突然不吭一聲。」

藤野說者無心，美砂心底不是滋味。

照他所說，美砂其實也有同感。出發前一天晚上的酩酊大醉，以及來公寓敲門，都是同一種心理作祟。

而他向美砂求歡、受傷，是否即自暴自棄的結果？

可是在信上，紙谷寫：「我絕不會忘記那天晚上。」

在研究室裏的人，趕快寫信給紙谷。

信上不外是希望他可以移動的話，馬上回國。目前最重要的是，需要什麼就告訴大家，不要客氣。最後，每個人附上兩、三行鼓勵的話。

「用日本酒洗，會很快好，加油！」藤野這樣告訴紙谷。

美砂是「祈望你早日復原」的平常話。心裏有太多要寫的，但是在人前，祇敢作泛泛之言。

下班後，美砂記住信上所寫的地址，另外寫封信給紙谷。

在學校時，也有一些想寫的事情，一方面是因爲有人在旁邊催促，所以寫不出什麼。

美砂私下寫的，是告訴紙谷，他出事的消息傳到東京的當晚，大家都爲他吃驚、擔心。接著，還寫著等他回來，會發現她房子的窗帘，新換上較鮮艷的顏色。最後加上一句：「盼望你早日回來。」

八月過去，北海道秋風蕭蕭。七月底回東京，還覺得熱，轉眼二、三天，夏便消逝。大學旁邊的游泳池，人滿爲患的日子，才不到一個月。

進入九月，秋高氣爽。農場一邊的玉蜀黍、蕃茄，迅速長高。蟋蟀也四處爭鳴，白楊木昂然挺立。

北方的秋天，正卯足了勁。

紙谷返抵日本，是秋意深濃的九月中旬。八月受傷，他在國外養病一個月。

傍晚，飛機降落千歲機場，紙谷膝蓋以下都綁上繃帶，隨身一根松木拐杖，由空中小姐扶持，來到大廳。

「辛苦！」

藤野跟吉岡他們一起湧上。紙谷「啊！」一聲，微笑向明峯教授直接走來。

「增加您痲煩，對不起。」

「你比我想像得好！」

教授手握住紙谷的手。紙谷一度低下頭來尋找美砂的方向。

「回來了！」

「謝謝……」

紙谷刹那露出笑容，怪不好意思似的，視線便轉向藤野他們。

三個月不見，因爲住院療養的關係，紙谷臉色憔悴、蒼白。

停在機場大廈前的車子，載著一行人回札幌。紙谷大部分的行李仍留在巴羅，所以只有一個背包。

「要不要躺下來？」

「不用，沒關係。」

紙谷坐在後座，小心翼翼地屈腿。旁邊是美砂和教授。藤野坐在司機旁邊。

車子發動了，教授問：

「腳的情形怎樣？」

「腳脖子這邊，大骨和小骨都受傷。動過手術，裏面有金屬。現在上面用綳帶纏著，不痛。」

「外國的手術不錯吧？」

「不會很痛，祇是語言不通。不過對人都很親切。」

「巴羅的醫生，行嗎？我一直擔心。」

「那邊哈伯醫生，出身加州大學，醫術夠水準。」

「那就好，醫院呢？」

「整潔乾淨。護士細心隨和。祇是吃的方面完全西式。」

「可不可以外出？」

「小村子，外出也找不到日本料理店。」

「難怪瘦了。」

「也許。」

紙谷摸摸下巴，消瘦的雙頰，有點鬍鬚。

「算是很快。我以爲開刀，回來還早哩。」

「哈伯醫生本來說這個月不可能出院，但我拜託他。」

「紙谷是不是想家呢？」

「醫院祇有一個人啊。」

親切的醫生，照顧一個外國病人，當然細心。

「完全好要多久？」

「綳帶拿掉還要一個月，可以自由走動的話，需要兩個月。」

「不會跛吧？」

「應該不會……」

「要小心！」

「哈伯醫生覺得奇怪，我爲什麼硬要中途出院？」

車子駛過廣大原野，走上高速公路。接近黃昏，遠處山邊的天空，紅霞綺麗。紙谷初到北極時，樹木甫是新綠上枝頭，現在夏日過去，轉爲茂密。

「能夠回來最好！」

教授的話，紙谷直點頭。大家頗有同感。一步之差的話，或許紙谷的身體就凍死在冰河下面。

「如果溜出醫院喝酒，會好得更快。」

「不行，喝酒脚會斷掉。」

「錯了，那個時候如果有得喝，可以幫助復原。」

藤野拿歪理胡扯。

車子抵達醫院，是下午六點多。白天漸漸短了。醫院大樓的長影投在門前的庭院。

由於研究生的幫忙，已事先預定好整形外科的空病房。病房在三樓，二人一間，鄰床是位六十歲左右的老人。

藤野他們去辦住院手續。剩下美砂和紙谷。美砂悄悄問紙谷：

「要買什麼嗎？」

紙谷的背包祇有簡單的換洗衣物，睡衣跟洗臉刷牙的東西都沒有。至於防寒用具、鞋子以及探測儀器，全部留在T３島。

美砂匆匆忙忙到醫院前面的店裏，買睡衣、梳洗用品，還買了水果跟雜誌。

回到病房，藤野他們先走了。

「怎麼回事？」

「人多嘴雜，回去了。」

紙谷說著，微笑了。藤野他們鬼靈精，是故意先走一步嗎？

「水果在這裏。」

美砂把葡萄、葡萄柚放進床頭的櫃子裏。

「睡衣的大小一般人都可以穿，換一下吧。」

「謝謝！」

紙谷在病床上脫掉襯衫。美砂靜靜望向窗外，等待紙谷換裝。

「怎麼樣？」

美砂回過頭看，紙谷穿著條紋睡衣，兩手張開。

「很合身。」

「終於覺得眞的回來了。」

美砂把紙谷脫下，散落在床上的衣服，疊一疊。

「發生這種事，都不能買禮物送你。」

「不用了。我的房子有新的佈置。」

「噢，風格如何？」

「窗帘、絨毛毯，都換成喜氣的顏色，你一定要來看看。」

隔壁床的老人，放輕腳步回來睡覺。可能看出他們是戀人。

「在日本，講話都可以溝通，太好了。」

紙谷浮出惡作劇的笑容。護士來敲門。

「今天醫生已經回去了，明天再幫你詳細診斷。」

護士說完，看向美砂。

「探病時間到了。」

「對不起，我會馬上走。」

護士點點頭，出去。

「看，我挨罵了。」

「在美國也一樣。」

「我走了！」

「好……」

紙谷露出寂寞神色。

「明天我還會來，給你買什麼？」

「不必買什麼，我很想看『流冰』雜誌，你從所裏幫我帶。」

「知道。晚安！」

「晚安！」

突然，紙谷從棉被裏伸出大手。美砂用力握回去。

3

天空澄清，白色浮雲隨意游走。寬廣的校園盡頭，一排白楊木。秋天在北方，正意興高昂，令人神清氣爽，美砂心情快活。

每天七點半起床，八點半到大學。九點開始上班，處理秘書工作到下午。生活作息跟平常一樣。

可是午休時間一到，美砂一溜煙似地跑向醫院。

醫院是北海道大學的教學醫院，跟低溫研究所一樣，就在校園裏。研究所在校園北端，出來，沿著楓樹夾道的小徑，向南走約五百公尺，左拐進去，便是醫院的西棟。

紙谷的病房，在三樓三〇六室。從研究所到病房快步走，需七、八分鐘。

「哪，衞生紙、毛巾和週刊，都帶來了。」

美砂每天送去紙谷的必需用品。毛巾原來有，但是有點髒，美砂隨便買一條新的來。

「水果還有嗎？怎麼都沒看你吃？水果有很多維他命C，對身體好，不吃不行！」

美砂連忙切開葡萄柚，又送上湯匙。紙谷從床上坐起來，乖乖地吃。

「你要用新毛巾。那件汗衫一定要洗了。」

裝衞生紙的紙袋裏，美砂塞有內衣、短褲。

「新的放在這裏，要換。」

不知情的人，還以爲是他老婆。事實上，隔鄰的土田老人就叫美砂「太太」。

起初，美砂乍聽，同紙谷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隨即又覺得好笑，便笑了出來。

美砂想，要不要更正，卻含羞、默默不語。紙谷笑了笑，也不說話。從此，老人一遇見美砂，都稱她「太太」。

初時美砂十分難爲情，接著想，不日自己就是他的妻子。現在只差形式而已。何況紙谷亦視她如老婆。

藤野他們也注意到美砂跑醫院跑得很勤快，遂問她：

「好幾天沒去看紙谷了，他好一點嗎？」

「沒有惡化。可以在醫院裏，拄著拐杖自由走動。」

美砂不想隱瞞。隱瞞反而不自然。

藤野他們素知美砂跟紙谷互有好感。紙谷住院後，進一步知道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

但是對於他們之間的肉體關係，還不知道。他們不曉得紙谷將去北極的最後一晚，酒醉的他是睡在美砂的地方。

不過教授和夫人可以察覺，卻不吐露。採取靜觀的態度。

說明一點，瞭解紙谷過去的教授夫人，未必贊成美砂接近紙谷，但也無須反對。祇是心裏存著大可不必愛上有這種過去的男人。

夫人儘管不說亮話，從她的神色、眼神以及談話中，都可以體會出來。

譬如夫人說：「紙谷老是出問題！」便說明了她對紙谷是抱著批判的態度，言外之意，也是在規勸美砂。總之，美砂十分瞭解夫人不願多嘴的那一面。

但是每一次，美砂感覺到夫人這種眼光時，就生出袒護紙谷的心理。

四周的人可以在意紙谷的從前，美砂卻不會因此受影響。

好朋友以自殺方式追求死亡，喜歡的女人離他而去。一直背負這種陰影的紙谷，何其苦悶。

然而美砂現在最充實了。

白天、夜晚，每天兩次去醫院照顧紙谷。紙谷如今在她的掌握中。沒有美砂，紙谷便覺吃力。美砂已是紙谷不可或缺的人。能夠這樣，美砂非常滿足，確實證明了自己存在的價值。

札幌街頭，四散玉米的香味。深秋，它的香味是冬天腳步的序幕。

九月末的傍晚，美砂有一天在馬路邊的凳子上，和藤野一同吃玉米。

肌膚已知寒意。美砂在罩衫上面加了一件毛線外套。藤野穿著整套藍色。別人看

了，以爲是一對戀人，在樂享秋天長夜的快意。而他們兩個根本不來電。

那天是下了班，藤野要去街上的書店買書，美砂想選購新的毛線衣，兩人相偕上街。買完東西，在一家餐廳隨便吃吃，然後到街上買玉米。

或許藤野對美砂頗有好感。現在知道美砂愛的是紙谷，便重新調整自己的心理。姑且不論他的內心如何，至少從外表也可以看得出來。

「紙谷什麼時候出院？」

一邊吃著玉米，藤野一邊問。現在美砂談起紙谷的事，已經不必忌諱了。他們已經沒有介意外人探詢的必要。

「骨頭接上去了。下個禮拜出院吧。不過還要做復健治療。」

「脚活動的情形怎樣？」

「折斷是右下邊，脚脖子的活動情況還不理想。脚指頭不能往上擧，脚平放下來也很困難。」

「出院後，復健工作必須來回跑。」

「可是他家在紋別。」

「紋別也應該有復健啊。」

「不是不可以，但在原來的醫院不是更好嗎？」

「可以住在我那邊。」

「不過膝蓋和脚脖子不能自由彎曲的話，也非常不方便。」

美砂希望的是，紙谷出院後，住到她的公寓。

「不過，可以治好的。」

「脚脖子骨折，最難治療。」

「阿拉斯加的醫生技術高明。」

兩個人談不出所以然，在馬路上各走各的。藤野說要到一個朋友家去。

美砂獨自走向地下鐵的車站。

街上暮色來臨，美砂頭上的霓虹燈閃亮。已經過了下班人潮，地下鐵的入口人不多。

美砂下到樓梯一半，發現有人仰頭看她。

「哎呀！」

她碰見正在上樓的仁科杏子。

「好久不見！」

杏子穿藍色兩截　式套裝，腰間繫白皮帶。從上往下看，面頰略消瘦。

「去那裏？」

「到下面的店裏買些東西。沒事的話，一起喝茶？」

美砂沒有急事。兩個人走上樓梯，到大街一角的喫茶店。

「三個月沒見面了吧？」

「大概是。」

「還好嗎？」

「嗯……」

美砂一邊點頭，一邊想，要不要提到紙谷。

繼之一想，人都是她的了，沒有必要害怕。

同時，美砂存心要唬她。

「發生了一件意外，紙谷去北極受傷了。」

「哦……」

杏子正端著咖啡杯，隨即放回桌上，轉向美砂。

「什麼時候？」

「將近兩個月了。掉到冰縫，腳的骨頭折斷。」

「現在人呢？」

「在北海道大學的醫院。開刀是在巴羅的阿拉斯加醫院開的，九月中旬回來。」

「好了沒？」

「骨頭大致接上，以後還要一段時間做復健工作。」

杏子神色黯然，看著窗外。

美砂稍稍使惡，注視杏子美麗的側臉。

心裏卻嘀咕。不用再想紙谷了。妳已經沒有權利。他現在是有太太的人，不是從前那個男的……

為了移轉話題，美砂問：

「溜冰場的事情如何？」

「哦……」

「在加緊進行嗎？前不久，妳先生來請教明峯教授。」

杏子不回答。改變主意似地，問美砂：

「紙谷還在住院嗎？」

「再一個禮拜應該出院了。」

「然後呢？」

「尚未決定，回紋別也說不定。」

杏子點點頭，眼光落在桌上，保持沈默。

雪花

1

十月的第一個禮拜六，紙谷出院。

紙谷本意要直接回紋別。醫師和明峯教授勸他暫時留在札幌，接受復健治療。膝蓋關節的綳帶老早拿掉，已快接近正常的彎曲程度。不過脚脖子那裏，不太理想，靠近內側那邊，感到輕微的疼痛。這種情況的復健工作，紋別沒有。可是在這裏，往返醫院也挺累。

目前紋別的研究所，因爲流冰還未來，不忙。可以在札幌好好靜養一個月和做復健工作。不過必須找個住的地方。

紙谷的老家在函館，札幌沒有近親。美砂希望他來跟自己住，卻難開口。

研究室的同仁，願意讓紙谷去他們家住一個月，紙谷不接受。他借住學生時代住過的一個公寓。

公寓就在學校大門口附近，房東六十出頭，還認得紙谷。不要紙谷一個月的房租和押金。

房間六個榻榻米大，略嫌小，光是睡覺的話，也夠了。

紙谷不去同事家住，一個人住在學校附近，美砂可以寬心。

地點接近美砂的公寓，也不必打擾人家，一個月時間，美砂照顧紙谷很方便。

紙谷的病房，不知誰送來的大水果籃、康乃馨和百合花。是醫院通知出院日期的隔天下午送到的。

美砂因爲明峯教授到東京出差，所以下午一點後，便來到病房。中午休息時間，在病房跟紙谷講話，已經成爲她每天的例行公事。

在病房和紙谷磨蹭一個半小時，依依不捨的剛想回研究所時，一個年輕人打開門，送花來。

「這是給三〇六號的紙谷先生。」

年輕人說完，把花和果籃隨便放在進口的圓椅上。

「請在這邊簽名。」

「誰送的？」

紙谷十分訝異，坐起上身，看那些贈品。果籃可以兩人合手抱住，有香瓜、葡萄，包裝精美。

「對不起，送的人不願出名。」

「花呢？」

「同樣一個人，錢都付了。」

店員送到馬上就走。

「啊，等一下，到底是誰送的？」

「穿著高雅，人很漂亮。」

「女的……」

「是的，我走了！」

店員頷首。拿著簽單，離去。

白色牆壁的房間，出現盛開的花朵和水果籃，顯得非常不協調。

「奇怪！」

紙谷邊看著花，邊自語。

美砂悄悄拿起白紙包著的花看看。膩人的花香飄溢……白色的百合配粉紅色康乃馨，極佳。這些大概需一萬圓。

「說是女的！」

「……」

紙谷不像說謊，眞的不知道是誰。

「知道我的名字和住三〇六室，會是紋別的人？」

「不……」

「你沒有聽見嗎？是個美人。」

美砂話裏帶刺，紙谷仍渾然不覺。

「我要回去了，順便把花拿去浸水。」

美砂有些使詐，把花拿到洗手台的水槽中泡著，才走出房間。

走在醫院跟研究所之間的路上，美砂不斷在想，是誰送的花跟水果。目前爲止，紙谷的身邊並沒有出現第二個女人。從他住院以來，都是美砂在病床旁邊伺候，替他買東西，連內衣褲都是她包辦洗濯。

一個衣服穿得好看的女人，準是杏子。

前天，杏子在街上碰見她。當時自己愛講，告訴她紙谷受傷的事。杏子一直不知道這件事，嚇一大跳。而美砂轉開話題時，她又馬上繞回來，打聽紙谷的病情。回去後，杏子可能打電話向醫院查詢紙谷的病房號碼，趕在尚未親自探病前，先致鮮花、水果。

她到底安什麼心……

美砂左思右想，理不出頭緒。杏子爲什麼還要送東西給紙谷，他們之間已是過去式了。

她眞的想來探病嗎？如果是，大可不必隱姓埋名。

或是自己瞎猜，不過她還喜歡紙谷，也不無可能……

美砂眺望夕陽照射的窗口，作種種揣測。不安的情緒逐漸漲滿腦海。

「絕不會……」與「萬一……」兩種假設，搞亂美砂的心。

到了五點下班時間，藤野的聲音，老遠就在走廊那頭響起。

美砂振作精神，看著晚霞燒紅的天空，「不會的」，美砂向自己強調。

天色向晚，美砂下班回家，自然目標又往紙谷的病房。花依舊浸在洗手台。水果籃則少了一個香瓜。

「什麼，已經吃了？」

「很好吃，對不對，老伯？」

隔床的土田老人大概也分享了，笑著點頭。

「不知道誰送的，就吃了？」

「不知道，可是確定是送給我的。太好了，要吃請拿。」

紙谷鑾不在乎，伸手又去抓葡萄。

「花放在這裏，好可憐。」

現在美砂常常去買花來裝飾病房。她把花的根部切除，用花瓶供起來，放在窗枱。花有百合跟康乃馨，二、三株插著，不輸杏子送的，十分富氣。整個病房立刻感

覺爽朗。

「誰會送我們這樣美的花呢……」

美砂注視花瓶裏多姿的花，對杏子的妒火漸漸升起。

「還沒猜出來？」

「眞可惜……」

「女的哪，怪事。」

「拜託，想到那裏去了。」

紙谷葡萄吃到一半，連忙放回碟子。

「也不奇怪。」

「你眞不知道是誰？」

「會不會是她啊？」

「什麼？」

「她……」

仁科杏子的名字卡在喉嚨，美砂硬是艱苦地吞回肚裏。她本來有意說出來，試試

紙谷的反應，可是又害怕。

過去的事，現在費力遺忘它，就不要再止水揚波，徒增困擾。

「不吃?這是那種綠色的歐洲品種。」

紙谷把盛葡萄的碟子遞給美砂。美砂揀一粒最大的，放到嘴裏。

「好吃……」

「嗯……」

嘴裏嚐出美味，美砂又再猜測杏子的心思。

不肯附名，美砂一猜便知。她早就預測杏子會有此舉，但是杏子敢送東西來的眞正動機是什麼?難道是一種挑戰?

杏子送紙谷白色和粉紅色康乃馨，是要暗喻她仍忘不了紙谷嗎?

「你在想什麼?」

紙谷莫名奇妙，美砂祇吃了一粒葡萄，就默默不語。

「我想，你出院以後，最好不要到街上溜躂。」

「爲什麼，太早走動了?」

「怕你被騙走了。」

「如果去喝酒，可以吧。」

「這……」美砂的新煩惱，是恐怕紙谷在養病期間，到街上的話，萬一碰到杏子，會惹麻煩。

2

十月初，紙谷照規定日期出院。隨即搬到講好的「荒木莊」公寓。

美砂的生活愈發忙碌。不，或許說忙得起勁，忙得充實。

搬到新地方，紙谷的房間空無一物，看起來空蕩蕩；祇有一張小桌子，是跟房東借的。於是美砂搬來她的咖啡杯，二、三只小碟子，放在流理台。壁櫥裏的一組棉被也是借的。換洗衣物丟進紙袋。

美砂又去買掃把、水桶。紙谷看不過。

「反正一個月，不需要啦。」

「一個月也要打掃啊。」

「一個人而已，不會髒到那裏。」

「不髒，也有灰塵。」

美砂在病房照顧紙谷一個月，因此紙谷雖有異議，最後還是聽美砂的。旁人因爲不知道美砂不是他太太，所以也不覺得不對勁。

紙谷的房子祇能住，吃飯必須到外面解決。

紙谷每天早上十點到中午一點，去醫院接受復健治療。其餘的時間都閒著。手術以來的這段休養期間，紙谷倒沒有受很多痛，祇是身體容易疲倦。每次離開醫院，他就到研究所來。

「天氣很涼！」

說著，紙谷人已進到圖書室，除了美砂在，沒有其他的人。

「今天比較晚。」

「人多所以等了一下。中午，一起去吃飯吧。」

美砂停下手邊工作，一起去學校的教職員餐廳。

「天氣涼了，我想在家做火鍋，你要不要來吃？」

美砂啃麵包、喝牛奶，如此表示。

「你會做嗎？」

「你來幫忙嗎？」

「我去幫忙！」

紙谷都是在外面解決三餐。平常是在公寓附近的餐館。可是營養不夠均衡。

「醫生說，你的骨頭因長期包裹綳帶，萎縮了，需要多吃營養的東西。」

美砂記得出院時，醫生這樣告訴她。因此美砂一直邀請紙谷去她住的地方吃晚飯。結果紙谷常常搪塞她。今天不是要跟藤野他們去吃烤鷄，就是房東伯伯邀他喝兩杯。

美砂心裏不高興，紙谷在躲她。可是說躲她，爲什麼每天中午都到研究所報到，陪她吃中飯。

有時候，紙谷也會邀她：「上街吃飯去吧！」。每當兩個人單獨相處時，紙谷會討好她。

剛出院不久，碰到發薪水的日子。紙谷買皮包、鞋子送她。理由是：「我現在休假，不必花錢。」不過送是送了，紙谷仍一本冷靜，祇事先問她喜歡什麼，就不聲不

饗地買了。

紙谷也非避著美砂，而是對去她公寓的事，游移不定。

至於病後第一次去她公寓，是出院三天後。

爲了慶祝紙谷出院，美砂嘗試做生魚片和燉些補品。

紙谷非常高興，直呼：「好久沒吃家裏煮的東西。」飯後，心滿意足的樣子。

收拾完畢，兩個人自然而然地依偎在窗戶旁邊，看著暮色漸攏。

以後半個月內，紙谷擁抱過美砂三次，每一次都是紙谷吃完飯的事。

起初彼此覺得手足無措，等愛苗茁長，現在駕輕就熟。過去紙谷坐在旁邊，美砂心懸著沒有睡意。現在兩個人的關係塵埃落定，美砂可以安然地把頭靠在他寬大的胸膛裏入睡。

美砂對於自己的完全改觀，感到不可思議。

以爲紙谷是那種暴躁、頤指氣使的人，如今全部推翻。紙谷體貼、嚴肅。

「性是不乾淨」的單純想法，現在卻不以爲然，有它深一層的美。

坦白說，美砂此刻，對於性愛的喜悅，很容易體會。雖然那是無邊無際的，但並

非不可捉摸，身體裏面，自有微妙如響。

慢慢地，實在的，美砂的身體因爲紙谷，被喚醒了。

美砂請紙谷吃晚飯，多少還是有點不自在，因爲這樣好像希望很快被紙谷擁抱，在向他乞求歡愛的樣子。

原先，美砂也不是如此打算，平常心的邀請，在一來一往中，衍生不成文的習慣。似乎來美砂屋子吃飯，便是愛的邀請，留下來住，理所當然。

或許美砂沒想那麼多，倒是紙谷露出最好不要的表情。因此，兩次請他吃飯，必有一次拒絕，也成爲慣例。

這種事，美砂也不好追問紙谷，他不可能直接了當告訴她拒絕的原因。末了，曖昧的關係，變成了美砂的心病。

難道說，紙谷是怕他們的事要進一步討論……

白天，紙谷看起來，開朗、精神奕奕，一點也不抑鬱。

會是自己想太多嗎？

日常，兩個人一起吃午飯，或在圖書館，美砂看紙谷在閱讀有關流冰的書，孜孜

矻矻，總覺得他的心血過於投入。所以，似乎也沒有必要擔心受到拒絕是另有隱情。

不過，夜裏一個人想念紙谷，寂寞深刻。

美砂無時不在想要和紙谷相聚，而紙谷難得打電話給她。

黑夜裏，紙谷在做什麼呢？

兩個人處在一個房子裏時，雖然想可以抓牢他，但是一旦分開，立刻失去信心。

美砂覺得自己抓住的，不過是他的外在，紙谷的內心，她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紙谷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愈想愈覺高深莫測。誰知道那一天，他們說散就散了，美砂惶惶不能自已。

請紙谷吃飯，毋寧說是美砂不安感的驅使。

「六點來嗎？」

美砂極需要排除不安的念頭。

「好，要買什麼？」

「不用了，要買的我都買了。」

「我買了鮭魚，像是剛捕的。」

「那一定會很好吃。」

知道紙谷要來，美砂一顆心立刻活躍起來。

他們間的秘密，美砂的父母、明峯教授以及研究所的人，都不知道。這樣下去，秘密終究會外露。

過了十月中旬，美砂應邀到明峯教授家做客。不是教授向她提出，而是夫人直接打電話給美砂。

「好嗎?這一陣子沒看到妳。今天晚上要不要來我們家吃晚飯?」

夫人聲音顯然有所顧慮。

美砂最後一次去他們家是九月中旬，中間已經相差一個月了。

初到札幌時，美砂幾乎每天到他們家逗留，成了家常便飯。

而這一個月，美砂滿腦子紙谷，明峯家就裹足不前。

「偶而也讓我們看看你嘛。」

如此邀請，美砂斷無拒絕的道理，馬上回答說:「去、去!」

這通電話，不是教授授意，祇是夫人隨意邀請。至少外表看來是這樣，實際如何就不得而知。

五點下班，美砂直接去明峯家。教授接著要去北海道廳開會。會後吃飯，很晚才回來。

六點不到，美砂抵達明峯家。夜已撤下布幔。夫人喜盈盈地迎接她，並且馬上開飯。今天明人去朋友那兒，祇夫人和她兩個。

夫人坐在對面，邊吃邊得意她的拿手菜。

「都是女的，喝啤酒吧。」

夫人從冰箱拿出啤酒，打開。現在的女人會喝酒的似乎不少。

東聊西聊，一個多小時了，夫人雙頰有些酡紅。

「酒滿强！」畢竟女人，美砂感覺身體虛浮。

「有件事想問你，你有喜歡的人嗎？」

夫人探詢美砂，並且看著她。

「我？」

美砂小聲說：「沒有」，搖搖頭。

夫人喝口啤酒。

「不會吧，算我多嘴。」

「什麼事？」

「你認爲紙谷怎麼樣？」

「我去看流冰時，他很照顧我，人不錯……」

「是嗎？」

美砂點點頭，心情緊張。

「有人說了什麼嗎？」

「嗯，其實也沒什麼。祇是想知道你的意思。」

夫人拿過杯子開始把玩。

「說眞的，你愛紙谷嗎？」

「……」

「是不是愛這個人最重要，別人的閒話都是其次……」

不必回答，夫人已經可以領會美砂愛紙谷。

「我沒有別的意思，你和紙谷都是大人了。」

夫人講的雖然客氣，但口氣充滿自信，好像完全認定他們的事一樣。

誰講的？或是自然傳開來？美砂默默地看著桌上的一點。

「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不要介意，希望你聽了就算了。祇是可能的話，儘量不要跟紙谷發生這種事比較好。」

「爲什麼？」

美砂慢慢抬頭，否則她的表情無法克制心情的激動。

「你不是說他不錯嗎？那又有什麼不對……」

「不是不對，你忘了仁科的事嗎……」

夫人輕輕點頭。

「事情雖然過去了，可能他心裏仍有影子。」

「伯母，你是說紙谷還愛杏子嗎？」

「我沒有直接問過紙谷，不十分清楚，可是爲了忘掉舊人，拿你當犧牲品就說不

過去。」

「犧牲……」

「如果他們彼此仍有愛意的話……」

「會嗎?……」

「總之,我是爲你的幸福著想。」

夫人說著,兩手相交,眼光有些難過地看住美砂。

眞會如同夫人所說,紙谷和杏子至今仍然相愛嗎?

聽到紙谷住院,杏子即刻送來鮮花、水果,或許杏子仍愛紙谷也說不定。美砂在談紙谷時,她一邊裝作漠不關心,其實是句句入耳。

至於紙谷有何想法,不能說在紋別的房子裏,發現他跟杏子合拍的照片,就斷言現在仍對杏子有愛。那不過是代表過去的紀念物,再沒有任何其他意義了。

此刻美砂最能相信的,就是第一個晚上,她在紙谷的懷中,聽到「愛你」的字眼。這種事不容置疑,是美砂親耳聽見的。

「伯母,你的話有根據嗎?」

美砂問，內心不免心虛。

「根據？別這麼吹毛求疵，你不用放在心上。」

「可是杏子已經嫁人了啊？」

「他先生人很活躍，不是壞人，但孩子氣重，喜歡我行我素。這次為了溜冰場的事，鬧得不太愉快。」

「不是說要蓋嗎？」

「杏子起初不贊成，資金必須雄厚不說，到這一季恐怕都還不會有下文哩。」這麼說，難怪仁科恭平都不來研究所了。六月時，還有那種馬上就可以蓋出來的氣勢，以後就無消息了。

「杏子外表溫和，其實內心非常堅強。」

「他們夫婦不合嗎？」

「也不至於，個性不一樣就是。」

「伯母是說，我不要對紙谷心存希望？」

「不是我多管閒事，女人一旦戀愛，常把命都賭下去，我是想，你要慎重點才

好。

美砂點點頭，內心未必認同夫人？何況她跟紙谷之間，現在要斷也斷不了了。

「好了，話說完了，再喝啤酒。」

「不，喝不下了。」

「沖咖啡好嗎？」

夫人站起來，去廚房。美砂看著她的背影，自言自語，不管夫人如何勸，她現在唯有往前一條路。

北方的秋天很短。

記得夏天剛結束，早晚呵氣已經成爲一團白霧。進入十月，沒有暖氣不行了。

紙谷的脚復原順利，十月中旬看他走路，已和正常人大致無異。不過上陡坡或走遠路，會腫，脚踝部分也隱隱作痛，這得讓它慢慢自然恢復。

斷裂的地方，放入金屬片，連接起來。現在不必急著取出，等來春，有空時，再來一趟札幌拿掉就好，倒不必擔心。

「十月二十七日是禮拜天，我想回去了。」

紙谷說。

「流冰還沒到啊！」

復健治療，在十月告一段落。紙谷回去的事，能晚一天也好。

「流冰十二月來，不過我休假這麼久，應該提早回去準備機器、整理資料。」

紙谷的心已經先回去鄂霍次克海似的。

男人無論如何，總是可以撇下愛人，回去工作嗎？美砂無法狠下心來叫他不走。自己的愛甚於紙谷，這就是男女的差別嗎？美砂為自己的難分難捨感到自憐，又一些自怨自艾。

女人一旦戀愛，就燃燒了生命。男人則傾全力於事業。因此，男女之間是一種平衡關係也說不定。男人如果跟女人一樣，沈淪於戀愛，兩人勢必一同走上破滅之道。

美砂告慰自己，決定送行紙谷。

二十六日，最後一個晚上，兩人攜手上街。

白天天氣放晴，還可以穿西裝散步。黃昏後，不加外套，會冷。篠懸木的人行道

上，老早遍地黃葉飛舞。

「紋別一定很冷。」

「沒關係。」

等待流冰的紙谷，無懼於冬日來訪。

「去那裏？」

「隨便，人愈少愈好。」

兩個人併肩走至枯黃的行道樹落葉中。到了五丁目的向南角落，進入了一家老式紅磚的餐廳。

店中央靠裏，放一口紅色暖爐。桌、椅，一概古色古香。

「喝香檳？」

「嗯。」

從侍者手中接過香檳，舉起玻璃杯。

「乾，先祝我早日痊癒……」

紙谷說完，接著說：

「也祝你健康！」

「我不要緊。」

美砂含笑，酒杯碰出較輕微聲響。甜而酸的汁液，正好潤喉。紙谷一飲見底，想起一件事，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包裝得很好的細長小盒子。

「送你，謝謝你多日照顧。」

兩手置於膝上，紙谷低著頭。

「怪事！」

「不，眞的謝謝你！」

美砂拿過來，看看是什麼。

「或許你不喜歡，不過我已經挖空心思。」

「我會喜歡，可以打開來？」

「不喜歡，可以換別的。」

美砂慢慢拆掉百貨公司標誌的包裝紙。

細細長長的梧桐木盒子，用黑色天鵝絨做底襯，烘托著一串眞珠項鍊。白色的鍊

子前面，有三顆大眞珠鑲在鏤花的座子上。

「哇，太棒了，謝謝！」

「太好了，我沒想到。」

六月生的美砂，眞珠是誕生石。看不出來，紙谷會記得這個。

「很貴，眞的送我？」

「住院不花錢，省下來的。」

美砂把項鍊放在胸前比一比。開前襟的藍色洋裝，與高級眞珠十分相配。

「你眞是！」

「來，再喝一杯。」

紙谷難爲情似的，拿起香檳酒，爲美砂斟上。

接著，兩個人小飲後散散步，最後回了美砂的房子。

衷心陶醉的美砂，全身放開接受紙谷的情愛。

第二天，天氣格外晴朗。雲層高，碧澄澄的天空，那片天藍，彷彿看入海底般的冷。

這個禮拜天，是北方秋天的尾聲。漫長的冬季即將到來。豎耳傾聽，藍藍天空的那一邊，冬的脚步已聲聲漸近。

天晴卻乾冷的星期天早上，美砂陪紙谷去車站。九點半的火車，開往網走。車子到遠輕，必須換車，一部分的人則直接搭原車去紋別。抵達時間是下午三點不到。

星期天的早上，街頭仍是安眠狀態。幾乎戶戶人家緊閉門窗。玄關上的門，仍塞著當天的報紙。大學附近的人行道，祇有散步的老人和遛狗的，非常非常寂靜。美砂和紙谷坐在巴士裏，搖過街上，來到車站。

車站人很多。大多是踏尋最後秋意的一家人，想要趁早出門。

紙谷帶一個背包，輕鬆上路。有件小行李，先託運回去。

「回去，記得馬上打掃房子。」

「知道。」

「即使不髒，也會有灰塵，不掃不行。」

可以的話，美砂還想同他一塊走，好幫他清掃。紙谷是睡在灰塵裏也安之若素的。

「下個禮拜六去好嗎？」

「太遠了，寒假來好。」

紙谷約她在寒假重逢。

「不要貪杯，酒喝多不好！不要以爲冰上面不滑，現在自己要小心。」

美砂像媽媽，一件一件叮嚀，紙谷簡單地以點頭代答。

「星期天早上，藤野他們不會來送我，你碰到他們，幫我問好，還有教授。」

「會的。」

紙谷雖說他們不來送也好。其實藤野他們是有心要讓紙谷跟美砂兩個人話別。

「好，上車了！」

火車快要開了，紙谷上去，放好背包，又下來月台，握住美砂的手。

「保重！」

「你也是！」

極其自然，美砂已是妻子的口吻。

鈴聲響，火車緩緩發動，紙谷揮著他的大手。不久火車朝著月台那一頭的晨光

中，遠去了。

「再見！」

美砂高呼，但已傳不到紙谷耳朵裏。

終於，火車消失成一個小圓點，右轉前去。突然，美砂有著重重的失落感，任憑寂寞攫住她。

冰湖

1

札幌的十一月，是秋去冬來的交接時期。

北方的街道，樹木的葉子落盡，藍色天空，轉變爲森冷的灰色。

沈沈滯重的天空盡頭，時而有雨雪降臨，時而有無精打彩的陽光照一照。天晴的時候，雲間射出的陽光，帶給人一點點輕暖。接著，往往從午後到次日，雨下不停。落葉在雨的連續催殘下，在柏油馬路的一邊爛成一堆。猛一抬頭，才發現樹木尖銳的林梢，還殘留在晚秋的天空裏。

天空縱使再晴朗，也不復一個月前的清澄感。陽光傾瀉的同時，白色小雪花也搔首弄姿，雜遝而來。夜，依舊密密遮遮。

冷雨和將晴不晴的天氣相交替，彼此抗爭，逐漸，穩穩地，冬天的脚步不再遲疑。

十一月末，美砂從研究所，眺望雨打雨淋的校園。

曾經萌生綠意，紫丁香花盛開，白楊木昂首的校園如今一切轉爲深褐色。冷雨一直下，樹木、庭院、房子以及馬路，全部摒息，不敢輕擧妄動的人們，祇是靜候冬的到訪。

俯視雨中校園，美砂念念都是紙谷。那天淸冷的早晨，送紙谷去火車站，迄今，一個月過去了。

兩個人搭巴士的時候，在月台道別之際，美砂曾要紙谷來信，態度强迫，另外還講些別的。

紙谷沒有特別說好，默默點頭。

而這一個月，紙谷的來信，只在回到紋別一個禮拜後，寄來一張明信片，簡單寫著他的脚幾乎不痛了，一切安好之類的事。

美砂呢？五封信加兩通電話。

電話打過去，紙谷「呀！」一聲，語氣一如往常，些許爽快，談他工作的情形。

今年流冰比往年提早。流冰區域經雷達探測出來，而且直昇機也作了實地預估。這些都是美砂從電話中獲知的事情。

談著，紙谷想起一件事，提醒美砂，不要忘記關掉瓦斯爐，注意安全等等。電話中，依舊可以聽出紙谷的體貼。

儘管如此，五比一的信件比例，雖然美砂每次都在信末附上一句「請覆函」，但紙谷就是不多寫。

也不是惡劣，是他生性不愛動筆，有其一向的樂觀。

「你一個禮拜寫一封不行嗎？」

電話中，美砂忍不住怨聲相對。紙谷明明答應，馬上又懶洋洋說：「寫什麼嘛？」

「你吃了什麼啊，或是看了什麼，很多……」

「我最近不看書。」

這種人，除非發生大事，否則絕不寫信。

「早上幾點起床、晚上幾點睡覺，這個也可以啊……」

「這簡直是在寫値日表嘛！」

紙谷笑出聲。

「想寫就有靈感。」

其實美砂寫的，不過是便條紙三或四張。談些學校的事，談藤野他們，談冬天的工作……

「最主要的是你的心情，難道你都不想我……」

「不然，是你太忙嗎？……」

「是不是？」

「你不是說你精神很好？」

小聲吵嘴，過後，美砂有時恨自己。

爲什麼連這種事，還非得句句叮囑。紙谷自己說精神好，是眞的，也就算了。或許男人天生吊兒郎當，不在乎。女人才會天天愛寫信。不來信，就咬定對方冷得太快，未免言之過早了。

回心一想，可以諒解，但當時只是憤憤。爲什麼不會冷靜點呢？這樣咄咄逼人，會攆走紙谷的，自己著實要反省。

可是每一次，電話中一聽到紙谷的聲音，自己就是一再重出怨言。

以前不會這樣。一旦冷靜下來，美砂的心終告怡然。紙谷不給信，也仍引頸盼望。現在又等過一星期了。

如今美砂滿腦子紙谷、紙谷。從早上起床，去學校上班、下班，即便是工作最忙中，紙谷總要佔據她腦海的一塊地方。她彷彿看著紙谷背著背包，每日來回在上班的路上。

幾時自己變成這樣？美砂覺得自己傻得可以。好朋友康子曾經一度開口閉口不離未婚夫，自己不也嘲笑過她嗎？

女人一旦狂戀，簡直不可理喻，以前美砂做夢也難以想像。熱戀中的女人，身不由己，就像自己現在的情況，嚇人哩！以後看人戀愛，再也不會搶先提供自以爲了不起的意見了。

仁科恭平再度出現學校，已離上次有三個月了。那天是連續幾天雨雪後的一個下午。

夏初，仁科經常來找明峯教授。夏的脚步走遠，秋接著跟進，仁科這段期間沒有再現身。

很久不見，仁科顯然瘦了，有些老相。老樣子，一套軟呢條紋西裝，打灰色領帶，蕭灑得沒話講，表情同從前不一樣，沒那麼豐富。

「教授在嗎？」

那天，仁科恭平突然來，事先並沒有電話聯絡。

「教授剛好去開教授會議，三十分鐘回來。」

仁科略微猶豫，看看錶，立刻說：「我等一下。」，便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

想是下車的時候，給雨淋了，仁科額上有雨滴。

「擦一擦吧？」

美砂拿毛巾，仁科接過去拭額。美砂去泡紅茶，仁科眼神空洞，望向窗外。

「好久不見，好嗎？」

美砂想起一個半月前，聽明峯夫人說溜冰場的事情並不順利。

現在的垂頭喪氣，是這個原因嗎？因爲他給美砂的第一個印象是豪爽，而擅於言詞的。

想來，是被事情壓住了。

「天氣不好。」

「晚上可能下雪。」

仁科啜口紅茶，看外面雨點密密麻麻。

「札幌十一月都是這樣嗎？」

「是的。秋天、冬天，我都非常討厭。要晴天就晴天，要下雨就下雨，這樣拖拖拉拉到冬天，受不了。」

仁科聲音雖低，卻急躁。

「完全下雪，要到什麼時候？」

「過了十二月二十日，就會積雪，一直積到三月都不會融化。這個時候，反而讓人清楚。」

「清楚？」

「沒有……」

仁科像是要聽雨聲，又望著窗戶。

「沒那麼嚴重，冬天，人會老實些。」

美砂看著仁科略帶苦澀的側臉，想他到底怎麼了。

仁科指東道西，苦於季節，是有難言之隱嗎？現在正是北方秋冬交替的陰鬱時候。再來，長長的冬天是躲不開的事實。人既然活在這塊土地上，休想逃。

不過仁科現在指的不光是氣候的問題。其明顯沈重、別人不知所以的表情，如果吻合明峯夫人所說的，那麼仁科目前的事業，不就正遇上秋天轉入冬天的晦暗狀況嗎？

他說，冬天就清楚。會是暗指事業失敗，一無所有嗎？想到這裏，美砂有股衝動，想窺伺這個人的內心深處。

「溜冰場的事幾時出來呢？」

這話問得有點狠，美砂裝出一無所知的樣子。

「夏初，我談過這件事，不過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都不可能也說不定。」

「爲什麼？」

「還以爲知道人情世故，差得遠了。」

「……」

「媽的，我太天眞了！」

仁科微露笑容。

誠如明峯夫人所說，溜冰場的事進行不順利。是資金的問題，還是其他理由？美砂無法猜想。但仁科陷入困境是一定的。

「你不是決心建造一座一流的溜冰場嗎？」

「我並沒有灰心。我絕對要造成，不過不是現在馬上造出來……」

雨又一陣唏嚦嘩啦，强大的雨陣，雨水像瀑布似的，在玻璃窗上順勢下流。下午三點，室內好像黃昏一般暗。美砂站起來，走到門旁邊去開電燈。

「再加點紅茶？」

「不用，謝謝。」

仁科說著，想起一件事來，看看美砂。

「你認識紙谷誠吾？」

「嗯，認識。」

一時間，美砂呆住，注視仁科。

「他人怎樣？」

「這……」

「我祇見過他一次，隨便打個招呼而已。」

「他是不是怪怪的？」

「他還沒有結婚嗎？」

「嗯……」

「平常住在紋別。」

「不過最近在阿拉斯加，因爲受傷，一個月前還在札幌。」

「難怪！」

「什麼事？」

「沒什麼，問問而已。」

仁科說完，啜一口剩下的冷茶。

提到紙谷，有何用意？他跟仁科有關係嗎？美砂再次偷窺仁科的側臉，門開了，明峯教授進來。

霎時，仁科眼神一亮，站起來致意，說道：「打擾您一點時間？」，心急口快的。

2

幾天後，美砂跟藤野一起吃飯。

打從第一次去紋別，以及藤野開車送他去網走的路上，他是美砂最容易聊天的對象。好幾次請美砂吃飯，美砂都答應陪他。不外是到學校附近的小館子、壽司屋。今天卻到市中心，一家叫「互動」的餐廳，設備高級。

孤家寡人的藤野，總是快到發餉日，薪水就花光了。上個月領薪水的三天前，才跟美砂借三萬塊，看來又要寅吃卯糧。並不是說他用錢特別闊氣。每日三餐在外面吃，加上愛喝酒，月末必然苦哈哈。

「放心，薪水剛領十天。」

十二月初發薪，剛過十天。不可能沒錢，不過這家餐廳很貴。

「我也出錢。」

即使是藤野邀她，光讓男生一方請客，大可不必。他又不是紙谷，跟他有肌膚之親，朋友間的友誼，祇一個人出錢，沒道理。

實際上，迄今，美砂跟其他男生一起吃飯，也都是各付各的。

「我瞭解你，今天都我出好了。」

「不行！不讓我出，我吃不下。」

「固執！」

藤野看著菜單，苦笑。

爭辯沒結果，兩個人點了很久沒吃的腓力牛排、酒。

「偶而應該來這種地方。」

藤野環顧四周，相當滿意。的確，地板鋪絨毛地毯，桌、椅，貴重木頭的紋理清晰。中間還放了一支蠟燭形狀的橘紅色燈。音樂流遍餐廳，氣氛祥和。

「你常來？」

「沒有，我叔叔帶我來過一次。」

藤野的叔叔在札幌一家銀行擔任要職。缺錢用的時候，可以去商量商量，但親戚反而不好開口。

「怎麼忽然想來這裏？」

一看價目表，牛排一客六千圓，連酒在內，兩個人差不多要花三萬圓。

「老是在學校前面的便宜館子吃，沒油水。」

撇開什麼油水不油水，這種高級餐廳，也不符合美砂他們的身份。

藤野是間老字號海產店的小開，家在小樽，沒缺過錢。雖然每天穿同一件舊西裝，領帶夾的蛋白石却出奇大。無憂無慮，喜歡派頭，這點，也是藤野的好處。

不久，侍者送上酒，幫他們斟酒，牛排也放在他們面前。牛排仍被熱氣燒烤，發出滋滋聲響。

藤野拿起酒杯，輕輕碰一下美砂的。

「乾杯！」

乾什麼杯，兩人相視，露出微笑。

在這種地方吃上等牛排，藤野的溫情令人感動。

「味道很好！」

「以後會常常想來。」

「月尾又得借錢啦。」

空著肚子，喝下一杯酒，薄薄醉意。藤野不聲不響地吃肉，喝酒。然後看著美砂的臉，羞澀地笑了。藤野一張娃娃臉，雖然已二十五歲，笑起來仍像孩子似的沒心機。

美砂第一次看到他，直覺反應就是這個人好。一個人的心地可以從臉上表現。

其實美砂認識他後，也一直認爲他爲人親切、和氣。初初，載美砂去網走的時候如此，回到札幌大學，他仍照顧美砂這，美砂那。美砂照顧紙谷的時候，早上上班遲到，他會來幫她接電話，還幫她掩飾。

研究所的人都很好，其中藤野最隨和，可以跟他無所不聊。

「今年冬天你去不去紋別？」

每年流冰來臨季節，教室有一半人到紋別的研究所。去年，藤野下面有五個人，去協助紙谷。

「還不知道，今年不想去。」

「爲什麼？」

「沒什麼。」

「你不是每年都去嗎？」

藤野酡紅的臉，看向窗戶。

今天藤野沒精打彩，開始心情還滿好的。喝到一半話變少。現在一個人洩了氣似的，到底在想什麼。喝口酒，藤野輕輕嘆口氣。

「怎麼了，嘆氣？來這種豪華地方，反而沒精神！」

「有精神啊！」

藤野激動的說道，清清喉嚨，再度注視美砂。

「寒假你要去紋別？」

「有這個計劃。」

「紙谷在等你。」

「你說什麼？」

「你是去看紙谷。」

這樣單刀直入地問，美砂難以回答，就避開他的眼光。

「整個寒假都去嗎？」

「在東京的家也要回去。」

「先去紋別嗎？」

爲什麼又回頭問這個，美砂喜歡紙谷，研究室的人都知道。

「我會一直留在札幌。」

「我知道——」

「你又不在札幌，不然我們可到處去走走，或到山上滑雪，不是嗎？」

「可是……」

今天藤野不知那裏怪怪的。講話、眼神，都跟平常不一樣。或許心裏面有什麼疙瘩。

「你是不是喝醉了，藤野？」

「不，我很清醒。」

藤野說著，又喝了一口酒。

十分鐘後，他們走出餐廳。

兩個人話不投機，到了外面，霎時冷風撲頰。美砂把手插入外套口袋，與藤野併行。

天氣是降雪前的冷。藤野不聲不響，拉直領子，稍稍走在前面。藤野難得如此緘默。

「去那裏？」

「走一走。」

「可是……」

走走沒關係。但這種冷天，漫無目的，太累。

「這次你請客，下次我請你。」

美砂願意分攤費用，但是藤野硬要全部都付，不拿美砂的錢。

「要不要去『糖菓屋』？很久沒去了。」

「糖菓屋」是研究生常去逗留的小酒吧。藤野他們帶美砂和紙谷去過幾次。老闆

也是女的，美砂很熟。

「回去算了。」

「不！」

藤野頑強地搖頭。

「再走一陣！」

前方可以看見光圈。在它之前，則漆黑如洞。光亮的地方是G飯店的入口。前面暗暗的部分，可能是北海道廳的樹木。藤野走向那個暗處。

這一帶街道靠近政府機關，幾乎沒有行人。等待著雪降的枯黃樹木，一路延伸到對街。

「好冷。」

紅綠燈由紅變綠，穿過去，右邊北海道廳的樹木黑影幢幢。夏天綠色覆蓋的庭院，現在做了防冬設施。寒夜的天空，唯有葉子落盡的白楊木，兀自伸展枝枒。

「去那裏？」

美砂再問，藤野站定。

「美砂！」

借著街頭燈光，藤野雙眼直直注視美砂。

「你願意聽聽我的事情嗎？」

風聲裏，藤野的聲音有點震耳。美砂拉攏大衣領子，點點頭。

「我想你大概不知道……」

說到這裏，藤野下定決心似地，看看北海道廳的黝黑庭院，然後說：

「我喜歡你。」

「……」

「眞的。」

美砂祇是默默，向下看。藤野表明態度，自己應該如何馬上作答呢？

兩個人長直的影子，映在枯葉滿地的人行道上。

「你聽到沒？」

是回答「謝謝你」好呢，還是「不行啦」好。現在無論說什麼，都將傷害這位善良的年輕人。而一切理由，似乎都爲了安撫人才在說謊。

「美砂！」

藤野的黑色外套，更逼近美砂的臉。

「不要……」

美砂失慌驚退，盯著藤野，目不轉睛。

「我要回去。」

「等一下！」

「可是……」

「我知道我不好，但你聽我講一下。」

美砂不理藤野，舉步走向光亮的地方。

藤野為什麼要突然說這個？離開藤野後，美砂繼續想這件事情。

以前一直視藤野為好朋友，却突然以異性面貌出現她面前。

美砂不是沒有把藤野當做異性看待，因為一來札幌，舉目無親，藤野是她最值得信賴的男性朋友。

然而一旦被訴以愛的告白，美砂不能從容處理。從前可以單獨聊在一起的異性好

朋友，現在友情也完了。沈重的心情，壓得美砂難過。

說坦白的，美砂至今仍對藤野抱持好感。他溫和、親如手足，很好的一個人。但好感不等於愛。對他不過是朋友的善意，和獻給紙谷的愛，完全不同。兩者看似沒有差別，却如隔鴻溝。

對藤野的示好，美砂心裏高興。到底有人說喜歡你，總不會不愉快。

但是如今的美砂，儘管藤野說破嘴，也絕無接受的道理。有紙谷存在，當然拒絕藤野。

目前亟待解決的，是如何轉化他的愛意，不然就沒有別的辦法了。當時她採取先避開的方式，不失㫮策。

然後兩個人折返至燈火通明的街頭，在車站前的巨大霓虹燈下分手。分手的時候，相互說：「再見。」

表面上，像是沒有發生什麼事地道別。

不過寂靜的夜裏，藤野的確說了「愛你」兩字，他自己應該不會忘記這種事情。

美砂現在最害怕的，是即將失去藤野的友誼。發生這件事之後，他們的友好關係

會變得不自然而留下遺憾。美砂希望無論如何，兩個人仍可像以前，暢所欲言。

第二天，美砂誠惶誠恐地去學校。藤野會有什麼態度呢？而自己該怎樣應付才好呢？美砂夠煩惱的，不過中午休息碰到藤野時，他像沒事人，無憂無慮的。

「眞是……」藤野有些羞澀地對她說，隨即一如平常，開朗、快活。下午還拿了一部分資料，拜託她影印。

至少外表看不出異樣，這樣旁邊的人也不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變化。但無可否認，藤野的明朗中顯出拘謹。

美砂接到明峯夫人的電話，是經過這件事的一個禮拜後。

夫人先是問：「教授在嗎？」，跟教授講了一會兒，換她聽。

「五點了，方便的話，一起吃飯好不好？」

夫人可能是在街上打的公共電話。

「那伯伯呢……」

「今天他要跟老朋友聚餐，明人不在，家裏祇剩我一個人。」

兩個人相約一個小時後，在街上的喫茶店碰面，便掛掉電話。

夫人兩個月前在伏見家裏招待她時，忠告她別跟紙谷來往。夫人拐彎抹角地說：「儘可能不要和他在一起。」，美砂不吭聲。末了，美砂因爲不予理會，還多少有些芥蒂。

六點準時到喫茶店，夫人已經來了，正在喝咖啡。

「吃什麼？」

「都可以。」

「我請，你說。」

「壽司好了。」

「我知道有一家很好。」

夫人請她到薄野附近的「福壽司」店。傍晚客人很多。兩個人揀個可以看到櫃台的位置，面對面坐下。」

「這家不大，但味道很好，要不要啤酒？」

夫人問她，便要了兩杯。

「這一陣子，我好愛喝酒，人都胖了，怎麼辦？」

夫人一邊喝掉啤酒，一邊還注意洋裝的腰圍。她確實比今年春天看起來胖了點。但是她原來是苗條型的女人，所以根本不會胖到引人側目。

「寒假有什麼計劃？」

「我想回家……」

「媽媽等你……」

去紋別的事不好講。

「這家壽司還可以吧……」

「非常好。」

中午祇喝了咖啡，所以現在食欲大振。美砂已經把她那份吃了一半。夫人突然抬頭，問：

「最近你碰到仁科？」

「仁科太太？」

「當然，我是說杏子。」

自從上次在地下鐵入口見過面，再也沒有她的消息，也沒有碰頭。

美砂想到她還是關心紙谷，又送花到醫院，就不愛看到她。

夫人把吃剩下的壽司撥到一邊，說：

「杏子失蹤了。」

「失蹤？」

「今天下午看到他先生，才知道她從昨天就沒回家……」

「眞的……」

美砂失色，看著夫人。

「昨天，他們打電話給所有親戚和可能的朋友，都找不到她。」

「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他先生祇說，杏子是在昨天中午到傍晚之間離開家的。」

「有沒有帶行李？」

「皮包跟簡單的手提箱。」

「那是有計畫的……」

「我也這樣認爲，可是他先生說，並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會是發生意外！」

「這個調查過了，到目前爲止，沒有任何跡象。」

「會去那裏……」

「誰知道。他先生昨天想了一個晚上，沒辦法，就來找我談。」

杏子到底去了那裏？連先生都不給知道，兩天沒回家，不可能是小事情。

「爲什麼呢？」

「他先生也沒說得很清楚，夫妻吵架吧。」

「出走那一天？」

「他們夫妻向來就不怎麼和睦。前天晚上，爲了事業或什麼的，稍微吵了一下。」

「溜冰場的事嗎？」

「這個計畫受到銀根緊縮的影響，大概不會成功，但是也不光爲了這個……」

「怎麼辦？」

夫人輕輕嘆口氣，說：

「仁科會不會去紋別……」

「紋別？」

一時，美砂聲音激昂，緊接著連忙搖頭。

「我也是想不可能。爲了證明一下，剛才我跟教授提過。」

「伯伯怎麼說？」

「不要慌，再看情形。」

美砂的眼光慢慢從夫人身上移到櫃台。

仁科杏子果眞是去紋別嗎？她爲什麼非去紋別不可。都嫁人了，有必要丟掉先生，跑到最北邊的地方嗎？

想著，美砂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過分！」

「嗯，這祇是猜測而已，不過他先生也有這個意思。」

「可是……」

仁科恭平的疑慮，是否因爲夫妻之間，早就存有紙谷這個問題。失蹤前一天晚上

的爭吵，莫非扯到紙谷？

「伯母！」

美砂重新坐直，緊緊咬住唇。

「紙谷和杏子到底有什麼關係呢？以前他們祇是互有愛意嗎？」

「……」

「他們之間雖是老早以前的事，但是不是眞的關係結束了，拜託你告訴我好嗎？」

美砂深深低下頭。夫人沈思片刻，側過頭，有點爲難地說了。

「我想，是結束了。不過人的感情很難一刀兩斷。」

「你是說，後來他們仍彼此相愛？」

「我不知道紙谷的意思，但是杏子仍……」

「可是，她結婚啦！」

「感情太深了，對女人來說，不容易……」

「很深？」

夫人慢慢點頭。美砂的心如同受了鞭打，快要支持不住。

「既然相愛，爲什麼不在一起……」

美砂太生氣了。兩個人如果早在一起，自己現在也不必痛苦。

「沒錯，是應該在一起，可是礙著織部是好朋友。」

「但他人已經死了，已經不存在了。」

「不過……」

「請說清楚，請告訴我全部事情好嗎？」

夫人點頭，安慰美砂似的，看著她。

「杏子被那個人霸佔了。」

「霸佔……」

「我這樣說不好，應該是强暴吧。」

美砂閉起眼睛。仁科杏子一方面和紙谷關係密切，一方面却被織部侵犯。

「杏子把事情都告訴我。她想抵抗，却沒有辦法。都不想活了。」

「紙谷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想不太曉得，主要是織部的關係。」

「什麼關係？」

「織部的死，我跟杏子都認爲是自殺。」

「不是去探測流冰，失足摔死的嗎？」

「織部做了那種事，自己走投無路，所以……」

六年前的冬天，發生在黑暗的鄂霍次克海的事件，美砂無知，却已經背負了一個陰影。

3

紙谷、杏子跟死者織部的三角關係如何，現在和美砂毫無關係。美砂此刻想知道的是，紙谷還愛不愛杏子？

結了婚的杏子，是否因雙方仍藕斷絲連，才出走紋別？果眞如此的話，此刻美砂是不能現身了。

過去的可以不追究，目前最重要的，美砂要相信紙谷愛她。唯有相信，才能忍受紙谷過去的任何謊言。否則，一旦信心動搖，美砂便無立身之地。

但不管怎麼說，不能讓事情含混發展。

「伯母，能不能請你打電話到紋別？」

美砂態度明顯，看著夫人。

「我想確定杏子是不是去紙谷那裏。」

「可是……」

「拜託，紙谷的電話，問研究所就知道。」

「我希望瞭解眞相。」

「我懂你的心情。」

夫人下意識地用手摸摸臉。

「我是想，杏子眞去了紋別，倒還好。」

「等等，再打電話去杏子家問問。或許她回家了也說不定。那麼這件意外就簡單結束。」

夫人走到進門旁邊的紅色電話機前面。

美砂剩了一半壽司，呆看桌面。即使有萬般理由，爲人妻子離家出走，去找別的男人，也太任性了。說什麼都責無旁貸。

仁科杏子到底是抱著何種想法去的？

抬起頭，夫人仍手持聽筒靠近耳邊，到底說些什麼？談這麼久。

萬一杏子回來了，是否像夫人所說，不過是夫妻間的平常口角？

「幫你換茶好嗎？」

壽司師傅從櫃台那邊問她。

「謝謝！」

美砂遞上還剩有一點茶的杯子。不知何時，枱子前面的客人走掉大半。過一會兒，女孩送來熱茶。

「謝謝！」

美砂點頭時，夫人放下聽筒，回來。臉上表情略顯怪異。

「怎麼了？」

夫人慢慢坐到木頭靠背的椅子上。

「想不到，她眞的去紋別。」

刹時，美砂怔怔地抬頭看著夫人的臉。

「怎麼會……」

夫人十分吃驚。細長的臉變了色。

「出人意料……」

「你知道去那邊做什麼嗎？」

美砂儘量保持平心靜氣。

「後來，他先生打電話去紋別一帶的旅館打聽，終於打聽到是在一家小山旅館。」

「啊……」

「你知道不知道？她昨天晚上是住在那裏哪。」

「現在人呢？」

「不清楚……仁科先生知道杏子去紋別，沒事吧。」

「沒事？」

「或許有所決定。」

美砂擱下這邊的紛擾，猜想，杏子跟紙谷在做什麼？說不定兩個人正相偕去眺望鄂霍次克海。

不想還好，想了之後，美砂不禁悲從中來，以雙手掩臉。

現在她什麼也不要想了，祇希望單獨一個人。

「人的一生，難免遭遇許多事情……」

夫人像是自說自話。本意是要安慰美砂，但現在事情的發展，她也苦無對策，很煩。

「我想杏子沒別的，只是去隨便走走。」

「伯母，不要講了，我們走吧。」

「好啦，好啦。」

夫人點頭，自己先站起來。

離開壽司店，美砂分不清東西南北。一個人走在初冬夜晚的道路上，雙手插在外套口袋裏，漫無目的地前行。

就這樣走下去，管他的，被車子輾死就輾死。有人要襲擊她，她也不怕。索性發生件什麼事情更好。

隨著腦筋亂想，美砂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她彷彿看到杏子跟紙谷在一起。

現在的杏子跟紙谷，是不是額頭相貼的在講話呢？搞不好，杏子是窩在紙谷懷裏

也說不定。假如眞有這些事情，她就不要紙谷了，這種不純潔的男人，討厭。

霎時，美砂一度血脈上衝，頭至脚全身猶似一陣鐃鈸亂敲。茫茫然不知身在何處。

嘴裏說的是體己的話，心裏却仍愛念著杏子！這種男人眞沒用！這種男人誰想要！隨便誰都可以一搶就到手。心裏狂喊，一邊唾罵，美砂淚湧如泉水。後悔，哀痛，美砂一昧流淚。

回到公寓，八點多。

一邊知道必須打開瓦斯暖爐，美砂却仍裹著外套，對著房子一角狠狠踢了出去。

她已經什麼都不想做了。

床、枕頭套、桌子，那一樣不勾引起美砂的悲傷。那一樣不是留著紙谷和他相依相偎的記憶。氣死好了！怎麼辦？美砂壓不住自己的忿怒狂亂。

站起來，美砂在房子裏來回踱步兩、三次，然後走到走廊，下樓去。

樓下入口旁邊有電話，美砂把帶來的十圓硬幣全部投進去，撥了號碼。

○一五八二……

紙谷在紋別的電話號碼，不用看記事本也記得。

聽到他的聲音，說什麼好呢。恨死他、罵他、不要他，美砂理不出頭緒。她沒辦法克制自己不說話。

撥完電話號碼，美砂耳朶貼住聽筒。不通，沒有人接，電話一直響。

再打，五次、六次、十次以上，仍然沒有人接。

去那裏？跟仁科杏子外出嗎？美砂的想像逐漸擴大。

好，他怎麼做都可以……

美砂再撥一次電話，證實人出去了，把聽筒往下一扔。

她不回到孤冷的房子裏。現在她快瘋了，怎麼辦，不知道。

美砂煩躁不安，看看周遭，想起藤野。

不久前，藤野在北海道廳跟她分手，以後就難得碰面。

在學校裏，藤野仍保持原來的態度，也許那天晚上的事，讓他死了心吧，從此不曾來邀她。

現在打電話給他，可能讓他大吃一驚。但是她現在不要一個人孤伶伶。這樣對藤

野來說，雖然不應該，但是美砂祇想找個人，管他是誰。

美砂快步回到房裏，從皮包裏找出記事本，又下樓打公用電話。

上次去網走，藤野曾經告訴美砂，他在札幌的電話號碼。市區電話，一撥就通。

鈴聲才響三次，藤野的聲音已經傳了過來。

「喂、喂，我是竹內美砂。」

「喂？」

「我是竹內美砂。」

「是你！」

「什麼事？你現在人在那裏？」

大概很意外，藤野講到一半，笑了。

「你現在有空嗎？」

「沒事，因爲我剛剛從附近的飯館吃完飯回來……」

「你找我？」

「是啊，你現在人？」

「在公寓。」

「三十分鐘後，在『沙羅』喫茶店見。」

「好，我等你。」

是不是準備要變心了呢？在這之前，日思夜想唯有紙谷，而現在想跟別的男人約會。原是一直避免單獨相處的男人，此刻却主動打電話找他。

美砂自己也不明白。她祇想趕快治療自己的孤獨、寂寞。誰幫他治癒都無所謂，男人就好，不一定是藤野。

美砂一直沒脫下外套。拿起皮包，又回頭走向夜晚的街道。

才不久，一路流著淚水回來，現在仍又一個人走了出去。天冷且將下雪，十分寒凍。

紋別下雪了嗎？

剛剛才想忘掉紙谷，現在又在腦海出現。

他跟杏子兩個人，眞的什麼事都沒有……

美砂痛恨，却拋不開紙谷。完了，美砂一邊想著，一邊還抱著一絲希望。

很快的，腦海裏跟著浮現她跟紙谷甜言蜜語的鏡頭。

像這樣，他們兩個是不是會在鄂霍次克海那邊結婚？這是不是他們兩個人一開始就計畫好而默默進行的？杏子離家出走，是不是有預謀？

那我算什麼？人家一時的安慰品？隨手勾搭上的女人？

突然，美砂狂奔。

跑著，憂心如焚，幾乎發瘋。此刻美砂或許是面臨崩潰的邊緣。

看到前面的燈光了，這裏是地下鐵的入口。美砂逃避什麼似的，逃進燈光之中。

快九點了，往市中心的地下鐵空空的。有著大窗戶的車廂裏，坐了一個略顯疲倦的中年男人，以及兩個面對面坐著的年輕情侶。

車開了，駛向黑暗。美砂仍是想起紙谷。

就這麼辦，跟他的事到此爲止。向著漆黑的窗戶，美砂喃喃自語。

晃啊晃！車子通過黑暗，迎向光亮的車站。今天第三次到這裏。美砂目不轉睛，直登樓梯。

越快看到藤野越好。見到藤野，或許可以克制自己的狂亂。

走出地下鐵車站，夜晚的街上，開始飄落小雪花。

冬野

1

到了「沙羅」，藤野可能也剛到。桌上放的仍是冰水。

「什麼事？」

「嗯，沒什麼。」

美砂跟女侍要咖啡。

白天或中午休息，有許多上班族來這裏消磨時間。晚上過了九點，生意清淡。

「沒想到今天晚上蒙你召見！」

「對不起！」

「你臉色不對勁，怎麼了？」

「嗯！」

「心情不好！」

女侍送來咖啡。看着杯裏黑褐色的漩渦，美砂眼前浮現紙谷跟杏子的身影。

「看你怪怪的。」

藤野是被她叫出來的，美砂覺得沈默不好，但又提不起勁說話。

「你要不要帶我去那裏？」

「去那裏……」

「今晚，我想痛飲。」

「嘿……」

藤野半信半疑，瞧著美砂。

藤野難以置信。從前他和美砂逛街，過了九點，美砂就回去。未曾像今天晚上，居然邀他出遊，也不在乎時間。

這種事不可能有人强迫。美砂如果跟他們混得很晚，一定是紙谷在場的時候。

「去『糖果屋』嗎？」

「我有錢。」

「沒關係，我也有。」

藤野將咖啡一口氣喝完，站起來。外頭小雪花飄落。

「今年新下的雪……」

「是的，今天晚上大概會積一點。」

藤野豎起大衣領子。美砂跟在背後。「十二月十二日第一次下雪的日子，也是紙谷背叛我的日子……」美砂自言自語。

藤野攔部計程車。其實走路不用十分鐘。不過在這種冷天的夜晚走路，兩人的心會走散了。

雪來了，薄野的中心街道反而熱鬧。霓虹燈映出漂亮的雪花。人人爲了逃避寒冷，都興沖沖鑽進店裏。

下了車，藤野馬上走到前面大樓的地下層。

「糖果屋」是鰻魚型的細長店面，吧枱成一縱列，是極平常的酒廊。老板跟今井副教授有交情，研究所的同仁常常去。

「喝什麼？」

「烈一點的。」

「難得！」

「冷嘛，要喝。」

美砂以前來，都喝果汁，大不了是啤酒。威士忌是因爲紙谷勸她，喝過兩、三次、嗆人，不覺得好喝。

「兩杯！」

藤野吩咐，跟著點唱機哼歌。

美砂的心情終於藉著酒興而放鬆。用手指敲彈桌面，替藤野伴奏，暫時忘記痛苦。

我也放開了，今天晚上就跟這個人喝酒散步。美砂心下已定，喝起烈酒。刹時，一股灼熱在喉間擴散，美砂再要來一杯，灌在肚裏。

辛辣、苦烈，昏昏欲醉。醉了可以忘掉一切。

「你喝得好兇！」

藤野以一種投降的語氣說。

「不會有事吧？」

「放心，我本來很强的。」

邊回答，美砂邊覺全身發熱，她知道醉了，身子不穩，心情卻痛快。

「十點半，再換一家？」

「好啊！」

走出「糖菓屋」時，美砂在樓梯口絆倒。一個鐘頭喝下三杯酒，大大超過美砂的酒量。

「前面一家啤酒屋叫『香港』，去看看。」

「好奇怪的名字——『香港』。」

美砂笑著，舌頭打結。

「來，我請客！」

走著走著，美砂拿出錢包。

「這一次我付。」

「好，等看帳單再說，放心！」

「不行，不讓我付就丟掉它。」

「喂！等等！」

藤野拿她沒辦法，拿過美砂的錢包。

「你要請，就讓你請。」

冬天快到了，美砂準備添些毛衣、鞋子，錢包裡將近有五萬塊。對美砂來說，數目相當大。今天要痛快的話，全部花光更好。只要能夠忘掉紙谷，都划得來。

「香港」也是個小酒廊，一邊放兩個小型雅座。藤野直接進去，坐在裏面。

「咦，今天有小姐陪，不簡單！」

「偶而也應該帶出來嘛。」

藤野說著，介紹女經理給美砂認識。

「漂亮哦，就是你講的那個啊，可惜！」

「拜託，不要漏氣！」

藤野面紅耳赤。藤野可能向女經理提過美砂。是現在仍舊喜歡她呢，還是被拒絕以前講的？

「不管怎樣，他不像紙谷三心二意。藤野是一逕喜歡自己的。只怪自己的心早被紙谷奪去，以前才會疏忽了藤野的好處。

「今天好高興！」

「我也是！」

兩個人酒杯碰在一起。昏暗的燈光下，藤野的瞳孔中，有火焰燃燒。

「我會送你回去，儘管喝！」

「我知道。」

美砂再斟上酒。醉，醉倒吧，我要忘掉紙谷。杏子、紋別，就讓它們跟我一刀兩斷。

現在，儘量喝得醉醉的。然後拋開一切不必要的想念。何必自尋煩惱？明天什麼都沒有最好。

「還要！」

藤野向櫃台要酒。美砂受了藤野影響，跟著好酒量的藤野再灌。

兩個人唱歌、喝酒，又一個鐘頭過去。

「十一點半，怎樣？」

藤野突然改口問。

「我不要回去——」

瞬間，暗暗冷冷的公寓裏的一個房間，跳出美砂的腦海。

這樣回去，能馬上睡著嗎？即使有睡意，眼睛也難闔上。

醉了還睡不著，盡是想紙谷，太痛苦。

「回去好了？」

藤野站起來。

出來外面，新下的雪鋪滿道路。雪在兩個人喝酒的時候，繼續不斷飄落。

「好冷！」

美砂縮著肩膀，藤野偷偷把手搭了上去。

「送你？」

美砂知道藤野的雙手攀住自己肩膀。

這種事她祇准紙谷。想不讓藤野過分，但喝醉的身體，倦怠得不想動。

「要不要去我那裏？」

「你住的……」

「我那裏。雖然髒，有暖氣，很暖和。」

「可是……」

「等身體暖和些，再回去好了。」

藤野要計程車司機開到他的公寓，車子跑在白色的馬路上，雨刷不停擺動。

美砂覺得身子虛浮，一切都忘掉了，連同那些從前想不開的事。

暖暖的，心情好得很，管他愛去那裏，就去那裏。

於是，美砂斜靠在藤野肩頭，閉上眼睛。

「到了。」

耳邊有聲音，睜眼，前面一棟四層樓鋼筋水泥公寓。

藤野雖然一年到頭鬧窮，但是家裏有錢，加上單身，住得起好房子。

「樓梯，讓我來。」

藤野牽住美砂的手，爬上樓梯。

不要回去……

美砂再次恢復理智。然而一剎那，也醉了，心想，怕什麼怕。

藤野房間在三樓一端。走廊前面，藤野放手，從口袋掏出鑰匙，開門。

「進來！」

藤野在門內出聲。美砂排斥自己不要進去的心理，進去了。

隨即，身後響起重重的關門聲。

「很溫暖……」

「……」

「這邊好！」

美砂被他的好意引進起居室，坐在沙發上。

房間大約十個榻榻米大，一邊擺了沙發和餐具架。一邊是書桌和床。男人的房間，沒情調。但是不像紙谷的亂糟糟。

「如何，再喝？有威士忌。」

「嗯，來啊！」

「咖啡呢？」

「給我涼水。」

慢慢的，美砂體內的酒精漸漸散開。是電燈太亮了，或是房間裏祇有跟藤野，緊張的感覺使得美砂的理智復甦。

「涼水！」

藤野端一杯水來。

「謝謝！」

一飲而盡，神智迅速清楚。

「好點沒？」

「沒事了，我要回去了。」

美砂準備站起來。

「什麼事？」

「我……」

「美砂！」

突然，藤野搶到她面前。

面對著面，美砂閉上轉不動的眼珠。

藤野的聲音略略嘶啞，美砂迷迷糊糊聽著，身子被狠狠地抱住。困在藤野的臂膀裏，美砂出奇地沈靜。

說眞的，此刻美砂的心情，大大不同於一個禮拜前，聽到藤野說喜歡她時的感受。當時，美砂祇想逃之夭夭。現在呢，不覺得壓迫感。因爲美砂對紙谷的存在，已淡掉了。

誰叫他玩弄自己，我愛幹嘛就幹嘛，關他什麼事。美砂自己勸慰自己。

「愛你！」

藤野喃喃有聲，熱氣吹到她耳根，唇也跟著湊近。

美砂搖搖頭，她以爲自己墜入深淵……

這或許就是人世間所說的墮落、背判。眞愛一個人就不該如此，這是壞事呢。

但在墮落的錯覺中，又萌生另一種想法。

索性墮落就墮落吧，墮落了，心才會踏實。是眞喝醉了嗎，還是要讓紙谷好看？

美砂豁了出去，從來不曾這樣大胆。

小聲低吟，藤野在摸索中佔住她的唇。霎時，美砂想反抗，想逃……但是已經全身乏力。

墮落……

美砂在這種意識中翻騰，是我自己要的。

兩人的唇緊緊相黏。這一刻，美砂的唇被吻著，人被抱住，她想他是紙谷啊……很快，不到十秒鐘。

「美砂！」

藤野再度喃喃作聲，想帶她到床那邊，忽然，美砂叫道：

「不要！」

突然的嗎？不是，只是一直迷失的，全在此刻清醒，美砂搖頭，手腳僵硬。

「放開，放開！」

美砂發狂大叫，推開藤野。

前一刻，還讓他深吻，此時卻斷然拒絕，完全變個人似地，暴跳。

坦白說，美砂自己也不知什麼原因，要如此强烈反抗。她不懂自己，一邊想著自己太放縱了，一邊祇想趕快逃離這裏。

與其說是美砂內心的覺醒，不如說是自身的一種本能反應。

熾熱的藤野，被她的狂叫嚇住，一直都很順從的啊。藤野傻住了。

「怎麼了……」

藤野祇好鬆手，稍微清醒過來的雙眼，盯住美砂。

「我要回去！」

「別急……」

美砂不理。撿起掉下床的皮包，走向門口。跟跟蹌蹌穿鞋子，打開門。

「你……」

藤野聲音隨後喝止，美砂跑下樓。一條暗街，不知往那裏走，到了一條較大的馬路，美砂叫住一部計程車。

「北二十條。」

說完地點，車子發動。美砂回頭看。

從後面車窗看出去，夜晚的街道一色雪白，街燈成縱隊在雪中肅立。車子裏開著暖氣。

美砂拿出皮包裏的粉盒，對著小鏡子整理頭髮，嘴唇用手帕揩拭，然後看出窗外，背靠了上去。

爲什麼抵抗……

藤野抱她、吻她時，她都默許他繼續行動……不，之所以這樣，是前一刻藤野誘使她的時候，自己以爲事情不管如何，都是美好的。

事實也是如此，所以美砂讓藤野吻了她。但後來的粗暴，美砂事先不知情。

顯然，第一次到第二次的接受之間，她的心情有了轉變。

第一次，當然是她無言的鼓勵，第二次則斷然不允。這中間的差異，是什麼原因呢？

美砂從前座車窗看出去，雪在飄，雨刷左右揮動，呈扇狀。穿過反覆動作的雨刷，美砂透視雪中的夜晚。

被誘至床邊的那一剎那，命令自己「不行」、「快逃」的是誰？

房間裏除了藤野，就是自己。仔細想想，「誰」是她的本能。

那一刻，自己知道不能這樣，心裏唯有快逃一個念頭。至於什麼心理使然，美砂也無法明說。

絕對不可以……

心裏有個聲音告訴她，美砂慢慢閉上眼睛。沒有任何理由，眼淚涔涔。抑不住地淚水盈眶。

「我要見你……」

黑暗中，朦朦朧朧的白色夜晚浮現。海濤聲音低揚，流冰沒有盡頭。深夜裏，美砂又看到遙遠的鄂霍次克海的平面。

「他在做什麼……」

美砂又一次喃喃自語。

2

冬天初雪過後，下了一場難得的大雪。

美砂決定去紋別，雪夜已將黎明。

美砂一夜沒睡，天快亮才上床。一度想起紙谷的事，整個人彷彿像雪愈下愈大地膨脹。

昨天晚上，她想起紙谷種種的好，充其量也是騙人的。忘掉他吧，想強迫自己，內心卻清楚做不到。

不管紙谷做什麼，她愛他的心不會變。既然他一直愛仁科杏子，她跟紙谷的短暫愛情，就隨它去吧。

一個人能夠眞心愛一個人，這才是最重要的。

「愛你不是輕易決定的，我是眞心眞意，你甚至可以要我死。」

美砂現在想做的，就是去告訴紙谷這件事。祇要他會瞭解就心意已足。

此刻，美砂不打算要求紙谷什麼。愛雖是雙方相互給予，愛也不能一廂情願，但希望對方回報的愛，只教人徒增傷感。

是自己要愛他，至於他要怎樣，兩者之間本來沒有關係。能愛自己所愛的，難道還不該感謝嗎？

醉酒，後悔獻身給自己不愛的人，或許祇想掩飾自己的脆弱。這不過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表現。

美砂悔不當初，不該讓藤野吻了她。雖然自己能及身煞車，但曾有把身體給他算了的想法，永難磨滅。

此刻，美砂忙不迭地擦拭嘴唇，漱口。與藤野接吻是不能抹煞的事實，不過或許因爲這個刺激，她才幡然清醒。

太陽昇起，美砂開始準備行李出門。一整夜想紙谷跟杏子的事，幾乎不曾闔眼，但是現在腦筋卻非常清楚。

小旅行箱裏，美砂放進換洗的內衣和厚厚的毛衣。札幌都下雪了，鄂霍次克海更不用講。

幾點的火車？反正傍晚一定到得了紋別。上次紙谷是搭快車，現在去火車站好像來不及了。

學校放假。如果打電話去明峯教授家告假，夫人必定阻止，這是可以預見的事情。

自己做的決定，任誰也打動不了了。姑且拋開人情世故，做一次自己判斷的事。考慮再三，末了，美砂準備搭十點十分的快車。估計傍晚四點左右可以到達紋別。

一切弄妥當，美砂收拾房間。

餐架上的鐘指在八點半。

昨天晚上的雪，像瞞人眼目似的，今天天氣倒放晴了。十吋左右的積雪，上班的人羣，成行的在上面踩踏。

美砂離開住的地方，到公寓大門打電話。她是打給學校研究所的守衛。

「我是海洋學研究室的秘書。剛好有急事需請假，如果你看到研究室的人，幫我講一聲。」

昨天並沒有剩下什麼需要特別處理的工作。如果有請長假的必要，再從紋別連絡。

美砂小聲交待完畢，擱下聽筒。

3

雪花紛飛，美砂在十點抵達車站。

到紋別的火車是十點十分。全線受到寒流的影響，火車會誤點二、三十分鐘。

美砂聽到去紋別的車要遲二十分，便到車站大廳的二樓餐廳，喝咖啡。

夜來的新雪，雖然積了十吋，但站前廣場，雪被陽光一照，立刻化為雪水，流到路的一邊。

如果去研究所上班的話，現在藤野他們差不多到了，大概在一起喝咖啡吧。

然後，藤野會有什麼表示呢？回想昨天晚上那一幕，美砂立刻排斥什麼地站起來，離開餐廳。

火車慢分，而車站擠滿乘客。美砂提了一只手提箱，在剪票口排隊。到了月台，

看到鐵軌那邊的雪，火車也來了。

美砂的位置靠窗，對面坐的是一對五十歲左右的夫婦。

停車數分鐘，火車重新出發。

這一趟要五個半鐘頭才到紋別，美砂有好長一段時間沈思。

火車開動了。美砂又在思索自己此去紋別的事。

無論如何，她現在不是抱著悲痛的心情前往。仁科杏子實在沒有必要拋夫離家，去追逐紙谷。

「爲什麼要去……」

看出窗外，美砂自言自語。

野外一片雪色，沐浴在陽光下，耀眼刺人。再向北去，雪會堆得更厚。

這趟去紋別實在沒有什麼意義。不過決定要去，而且坐上火車了，就去吧。

對面的老夫婦頻頻交談。可能是去探望住在網走的女兒、女婿。美砂突然想起父母。父母如果知道她爲了一個男人，放下工作，追到紋別，不知會作何感想。

美砂再望向窗外，陽光掩映田野的雪色。美砂看了一會兒，想起來在車站買了一

本週刊，眼光便調回來。

其實腦筋既不想看窗外景色，也不想看雜誌。她根本看不進鉛字與風景，眼光四處游移，心中另有所思。

過了旭川站，老夫婦開始吃買來的便當。他們分著鹹菜，感情和睦。美砂早上在車站餐廳喝過咖啡，肚子不餓。

車子愈向北，天空烏雲逐漸增加，是雪要下不下的虛張聲勢。自己到底去過幾次鄂霍次克海呢？

今年一月跟三月，現在是十二月，共三次。

三次的目的都不一樣。第一次純粹去看流冰，第二次為了見紙谷，這一次則是為告別而前往鄂霍次克海。

一年不到的時間，事情變化何其劇烈。

不過現在回頭看，美砂並不悔恨。都怪自己奉獻生命般的愛上一個男人。這個事實極其明顯，至於會有什麼結局，現在倒可以先說是因為認清事實，而教會她有自信心。

從生命的軌跡來看，留在記憶中的都是明確的年日，而這一年無疑是美砂的新生。

戀愛、痛苦以及分手，經驗如同死過一次般的艱辛，但卻是永遠無法忘記。

單看這一年，也不能說是以往的日子白過。只不過從前是平凡、相同的日子在反覆交替。

縱使到頭來是沒有回報的愛，但體會了生命意義的充實感，也已經令人滿足。或許她應該感謝紙谷。

邊看著窗外冷冷的景色，美砂自言自語。

美砂沒有被擊倒，美砂眞正落實下來。

其實愛情的迫害者也就是受害者。怎麼說，因爲愛一個人，就希望被愛，這是無可否認的事。但是一旦戀愛失敗，就以被害者自居，責怪對方，未免太自私。

戀愛這種事情，難保失意和不安。如果害怕，一開始就不要嘗試的好。

窗景是光禿的樹木和漫山遍野的白雪，一程又一程。暮色也逐漸近了。不久，是遠輕站。

火車在遠輕分開，一部分開往網走，一部分開往紋別。

美砂搭乘的車廂是繼續往紋別的。老夫婦向美砂稍稍打個招呼，換到另一個車廂。

車廂乘客頓時減少許多。美砂的座位只剩她一個人，她仍然注視著窗外。

這一帶，雪下得不多，但是幾乎沒有人煙，山野和平坦的山丘綿延。偶而看到人家，也只有光禿樹木伴著房子，暮色中的寂寥風景。

不久山峯開展，可以看見前面的鄂霍次克海，海岸線淸楚地淺淺蒙上一條雪色。天空的色調更加灰暗。

「終於到了。」

美砂探身看看暮色籠罩的鄂霍次克海。

十二月中旬，流冰還沒到。但是湧來的白色波浪，已經透露冬天的寒氣。

火車四點多到達紋別車站。因爲發車後又倒回去，所以誤點十分鐘。美砂提著手提箱，一個人走下月台。

前不久，藤野曾在這邊接她，現在沒有見到半個熟人。

走出車站，紋別已完全浸入暮色中。果然是北方邊境，撲打臉頰的風，冰冷刺骨。

美砂下意識地拉起大衣領子，縮著肩膀。

「好冷，今天晚上可能又要下雪。」

搭同一班火車的人在交談，然後一個個消失在換上今冬新雪裝扮的街頭。眼前看到的人，都是穿著長統馬鞋跟厚大衣。

美砂站立在寒風中，隨即走向右邊的公共電話亭。離開札幌時，美砂並沒有打電話到紙谷上班的研究所或旅館。來紋別是臨時起意，根本來不及打電話。一方面也是不想事先告訴任何人，她想任意而行。

來紋別，如果紙谷不在的話，她就住一個晚上，去看看鄂霍次克海也好。再者，萬一上次住過的小山旅館客滿，住別的地方也沒關係。紋別的一日之旅，能看見海就不虛此行。

而紙谷若是在，她祇去說聲「再見」便走。假如同時碰見杏子，她會立刻搭火車，到附近的街上走走。

在電話亭裏，美砂輕吁了一口氣，再打電話到研究所。還不到五點，紙谷或許在。

「喂、喂！」

剎時，美砂壓低嗓子。

「請問紙谷誠吾在嗎？」

「等一下！」

接電話的是男的，聲音硬硬的，說不上冷漠。不久聽電話的人像是從另一個房間過來，美砂聽到地板上的腳步聲。接著聽筒傳來那人的聲音。

「喂、喂！」

沒錯，是紙谷。美砂咬一咬唇，再把聽筒拿好。

「噢，我是美砂。」

「啊，你怎麼了？」

紙谷的聲音和以前一樣穩重。

「我現在在紋別。」

「眞的……」

「嗯！」

美砂的聲音很低很低。

「我可以見你一下嗎？」

「當然，在那裏？」

「車站。」

「馬上過來吧。」

「打攪你了。」

「你說什麼話……」

紙谷抗議，然後說：

「我要下班了，你直接到我住的地方……」

「好不好？」

「你知道我的公寓嘛？」

「記得！」

美砂放下聽筒，立刻去計程車招呼站。

紙谷到底在搞什麼把戲？昨天晚上跟仁科杏子見面，今天又要同她碰頭。美砂不懂紙谷的心。坐上了計程車。

「我要去流冰研究所的海鳴町。」

車子即刻滑入暮色重重的街道。紋別昨天晚上大概也下過雪。白天融化，現在凍成冰。車胎都換上止滑輪胎。

「你是從札幌來的嗎？」

司機注視前方，隨口問道。

「札幌今天也很冷……」

「嗯……」

美砂望出漆黑的車窗外，語意含糊。

不久車子離開市中心，住家稀稀落落。郊外的雪從早上一直下，不曾融化，昏黑暮色中靜得出奇。

「看這樣子，晚上會來。」

司機邊看著左邊黑沈沈的大海，邊說。

「什麼會來？」

「流冰啊，太冷了。」

即使天黑，美砂還是看到海那邊的斑白雪色。

「一個晚上流冰就都來了嗎？」

「明天早上一覺醒來，或許都不一樣了。」

默默地看著，左邊有一家雜貨店，過了那條積雪的小路，就可抵達紙谷的公寓。

新生

1

來過一次，美砂再也不會忘記紙谷的公寓。雖然已經是今年三月末的事，而現在一年的雪才剛開始下。儘管白天的感覺和晚上不一樣，自己深愛的人所住的房子，印象仍深深留在腦海。

美砂來到紙谷的房門外，吞口氣。

已經華燈初上，門邊窗戶的燈是亮著的。燈光中，先回來一步的紙谷正等著她。

美砂做一次深呼吸，然後下決心，敲門。

廓、廓，敲門聲在雪色反映的燈光中響起。窗邊馬上聽到，有人走動的聲音，門打開來。

「噢……」

一瞬間，紙谷驚喜失聲。

「快進來！」

「好嗎？」

「剛回來，才開暖爐，天氣太冷……」

美砂在門口脫下大衣，拿在手上，進到裏面。

房間同她上次來的時候，沒有多大改變。還是不加收拾的老樣子，起居室的中間，放茶几、沙發，後面是書架、書桌。

暖爐剛點著，火焰仍在中央燃燒。

「我去泡茶，坐吧！」

紙谷似乎預先準備好了，走到廚房去取茶壺。

「冷嗎？」

「不會。」

紙谷在流理台前，美砂發現紙谷的背影仍像從前，高挺、魁梧。

「濃一點好嗎？」

紙谷兩手拿著茶杯，分別放在他跟美砂前面，就面對美砂坐下。

「很久沒看到你，還好嗎？」

「嗯……」

「怎麼了，沒精神。」

至今仍未向紙谷說明她來紋別的原因。如果不說，他會知道嗎？美砂心中已經忍耐很久了，會一觸即發。

「不是說寒假才來？」

「不，不會再來了。」

「不會再來？」

「嗯……」

「今天什麼事，怪怪的？」

紙谷探出上半身，美砂一邊看著他黝黑的臉孔，一邊淸淸楚楚地說：

「杏子怎麼回事？」

「……」

「我是說仁科太太。」

「這個……」

紙谷明白了，點點頭，點著一根煙。

「你是爲這件事來的？」

「……」

「她已經回去了。」

「什麼時候？」

「大概早上……」

「她來這邊看你……」

紙谷看著煙，點頭。沈默持續片刻，美砂即稍微改變口氣，說：

「好，我衹是來聽這個的，我走了。」

「爲什麼？」

「再見！」

美砂拿起大衣、皮包，走向門口。

「喂，你……」

追上來的紙谷，叫道：

「等等！」

兩個人在門口地方，對著門停住脚步。

「你是不是誤會什麼了？」

「誤會倒不會。」

美砂回頭，仰視紙谷。

「我不懂。」

「你，我才不懂。你還愛她……」

「沒有！」

「是嗎。不然杏子怎麼會跑到這裏來。杏子爲了追你，來找你的事，全札幌的人都知道了。包括明峯先生的老婆、杏子的先生……」

「……」

「杏子是有先生的人，她來這裏，意義不尋常……」

「的確不尋常。」

「是你讓它不尋常的。因爲你愛她，她才會追上門來。」

紙谷不爭辯。歪著腦袋動也不動，只看著門。

看紙谷一逕沈默，美砂內心湧出新的怨氣。

「你卑鄙，你三心二意，你狡滑，你沒有人格！」

「等一下……」

「你愛杏子，你騙人……」

「誰說我愛她？」

「明峯夫人、藤野、還有大家都這麼說。因爲你跟杏子相愛，織部才墜海死亡。」

「沒這回事……」

「沒有就沒有。對我來說，這是件大事。我聽了，多麼難過……」

「但事情已經過去了。」

「不，還沒過去。現在正在進行呢，杏子不是來這裏嗎？」

「不一樣啊！」

「那裏不一樣？」

「她結婚後，我們都沒碰過面。」

「沒碰過面，也不必跑來這裏，丟下家裏，丟下老公……」

「你很煩……」

「很煩？」

美砂用冰冷的眼光瞪回去。站在面前的紙谷，悶悶的，臉上長著鬍鬚。

「你就是那種男人，才會做那種事，不管人家是不是拋棄家庭、先生，一切！」

「……」

「齷齪、膽怯、狡滑、亂搞，我討厭看到你……」

美砂的手去拉門的把手，正要使勁，紙谷從後面抓住她的手腕。

「等一下！」

「不要，放手！」

「你等一下嘛！」

紙谷猛地拉住美砂上半個身子。

「到這邊來！」

「做什麼？」

「好嘛！」

美砂沒辦法，慢慢回頭。立刻看到眼前紙谷些許蒼白的臉。

「你不相信我？」

「……」

「她什麼事也沒有。她雖然來了，又默默地回去了。」

美砂聽紙谷講話，聲音彷彿遠自天邊。他的話是眞？是假？美砂無從辨別。祇是怔怔地聽著聲音響在耳邊。

「就像你講的，她來這裏不是小事情。對她來說，可能下了極大的決心。但我的心裏，那件事已經結束了。」

「可是……」

美砂嘸口氣，告訴自己必須冷靜。

「既然結束，爲什麼書架上還有那張照片？」

「……」

「上次我來的時候，看得一清二楚。」

紙谷靜靜地點頭。

「你說得對，但是現在不在那邊了。」

「藏起來……」

「放到一般的相簿裏。」

「爲什麼？」

「因爲有你。」

「那又怎麼樣。」

「說老實話，那個時候我還不能忘掉她。」

「好，聽清楚，我要問你。」

美砂重又面對紙谷。

「你去北極之前，喝得醉醺醺，然後突然到我住的地方，是不是遇到杏子的先生。」

「碰到了。」

「你是因為忘不了杏子，所以來找我……」

「……」

「說啊，老實說啊！」

「沒有錯，當時是這種心情。」

「我就知道。」

「知道什麼？」

「你愛杏子啊！」

「你誤會了，那是過去的事，現在你……」

「你是說我無理取鬧！」

「我沒有說無理取鬧。但事實如此。」

「為了忘記別人，你才來找我……」

「不能否認一開始不是這種心理，但現在不一樣了。」

「主要是，我需要你。」

「你不相信？」

「杏子來過這裏？」

「兩天了吧，但是她沒有來這裏。」

「不過你們還是見了面。」

「祇有一次，在研究所。」

「我不相信，來都來了，會不來這裏！不要再講了，這兩天她到底住在那裏？」

紙谷重重嘆口氣。

「不能說？」

「如果你不相信，說也沒用。」

「我不相信！」

美砂一氣之下，又要開門。剎時，冷風從縫隙吹進來。

美砂逆著風走出門外。一邊快步跑，一邊穿上大衣，衝下樓梯。等跑到鋪滿雪的

路上，再回頭看看紙谷住的公寓。

他的房門一定關上了，也看不到紙谷的人了。

「混蛋！混蛋！那種人認了！」

美砂自言自語，跑上雪路。

「好，休想再見面！」

美砂叫，人突然站在呼嘯的風聲裏。

難道紙谷不會追來？回過頭，美砂的眼眸裏，祇看到雪中公寓的燈光，小小的。

走到大馬路，美砂站住，等計程車。

雪暫時不下了，寒風橫掃美砂的臉頰。夜晚，薄薄的積雪，山就在不遠處。

寒冷中一踏步，美砂在期待紙谷出現。爲什麼他不來？雖然曾經愛過杏子，但是他說現在不一樣了，那爲什麼不來找我？

自負、詭變、洋洋得意、自以爲是。不瞭解女人，卻以爲自己最偉大，臭男人！

美砂像在詛咒。計程車來了。美砂擧手，坐上去。

「到那裏？」

「車站前面的小山旅館。」

有房間嗎?去了再說。有就住，沒有就搭最後一班車回去。

反正是來告別紙谷的。果然至今仍依依不捨。他從頭到尾都是杏子的人。是自己想横刀奪愛。

誰也沒有錯，要怪，就怪自己。美砂眼睛凝視黑暗中大海的一點，自言自語。

2

以爲臨時來住，會沒有房間，誰知道小山旅館居然空空的。上次來，認得她的圓臉女服務生，趕快迎過來。

「冬天，工作的人很少來這邊。」

的確，這麼冷，來鄂霍次克海的人相當少。

「你又要來看流冰嗎？」

女服務生還記得上次的事。

「今天晚上很冷，冰可能會到。」

美砂點點頭，坐右靠窗的椅子上，看著黑漆漆的外面。

不久，雪才停止，天空那一邊，可以看到微弱的星光。天氣將睛，會更加冷。玻

璃的邊緣，結了一層薄冰。

「我現在去替你弄晚餐。」

女服務生泡好茶才走。今晚客人少，旅館冷清、寂靜。

一個人，美砂站起來，用手指頭仔細地去擦白色玻璃的邊緣。一擦，指尖的熱氣，使外面玻璃上面的結冰，稍微融化了一些。

「她也來過這裏嗎？」

如果紙谷講的沒錯，仁科杏子昨天晚上也是住在這邊。然後再去研究所找紙谷。片刻，女服務生送來晚餐。美砂想問問看。

「昨天晚上，或更久前，有沒有看到一個從札幌來的女人？」

「啊，看到了。是仁科太太，眞漂亮。你認識她？」

「有點……」

美砂坐好身子。

「她說，她是來看流冰或什麼的，可惜，太早回去，沒有看到。」

「眞的回去了嗎？」

「嗯，昨天晚上跟前天晚上。第一天晚上很晚才看到她。昨天整天都在，今天一早就走了。」

「在這裏都她一個人嗎？」

「她說有朋友在研究所，白天出去過。」

誠如紙谷所說，他們眞的是在白天碰頭。

「這兩天，晚上她一直是一個人嗎？」

「嗯……」

女服務生點頭，突然想起一件事。

「她看起來總覺得心事重重的。」

「怎麼說？」

「看到她的時候，跟她要走的時候，雖然都是那個樣子，不過臨走前，看起來很孤單、寂寞。」

「她是今天走的？」

「昨天，有人從札幌打電話找她，所以一早走了。」

紙谷的話仍然可以相信，事情大致明白。美砂內心再度生出一點希望。

「你慢慢吃，有事叫我！」

女服務生看美砂在想心事，說完就走開了。

一個人，美砂面前擺好晚餐。新鮮的生魚片，大隻的烤海扇，來鄂霍次克海必定吃到的東西。

可是美砂突然沒有食欲。

他們兩個人之間眞的沒事了嗎？應該再去他那邊證實一下。

想歸想，現在就去，美砂覺得丟臉。

剛才還駡紙谷卑鄙、三心兩意、狡滑，硬著抽回手來逃離他家。

而現在聽女服務生一說，又回心轉意去找人家，美砂有點擺不下臉。

或許應該等平靜一點，再去問他。

紙谷說的也許對。縱使過去曾經愛杏子，但是爲了斬斷情思，所以來找她，並且已經愛上她……

愛，說不定就是這樣曲曲折折的結果。

從一般愛情中逃出來，然後陷進另一段愛情裏，最終，眞愛就因此產生。如果愛眞是如此，實在沒理由責怪什麼。

起初是愛杏子，現在是愛她。可以證實這件事的話，誰說不好呢？

美砂再次站在窗戶旁邊，向著結冰的玻璃吹氣。

很快的，熱氣使冰融化，變成水滴。美砂試著用手指寫：「你呀！」。

從字間窺向天空，屋頂有雪，可以看到星星。

「去就去！」

美砂再一次喃喃自語。

既然告訴人家分手，又去找人家，大概有這種人才會遇上這種事。

罵他卑鄙、三心兩意、狡滑、不老實、騙人，也不是信不過他，實在是自己割捨不下他。心並不亂，而是自己一直眞心愛他。

就說是一過波折的過程好了，即使再怎麼責備，如今祇有勇往邁進。

人世間，有人是想清楚再跑、有人是邊跑邊想，但跑過之後再回頭想的，也不乏其人。形形色色的衆生之中，美砂是那種邊跑邊想的——

想什麼，立刻行動，然後再想一想。走一步算一步，聽起來雖然很穩當，但思慮卻放不開。

但是現在美砂閉起雙眼，說去嘛，想得是很有道理，眞的就去嗎，她又猶豫不定了。然而另外還有一個美砂在命令她：

「快去！」

美砂沒有碰晚餐。站起來穿好大衣。立刻吩咐女服務生替她叫計程車。

「要回去嗎？已經很晚了，不住下啊！」

突然說走，女服務生不明所以。

可是既然下定決心，就不能躊躇。迷惑的時候，更應該朝著信念奮進。

美砂下樓，在玄關等候計程車。

夜深了，外頭寒氣更是逼人，路上仍留著薄薄的一層雪。

「快……」

美砂自言自語。現在管他三七二十一，我要投入紙谷的懷裏。必須把握，否則念頭一轉，這種心情沒有了，就痲煩了。她很清楚自己的懦弱。

車燈投射在馬路上，不斷向前奔馳。很晚了，幾乎沒有車子來往。附近的住家，在雪中，僅留一盞小燈，靜靜的。

剛剛走過這條路，現在又回去。雖說一去一返，卻有天壤之別。

前一刻，她是懷疑、惱恨，此刻，則充滿信心，有所體諒。

不久，看到左邊的小雜貨店。沒有客人了，一個男人出來關門。店的左上角彎進去，就是紙谷的公寓。

「要等我！」

美砂祈求神，看著前方。二樓的右邊，燈仍亮著。

下了計程車，美砂急急忙忙爬上樓梯。

不用遲疑，站在門口，美砂使勁敲門。

「紙谷！」

「什麼事？」

門打開，眼前站著紙谷，身上穿了大衣，爲什麼?並且還穿好鞋子。

「我正想去找你！」

「找我？」

「我打聽很久，知道你住在小山旅館，但是他們說你出去了。」

豎起衣領的紙谷，眼睛直直凝視美砂。在他的瞳孔裏，美砂內心一切的疑慮和不信，有如晨間的冰，融化了。

「對不起！」

美砂小聲呢喃，突然投入紙谷懷裏。

溫暖、體貼的大手，慢慢安撫著美砂的肩。那隻手，什麼也動搖不了。

「對不起，我不應該懷疑你。」

「你好討厭！」

紙谷的鬍鬚觸動了美砂肌膚的感覺。

「我那裏也不去了！」

美砂忘記他們仍站在門口，緊緊抱住紙谷。

不知經過多久，美砂睜開眼睛，紙谷的臉上，是興奮？有點紅，眼睛潤潤的。

「進來吧！」

美砂聽話，一直走進去。

「晚上住在這裏好了。」

「可是旅館……」

「打個電話，不用怕。」

「好，住在這裏。」

美砂猛點頭。

「吃了沒？」

「還沒有。」

「一起出去吃？」

「就在這裏……」

美砂如今一刻也不想離開紙谷。

「我來弄，有沒有米或味噌？」

「祇有速食的。」

「那也好！」

美砂站在流理台前，燒開水。紙谷脫下大衣和圍巾。

「我來隨便掃一掃。」

美砂上次知道壁櫥在那裏，拿出吸塵器，打開開關。

「很冷，不過還是開一下窗戶。」

客廳掃好了，美砂去泡速食麵。

「沒什麼東西。」

「不，很特別！」

兩個人面對面，坐在桌子邊，笑了。

美砂一直盼望有一天，在家裏等紙谷下班，爲他做飯。而追求紙谷的辛苦，現在終將獲得回報。

「我來泡茶！」

紙谷弄茶碗的表情和泡茶的態度，已經沒有從前的遲疑了。

如今好不容易，終於擁有他。美砂不再貪求別的了。

吃完泡麵，上床休息，十一點多了。紙谷祇有一套枕頭、棉被。兩個人緊緊相擁

而眠。

「你願意這樣一直跟着我嗎？」

「嗯……」

美砂一邊撫著紙谷的胸膛，一邊點頭。

「你去那裏我都要跟。」

「回札幌……」

「眞的？」

「織部大概不會反對。」

「你是爲了他才一直留在這邊嗎？」

「說是也不是。」

「已經過去了，忘掉！」

紙谷說話語氣有如宣言。

「好！」

美砂吸足一口氣，答應。

於是兩人再默默擁緊。冬天的夜晚，非常安靜。

「沒有波浪的聲音！」

紙谷忽然想起來，說道。

「為什麼……」

「或許流冰已經連成一條冰帶，擋住了波浪。」

美砂在夜的陰闇中，想像鄂霍次克海的盡頭，白色流冰湧成一條帶狀的情景。

「今天晚上流冰會來？」

「大概！」

很可能，一直若隱若現的海濤聲音，居然在這樣靜謐的夜晚，停住了。

「冷嗎？」

「不會！」

一邊說不會，一邊卻要再次確定紙谷的溫柔似地，美砂把臉埋進紙谷寬廣的胸膛。

第二天早上，鄂霍次克海的海面，盡為白色流冰覆蓋。從那天開始，北方長而平

靜的冬天，終於拉開序幕了。

——全文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冰恋　　（下集）
作者＝渡边淳一著　　露馨译
页数＝２８７
ＳＳ号＝１１０２１２０２
出版日期＝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第１版